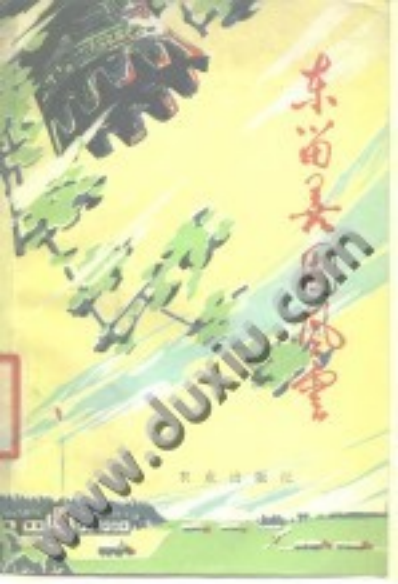


东南县志

东南县志



东留善固风云

《东留善固风云》编写组

农业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2 毫米 32 开本 4.125 印张 84 千字
1978 年 2 月第 1 版 197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5,000 册

统一书号 3144·195 定价 0.34 元

出版者的话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一九七五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在农村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建成大寨县的根本保证。”《东留善固风云》一书，正是配合农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读物。作者，用满腔的热情，生动的笔调真实地叙述了东留善固村以吕玉兰同志为代表的贫下中农二十年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战斗历程和英雄事迹。本书内容丰富，通俗易懂，我们推荐给广大工农兵群众，特别是社队基层干部、贫下中农、知识青年阅读。

《东留善固风云》一书，是在河北省委、邢台地委领导下，省、地、县宣传、文化部门的同志、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部分师生、东留善固贫下中农代表参加了编写工作，在写作过程中，又得到临西县委、东留善固大队党支部和贫下中农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在此，特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书中的缺点错误，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七七年七月

目 录

| | |
|----------|-----|
| 引 言 | 1 |
| 第一章 阳关道上 | 4 |
| 第二章 迎风挺立 | 22 |
| 第三章 针锋相对 | 39 |
| 第四章 顶风压浪 | 54 |
| 第五章 社教春风 | 66 |
| 第六章 烈火熊熊 | 81 |
| 第七章 新的进军 | 95 |
| 第八章 灿烂希望 | 111 |

引 言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是东留善固大队贫下中农最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敬爱的周总理把东留善固大队党支部书记吕玉兰介绍给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周总理说：“她就是河北的吕玉兰。”时隔不久，在一次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吕玉兰又一次幸福地见到毛主席。周总理说，吕玉兰所在的大队叫东留善固。毛主席慈祥地点点头，亲切地握住玉兰的手说，东留善固我记下了。

毛主席、周总理记下了十五岁办社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吕玉兰，记下了东留善固。东留善固人民世代代不忘毛主席。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的东留善固啊！

东留善固在哪里，它的历史和现状是怎样的？

东留善固在冀南平原、卫运河畔。一九六五年前属山东省临清县，以后划归河北省临西县，属下堡寺公社。东留善固大队有四个生产队、一个林业队。三百六十五户，一千六百六十五口人。七千五百亩土地，其中三千三百亩是粮棉耕地，四千二百亩是林地，种植各种树木一百二十余万棵。汽车、拖拉机等农机具三百九十台（件）。

这里是老沙河的故道，过去，是出了名的穷沙窝。雨过后，白茫茫一片水；风过后，黄糊糊一层沙。多少年来，人们流传着这样几句话：“春天刮风沙满天，夏天雨水把地淹，收沙收水不收粮，三年两头过歉年。”

旧社会，这里土匪、恶霸横行；地主老财残酷压榨穷人；反

动会道门势力猖獗。东留善固的阶级斗争相当尖锐、复杂。

千村薜萝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在旧社会，那有穷人的活路呢！全村一千二百多口人，常年有二百多人逃荒要饭，流离失所，三百多人给地主当长工，打短工，做牛做马。那年月，年年荒沙浸血泪，月月野滩葬白骨。遇到灾年，更是走投无路，没法活下去。一九四三年大旱，田地荒芜，地主趁灾盘剥，逼得八百多人逃荒要饭，五百多人冻饿而死，二百多户卖儿卖女，四十八家灭门绝户。人们说，那一年，村里剩下的活人，还没有村边的荒坟多。

人穷骨头硬。东留善固的贫下中农，没有屈服于沙荒，更没有屈服于反动势力。在灾荒年月，老党员吕廷伟等人曾组织群众，搞过“借粮斗争”，狠狠打击了地主老财的嚣张气焰。抗日战争时期，老党员杨宗振等人组织自卫队锄汉奸，抗敌寇，这里荣获过“抗日模范村”的光荣称号。解放战争中，老党员张青云曾带领支前民工，奔赴淮海战场，参加过埋葬蒋家王朝的战斗。土地改革运动中，吕廷伟、杨宗振、王守增、张青云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斗地主、分田地，使东留善固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

红太阳的光辉，照亮了东留善固的大地。

一九五五年，十五岁的吕玉兰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依靠贫下中农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从此，东留善固人走上了社会主义阳关大道。在阳关道上，党支部领导贫下中农，迎着阶级斗争的风雨，阔步向前，开展了一场场改天换地的斗争。他们鏖战风沙，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平整沙洼。双手植起的一道道林带，郁郁葱葱，锁住了风沙。

人民公社化以来，特别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东留善固发生了巨大变化：村北，那荒沙野滩，已成林海，春天花开满枝，秋天果实累累。村南的薄沙土地，已成平展的旱涝保收田，粮食亩

产超千斤，棉花亩产过百斤。展望全村，林木葱郁，水渠纵横，铁牛奔跑。过去这里春风刮，打死麦苗满目沙；如今这里春风刮，麦苗青翠飘花香。东留善固啊，阳关道上二十年，从一个穷沙窝变成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这二十年巨变是怎样得来？这本书中所记载的，正是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与阶级敌人斗，与修正主义路线和错误思想斗的一场又一场的风波。

第一章 阳关道上

(一)

一九五五年春天，卫河畔的山东省临清县，农业合作化运动已在全县展开。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

雨大也有润不到的地方，在合作化运动的热潮中，也有冷冷清清的“死角”。这个县的西北角上，有个三百多户的东留善固村，那里就停滞不前。这么大的村子，只有四户贫下中农组成的一个临时互助组，还有人直吹冷风，想把它吹散。东留善固自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以后，到一九五五年八月间，两极分化一年比一年严重，一直徘徊在走资本主义还是奔社会主义的十字路口。

这里为什么长时间徘徊在十字路口上？为什么合作化的步子迈不开？贫下中农气愤地说：“东留善固的黑根黑线黑主意全出在‘老黑’身上，是他借着上头刮下来的黑风，在合作化的阳关路上挡着道。”

提起这个“老黑”来，东留善固的大人小孩都知道是新生富农分子吕世其。叫他“老黑”，不只是他长得黑，是他拚命搞资本主义的心黑，鬼点子多，黑手腕高。有人说：“吕世其，真是黑，黑肉赛过锅底灰，黑皮包着黑杂碎，里边更比外边黑”。土改前，他假装积极，混入党内，并窃取了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从那儿，他依仗权势，盗窃土改胜利果实，贪污群众支前物资，大捞了一把。以后，刘少奇吹起的“发展富农经济”的黑风刮来，他

更抖了神，壮了胆，一门心思地搞起个人发家致富来。他买来一头驴，安起一盘磨，干起投机买卖。常年雇着长工，忙时还雇短工，日子越发越大，很快就过上了“冬穿皮袄夏穿纱，吃喝嫖赌瞎逍遥”的剥削阶级生活，名符其实地成了土改后的新生富农分子。因为他家住在村东头，做事霸道，人们又给“老黑”送了个外号，叫“东霸天”。

就是这个“东霸天”，借着农村两极分化发了家，一心想拖住合作化的脚步，扩大穷富差别，发展自己的富农经济。所以，他当一天支书，就挡一天道，横竖不让东留善固走集体化的光明路。上级开会号召成组成社，他哼着哈着回来不传达；外村有了互助组、合作社，他光说坏不说好；上级派人来帮助成立互助组，他报假名单，支应过去就散伙。他见王守增四户贫下中农的互助组越办越好，就三番五次地去吹冷风，千方百计想把这点社会主义的火星扑灭。

吕世其在社会主义道上一步不走，在发展富农经济的资本主义路上邪劲地跑。他凭着发了家的富农家底做本钱，又当着支书，“有缝就下蛆，得敲竹杠便动手”，投机钻营的事越干越多，越干越大。村里谁要开个油坊、面坊，做个买卖，他说声“入上我的股”，赚了分一半，赔了不相干。甚至连赌博也得算他一份，谁赢了按利给他抽钱。他对穷人，心越来越狠，有人日子过不去了，向他借钱，他就趁机放债。贫农吕天中媳妇为了治病借他四十块钱，他逼着人家典房卖地还债。

一天傍晚，天中媳妇哭哭啼啼找到农会主任吕廷伟说：“他大哥，让你说说，俺家死的死，病的病，拿什么偿还？”天中媳妇缓了口气又说：“吕世其说，有账就得还，哥哥死了兄弟还，要不，就把那一亩多地两间房拿出来抵债。你是农会主任，你给想个办法吧！”

吕廷伟越听越气，愤恨地说：“吕世其把咱穷人当成他碗里的

肉，恨不能把全村的房屋土地一口吞下去。你没钱，就不还他，看他怎么样。你先回去，‘老黑’再逼债，叫他来找我。”

望着天中媳妇消失在夜色中的背影，吕廷伟心里翻腾了几个过。他想：一九四三年闹灾荒，吕天中一家人出外逃荒要饭，丈夫和最小的闺女饿死在外边，她带着两个儿子和大闺女又回到了东留善固。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全家分了八亩地，儿子也熬到二十出了头。翻身后的日子火爆起来，一家人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向往着日子越过越好。但破船经不起浪打，独草顶不住风摇，小农经济最怕的是天灾人祸。就在一家人向往着过好日子的时候，儿子得了水鼓病，硬是两手空空没钱治，只好把刚刚十三岁的闺女嫁出去，又忍心卖了六亩地，最后还是眼睁睁地瞅着儿子病着死去。天中家的日子就这样塌了架。

这天晚上，吕廷伟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他想起斗地主、分田地时那热闹的局面，那舒心的日子，穷兄弟扬眉吐气的神态。想起天中媳妇手捧地契逢人就讲“这回可有奔头了”的情景，自己是怎样地高兴过呀。可是，如今土地改革才几年，全村就有四十五户出卖土地一百九十多亩，六十多户严重缺粮，吕天中三户完全破了产……。贫下中农的遭遇在他脑海里翻来复去，几户趁机发财的另一种情景又展现在他的眼前。那些劳动力强，耕畜农具齐全，家底厚实的富裕中农，借着上头刘少奇刮来的“发展富农经济”的黑风，凭着吕世其在前面引路，个个紧追快赶，有的买房置地，有的放债吃利，有的跑买卖，大搞投机生意。想到这里，他的心象被纳底子的针线来回穿着一样。忽然，传来“嚓、嚓、嚓”的声音，廷伟侧耳一听，是刨木头的声音。王守增互助组的木作铺离这儿不远，夜深人静听得格外清晰。吕廷伟听到这声音，想起一九四四年逃荒的人们回来，抗日政府救济了些粮食，帮助大家组织了生产自救变工队，几家一个组，拉了一春犁，收了个

好秋，渡过了灾荒后艰难的一年。后来，“老黑”当了支书，拉犁组被他一个个解散了。但是，王守增这个组一直坚持了下来。农忙互助干地里的活，农闲互助干木作活。现在，乘着冬闲，又找了点打农具的活儿，四家一股劲，没黑价白日地干着。要是大家都互助合作起来，天中家准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接着，吕廷伟又想起吕世其阻挡成组成社的事，前两天他又想把王守增的小组踢散。为什么他不给穷人留一条出路？他当的是那家的支书？……

“是啊，为啥吕世其不给穷人留一条出路？他当的是那家的支书？”木作铺的油灯一闪一闪地，王守增一边刨着木板，一边这样思索着。王守增想起前天晌午，吕世其对他说：“你和那儿家合在一起干啥？操心费力的，趁早散摊子算了！自己边做买卖边种地，准能过得更好。”那情景，那声音，还在眼前、耳边。吕世其身为支书，不领头走集体化的道路，反倒挡道，他这个黑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想不通啊，这一夜，王守增脑子里划的问号，象刨下来的刨花一样多。

想不通啊，这一夜，吕廷伟不知叭哒了多少袋旱烟，心里象嘴里的旱烟味一样又苦又辣。

在那些日子里，哪一个贫下中农不是这样苦思苦想着。两极分化的痛苦，使东留善固的贫下中农认识到，土改后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吕世其不是共产党的支书，他代表的是地主富农的利益，念的是“不杀穷人不富”的剥削阶级的经。贫下中农要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就要搬掉他这个绊脚石，就要起来跟他斗争。吕廷伟怒气冲冲地说：“他娘的，跟他干。”说着就往外走，他为办社的事，这是第三次去找吕世其，进行说理斗争。

吕廷伟一进吕世其的屋子，就伸着两个指头指着“老黑”说：“‘老黑’，你是那号的支书？人家邵庄、王庄都成社了，大伙心

里是火，你心里是冰啊！你真是王八吃秤砣，铁心要走自个发家的路。”正说着，王守增、张青云一些人也站在了门口，大家说：

“你当支书，不管穷人死活，不听党的号召，你算什么东西！”

一看这阵势，“老黑”脑袋一转，随机应变地说：“这成社的事，是自愿，你们自愿，你们就成吧。支部里不管。”他把脸耷拉的老长，拿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大伙说：“支部不管，要支部干啥，要你支书干啥？”这时，“老黑”一副霸道凶相露出来了，恶狠狠地说：“你们看着我这支书不行，就往上边告去，别叫我干了。”

“告去就告去，今天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天下，不能让你吕世其这样横行霸道。”贫下中农说办就办，把吕世其的一条条错误告到县里，县里派人来调查了他土改后的所作所为：破坏组成社，破坏统购统销，搞封建迷信，毁坏水井等等，决定给他留党察看的处分，撤销他的支部书记职务。

“老黑”被撤职，黑根并没有拔掉。在他任职称霸期间，就拉拢几个臭味相投的人结成了一伙。他下台的时候，暗中又搞了一个阴谋，把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同伙扶上了台，当上了支部书记。几年来，吕世其为了拉这个人，着实下了功夫，不说别的，就连他的媳妇也是吕世其拆散了别人的婚姻给他娶来的。这个新任支书，也真把“老黑”当成了大恩人，为了报恩，百依百顺，尽心尽力，磕破脑袋不说疼。所以，他当上支书和“老黑”没被撤职一个样，一个前台表演，一个后台指挥，党支部的工作，他先向“老黑”请示；每天晚上开了会，他总要去“老黑”那里汇报。两任支书一条黑线，“老黑”牵着新支书的鼻子走，东留善固的大车轱辘还是顺着吕世其的鞭梢转，互助合作的步子还是迈不开。

(二)

潮流是阻挡不住的，在周围村合作化运动的影响和带动下，

东留善固的贫下中农不愿“东霸天”吕世其一伙掌权人的阻拦，自己串连开了。吕廷伟、杨宗振、王守增、张青云等老党员组织的一伙办社积极分子，走家串户，宣传成立合作社的好处。贫下中农要求办社的劲头越来越大，好多人找到吕廷伟说：“老主任，周围村全成社了，‘老黑’他们那伙人挡不住道了，咱们趁热打铁，快成社吧！”

吕世其看着被吕廷伟他们动员起来的人越来越多，怕真的走上这条路，雇工没人干，做买卖不自由，个人发家发不成，就死死抓住被他牵着鼻子走的支部书记说：“成社成社，只能大伙操穷，不能个人发家。咱们拖一年是一年，拖一月是一月。他们宣传，咱们的嘴也不能闲着，把那些左顾右盼的人拉到咱们这边来。”每当人们熟睡的时候，他们就召开秘密会议，策划破坏成社的阴谋。天一黑，他们就象老鼠一样，到处乱窜，见到那些举棋不定的人便说：“一母同胞还分家哩，街坊旁姓那能抱成一个团？”“入社入社，到了那个时候，东西归大堆，自己可就没有一点自由了。”一些富裕户听了这些话，心里的小九九更没了准数。他们说：“这步棋怎么走，看看再说。”

就在东留善固两个阶级展开激烈斗争，全村处在更加动荡的时候，吕玉兰从下堡寺高小毕业回家来了。

“玉兰回来了，说要回村当一辈子农民。她干啥看着咱们这个穷沙窝好呢？”“说是说，干不了两年就飞了，有凤凰也不往咱们这儿落。”妇女在家里说，男人在地里讲，都觉着吕玉兰不想升学，不想外出，一心回村当农民挺稀罕。

先说，玉兰回来的当天劝说父母吧。她一进家门，爹娘就抱怨说：“当农民的日子长着哩！到八十还行。你还小，再念几年书吧。”玉兰斩钉截铁地说：“不，我听毛主席的话，回来办合作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哩。”接着，她把在学校学习毛主席光辉著作《青年运动的方向》、《五四运动》，毛主席谆谆教导青年人走与

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向爹娘讲了一遍。还说：“毛主席号召，成立合作社，穷帮穷，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现在咱们村，发家的发家，破产的破产。俺二嫂子去年快过年了，还卖了三亩地。俺九大娘，孤儿寡母，要啥没啥，先卖地，后卖房，最后实在没法，带着小儿子改了嫁。要是不组织起来，不知道还有多少户要家破人亡哩，要有多少人去逃荒要饭哩。”爹娘终于被玉兰说服了。

再说，玉兰回村以后，见吕廷伟、王守增、杨宗振、张青云那些老党员，走家串户组织成社，自己也兴冲冲地忙着走东家串西家，向人们宣传说：“咱们也成社吧，组织起来力量大。看邻村的王庄、邵庄组织起来了，全村人拧成了一股绳，合成了一股劲，一起挖穷根，一起抗灾害，一起闹增产，一起栽富苗……”三巴掌岁数的小闺女，净说些大伙愿意听的话，净办些出手的事，真稀罕。

玉兰不管人们稀罕不稀罕，照常跟着老党员、老贫农，向大伙作宣传。这天一大早，她去找老党员张青云，进门就说：“青云大爷，外村早成组成社了，这是毛主席的号召，咱们也快快操持操持，成立社吧！”张青云很喜欢玉兰这闺女，玉兰在他身边长大，从小虎实、稳重、泼辣，十几岁上，就长了个大个子，跟他爹拉耘锄耘地，下地拔草，泥里水里，干什么都行。她办事认真，走正道不回头，碰上困难不动摇。青云想：玉兰能勇敢地走上回乡这条路，就会有决心走下去，走到底。如今正和“老黑”他们一伙斗，正动员群众，宣传群众，有玉兰这么一个敢说敢干，识文断字的小青年回来帮忙，真是一个好力量。现在玉兰跑来催问他，他高兴地说：“瓜熟透了一摘就掉。先别急，现在还不成熟，还得作宣传，让人们都明白了成社的好处，社就好成了，就没有人跟着‘老黑’他们跑了。眼下，还是要宣传群众。”

“瓜熟透了好摘”，玉兰心里一亮，“对，继续宣传群众，群众起来了，成社的事就好办了。”

从张青云家出来，玉兰觉得提了神，长了劲。斗争的召唤，形势的催促，大家的期待，使她受到鼓舞，增添力量。她心里的念头更加坚定：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快快成社。

这天傍晚，玉兰又一次来到二嫂子家里。“二嫂子，俺说的入社那事你想了没有？”玉兰进门先开了腔。

“听你说，倒是好事，可就是拿不定主意。”

二嫂子受了半辈子苦，一九四三年闹灾荒，二哥见家里没法过下去，带上刚会走的小儿子外出要饭去了。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没有音信。剩下二嫂子，守着一个穷家，伴着一个老娘，日子很是艰难。土改后分了地，生活好了些，因为人单力薄，种不好，收不多，困难还是不少。可是，二嫂子为什么三心二意呢？为什么不象其他贫农那样愿意入社呢？玉兰想到这里，便问到：

“二嫂子，入社是好事，你为什么拿不定主意？”

“听支书和那‘老黑’说，咱们村穷，人姓杂，抱不成团，搞不好。再说，入社要先拿底垫金，我向那里去讨呢！”二嫂子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别听他们的，他那支书不是给贫下中农当的。”玉兰说：“你想想，生产自救，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发展生产，毛主席、共产党号召的哪件事不是为了咱们。如今毛主席领导咱们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咱听毛主席的话，没错。再说，底垫金可以缓交，实在困难的，还可以向上级说明情况不交。”玉兰的话，说动了二嫂子的心，她撂下了手里缝补的衣服，也落下了一颗悬着的心。二嫂子说：“对，入了社，穷帮穷，省得再作难了。毛主席指的路准没错，我入社。”

玉兰从二嫂子家出来，转弯又进了天贵大爷的家门。这是第五次登门了，可天贵大爷心里的小算盘还没打出个准数来。东留善固在动荡，他的心也在动荡。论家境，他算中等户，有牛、有车，三个儿子也都大了，干活不发愁。土改后，小日子过得挺舒

心。眼下，正是趁这个好时候向上升发哩，所以，他打算先不入社。天贵大爷心里的小九九，玉兰已经摸到了底。可玉兰知道，天贵大爷原来也是受苦的人，对毛主席、共产党有深厚的感情，不是一条路走到黑的那种人。成社，走社会主义道路，能多争取一户，就多增加一份力量。玉兰坐在天贵大爷身边，天贵从过去的苦说到单干的难；玉兰从入社的甜说到未来的甜，直到天贵大爷说：“闺女，你说得好，大爷也入社”，玉兰才欢欢喜喜告辞出来。

吕玉兰和吕廷伟、杨宗振、王守增、张青云这些办社积极分子，为办社跑了腿，为办社作宣传，群众的心劲越鼓越足，报名入社的人天天都在增加。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刘少奇刮起的“大砍合作社”的黑风刮进了东留善固。吕世其和他那一伙，立刻活跃起来，神气起来。他们由背后嘁嘁喳喳，变成了公开的嘁嘁嚷嚷。吕世其那阴阳怪气的嗓音又在大街上响起来了：“上头传下来了新精神，说发展合作社‘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觉悟水平’，已经成立起来的，要‘赶快下马’，咱们村，没条件，根本甭想成社的事。”

上头刘少奇刮来的冷风，下头吕世其泼来的冷水，并没有熄灭贫下中农向往合作化心头燃起的一把火。相反，他们更增强了斗志，吕廷伟、杨宗振、王守增、张青云几个老党员，又带着吕玉兰、吕世周一帮年轻人，开始了新的战斗，跟吕世其那伙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三)

一九五五年七月，东留善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激烈了。就在这个时候，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亿万农民，在毛主席的报告指

引下，立即行动起来，向几千年的旧制度开战了。尽管，“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二三三页）东留善固抛开了绊脚石，几天时间，成立起十个生产合作社，全村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吕玉兰在的这个社，取名“新立社”。选干部那天，党支部委员张青云提议选吕玉兰担任副社长。多数群众认为玉兰泼辣、敢干，办事认真，是个好苗子，拍手赞成。也有的人，担心十五岁的小姑娘，担不起这副担子。可是别有用心的人却说：“那就让她顶个名吧！”玉兰想：他们看我不行，叫我顶个牌子挂个名。我可当真事办了。接着，上县里开会，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玉兰态度认真，领会毛主席办社精神好，经领导和群众商量，又推选吕玉兰当了正社长。

吕玉兰和其他社里的干部一去县里开会，吕世其便在家里活动起来了。本来，当初成社时，吕世其一伙是极力反对的，可是合作化运动的势头很猛，区里督促，吕廷伟和广大贫下中农自己串连，自己组织起来了，党支书招架不住了，跑到吕世其面前讨主意。吕世其看到风头很猛，不能硬顶，还是先捡个旗子扛起来，便以假充真，挑起个“建华社”。成社时，吕世其和支书先商量好了几个条件：没大车小辆不要，没牲畜不要，没劳力不要，家底不厚实不要。后来，按块按片，很快都建起了社，他们不能再拖了，又怕净是一水的富裕户不妥，也收了就近的李金友、华耀明等几家困难户。可是没过多久，吕世其看着不能从这些户身上挤一点油水，就想以要底垫金的办法，把这几户撵出去，再以要会计的名义，把一个有牲畜、有车辆的户从玉兰社里要过来。吕世其对他们那一伙说：“这叫一箭双雕。骨头甩给别人，肥肉拣到自己碗里。别的社，困难越大，越难办，最后就会自溃自散。咱们这个社，散不了，能从那些富裕户身上挤油；散了更好，可以继续

发家致富，过‘三马一车一犁’的好日子。”他们一伙同意了他这个鬼主意，当天晚上就召开了一个社员会。

会场就在吕世其家的东房屋里。吕世其名声很臭，成社时大伙没选他当干部，可党支部书记却硬封了他个检查委员，用那支书的话说：“这检查委员，既检查社员，也检查干部”。就凭这，吕世其在“建华社”里说一不二，竟高于社长之上。这不，今晚开会，他又心安理得地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会一开，吕世其站起来开了腔：“今天的会只有一个事，就是交底垫金。该交的，交上来。交不上谁也不沾弦。”说完，就直瞪瞪地瞅起李金友、华耀明几个人来。

“我交不上！”李金友干脆利落地作了回答。

“吕玉兰那个社交不起的困难户可以不交，为啥咱这个社交不上就不沾弦？”华耀明站起来质问了这么一句。

吕世其腾地一下站起来，大声说：“吕玉兰的社不交，你去吕玉兰那个社。”

“去就去！”李金友、华耀明等五户社员说着走出会场，退出了建华社。

就在吕世其撵走李金友、华耀明等五户社员的第二天，吕玉兰和其他社的干部从县里开会回来了。玉兰刚进家，贫农社员吕世周就跑来说：“玉兰，你们开会这几天，想入咱社的人不少”。接着，他一个一个说开了：李金友、华耀明等五户因为吕世其逼交底垫金，退出了建华社，要来新立社；年老体弱的解青莲和一个孤儿也要来入社。“大伙同意呗？”吕玉兰这么一问，吕世周又接着说起来：多数人说等你回来再定，少数说咱们这个社本来就老的老，小的小，人又穷，地又赖，李金友等五户是手里空攥一把指甲，添了他们，不就增加了社里困难。玉兰可不是这样想的，她想：毛主席号召我们成立合作社，是为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李金友五户，几辈子受穷早就盼着组织起来过好日子。

如今这一天来到了，怎么能不让他们入社呢！吕世其把他们撵出来，不让他们入社，我们一定收下他们，共同奔这条金光大道。吕玉兰找到了张青云，说出了自己的看法。青云高兴地说：“闺女，这次去县里开会，学了毛主席的报告，看得更远了，想得更宽了，你说得对，我们成社，就是为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来，我们拍手欢迎，晚上咱们开个社员会，你把毛主席的话给大伙讲讲，把每个人的心都拨得亮亮的。”

社员会开得挺成功，大家有啥说啥，都讲了自己的意见。穷人的苦，穷人体会得深。不大一会，意见便基本统一了，虽说还有个别人有不同意见，也是窗户纸一捅就透。玉兰站起来，把毛主席关于依靠贫下中农办社的指示说了一遍，也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大伙听了，明心亮腑，原来有不同意见的人，站起来说：

“按毛主席指示办，俺完全同意李金友他们入社。”举过手，玉兰代表社委会当场宣布：李金友、解青莲等八户入社。进来的新社员欢天喜地，原有的老社员高高兴兴，看着这一切，人们兴奋地议论起来：“咱们新立社二十四户，从村东头到村西头，离离拉拉一条街，一大片，一大串……”。玉兰也很兴奋，她说：“今天是一条街，明天是一个村，村村相连，力量无边，干社会主义，奔共产主义。”玉兰的话，说到二十四户社员的心里，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开过欢迎新社员大会，新立社的人都象加了油的柴，鼓满了风的帆，看着大伙的火爆劲，吕玉兰更感到担子重，她想：吕世其要看我们的笑话，我们社穷，志不穷，一定要办好社，用一步高一步的事实，体现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可怎么使合作社一步高一步呢？她想起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的教导：“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必须比较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以此，“证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合作社胜过互助组，更胜过单干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七

出... 新... 社... 员... 来... 天... 一... 喜... 欢... 的... 全... 家... 欢... 迎... 我... 们... 的... 新... 社... 员... 一... 百... 零... 一... 人... 地... 道... 不... 来...



... 的... 全... 家... 欢... 迎... 我... 们... 的... 新... 社... 员... 一... 百... 零... 一... 人... 地... 道... 不... 来... 的... 喜... 欢... 的... 全... 家... 欢... 迎... 我... 们... 的... 新... 社... 员... 一... 百... 零... 一... 人... 地... 道... 不... 来...

六页)想到这里,心里豁然开朗,顿时心中有了数:对,提高生产。

如何搞好今年的生产?十五岁的小社长到处向有生产经验的人请教。老党员、老贫农,都是她的好参谋。玉兰请教了大伙,又和社委会的同志商量了几次,最后社委会决定:翻好地、积好肥,把小麦先种好。种好小麦,再大搞深翻土地。要积肥、要翻地,就要发动各家各户多出劳力,玉兰想起拴在灶台边的妇女,现在合作化了,妇女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社里的劳动,就挨门挨户去动员。最后就连六十多的老三奶奶和她十多岁的小孙女也都被玉兰动员下了地。从此,东留善固的土地上,又增添了一支妇女组成的劳动大军。

就在吕玉兰、张青云带着社员种小麦的时候,吕世其站在大街上说起了风凉话:“别看他们闹腾得欢,二十四户,一个比一个穷,还不是秫秸当门栓,搁不住推、也搁不住闯。”新立社的社员听了那阴阳话,不仅不泄劲,反而长了劲。深翻临阵之前,这挑衅的叫嚣倒正好给新立社点了火,社员会上,大伙一致表示:人家看不起咱这社,咱越要把土地深翻好,争取明年丰收,为农业社争气增光。

新立社的地里,一片欢笑声,大家一边翻着土地,一边谈说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鲜事。人们越谈越喜,越说越乐。大伙知道了今天掘的薄沙地,绘的却是未来的美好图景,越干劲越大。每天下地,玉兰还背着一块自制的小黑板,用它宣传毛主席的指示,教社员识字,教社员唱歌,用它来表扬好人好事。

二十四户社员齐心协力深翻地,好人好事天天在增加,新翻的土地天天在扩展,仅一个来月,他们就深翻土地一百多亩,其中有五十多亩翻到一尺半到二尺深。新立社深翻地的事很快传开了,不仅本村的几个社派人来学习,就连邻村的张三寨、邵庄、王庄、倪庄也都派人前来参观学习。当参观学习的人们见到他们

老的老小的小，干起活来都那么卖劲，走起路来那么有神，都连连称赞说：“一百多亩地，翻得这么好，真不简单啊！”

吕玉兰这一边深翻土地干得正起劲的时候，吕世其那一边外出搞运输的三辆大车、一盘磨豆腐的磨盘也正转得起劲。原来，成社时，吕世其就有这样的主意：找些富户凑在一起，有车辆有牲畜，跑买卖，搞运输，抓现钱，可以继续走发家致富的道路。所以成社不久，他就把全社的人分成四拨：一拨搞运输跑买卖，一拨贩运耕牛，一拨在家磨豆腐，一拨种庄稼。他认为，这样即使庄稼上没大捞头，可以在抓钱上压倒别的社，可以挑逗别的人弃农经商，使农业搞不好，最后农业社自溃自散。谁知，吕世其的如意算盘并不如意。别的社，特别是新立社，一开始，就向社员讲清了农业社必须务农的道理，所以，他们社的人，见了钱，没眼馋，没丢掉农业搞副业。相反，他们齐心合力搞农业，麦子种得好，土地深翻得好。吕世其那个社不仅麦子没种够，而且四百多亩秋白地没有深翻，大片大片都还白着。他们跑运输，贩耕牛，倒是赚了一笔钱，可是社员并没有捞到好处，都装进了吕世其的腰包，社员们怨声载道，骂声不绝。这一天，华耀林越想越气，愤愤地来找吕世其。他一进门，就问吕世其：“那磨豆腐赚的三百多斤豆子那里去了？”吕世其见这个从黄河南逃荒要饭到东留善固落户的外来人质问他，便满不在乎地说：“没有了！”华耀林火冒三丈：“没有了！俺三个人一秋天白干了。”吕世其眼一瞪说：“穷问什么，不是喂牛了吗！”华耀林又好气又好笑：“喂牛了，倒是不坏。俺看是喂了你了。”这些年来，吕世其哪里听到当面骂他的话，所以华耀林话音未落，这个“东霸天”就摆出了霸道的神态，一面大声喊道：“你这个河南毛子凭什么骂人”，一面凑过去就要动手去打华耀林。华耀林更加气愤，就势抓住“东霸天”伸过来的胳膊，拉着他就上了大街。两人越吵越凶，围的人越来越多。华耀林摆开架势，掰着手指数落开了：集体的饲草你

偷卖了，大伙集资买的大车你倒卖了，社员们交的底垫金你偷花了，磨豆腐赚的豆子你偷吃了……。在场的人，特别是建华社的人，越听越气，他们围在一块说：“怪不得咱们的社越办越穷，路子越走越窄，原来集体的财产都让这黑小子给吞了。”“咱们得给他算算帐，不能再让他吸咱们的血了。”那些原想跟着他沾点小便宜的富裕户，见没沾了便宜，倒让他给算计了，也后悔地说：“这黑小子有空就钻，有利就取，咱跟他合伙办社，真是跳到火坑里出不来了。”吕世其在众人面前现了原形，丢了丑，但他并没有死了坑害别人的心，也没有死了破坏合作化运动的心，他在另打主意，另想办法，他要在另一条路上阻拦社会主义的大车轮子。

吕世其那边乱成了一锅粥，吕玉兰这边团结得更加紧密了。他们欢欢喜喜地召开了社员会，决定变冬闲为冬忙，用发展生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阵地。玉兰代表社委会，在全体社员大会上对冬季生产作了具体安排。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全社男女老少就欢天喜地的干起来了。他们有的修耙子、背篓，准备积肥的用具；有的修铁锨、做车辆，准备动手拆换旧炕、旧墙。这一冬，他们不仅小麦管得好，秋白地打整得好，还积了三百多车土杂肥，为供销社运送物资取得了四百多元现金。当他们用这四百多元钱，买回一头大耕牛，买回一车农具时，一下轰动了全村，好多人跑出来看了又看，瞧了又瞧，大伙连连赞叹道：“看人家新立社，多么有奔头啊！真象一个铁球，越向前骨碌越结实呀！”

铁球的比喻传遍了全村，玉兰听了，对全体社员说：“大家说咱们这个社象铁球，咱们干脆改名叫铁球社，让咱们的社象铁球一样，风吹不散，雨打不烂，越向前滚越坚固，一直滚到共产主义。”大伙一听，拍手赞成，当即改名“铁球社”。

农业合作社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吕玉兰在斗争中不断成长，乡里要成立联村高级社了，吕玉兰被推选为联村社副社长。成社那天，东留善固的人们，身着新装，敲锣打鼓，去乡里参加高级

我... 大... 江...



天... 人... 天...

社成立大会。吕玉兰、张青云带着织球社的全体社员，高举红旗，走在全村人的最前头。鲜艳的红旗在前面引路，前面，是一幅更加美好的宏图。

第二章 迎风挺立

(一)

两条道路的斗争，从成社转到了如何巩固社、发展社上来。广大贫下中农决心发展集体经济，办好合作社；吕世其一伙则千方百计地破坏集体经济，拆散合作社。围绕着这个问题，斗争一步一步展开了。

发展集体经济、巩固农业社从哪儿做起呢？

一天，吕玉兰、吕廷伟、张青云几个干部坐在廷伟家里研究起这些事儿来。经过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廷伟早就胸有成竹，他说：“成社不容易，办好社更不容易。咱们这里是穷沙窝，不改造它可上不了《纲要》啊。过去，小农经济，人单力薄，治不了沙荒。如今呢，建成高级社啦，人多力量大。我看，只要大伙一条心，苦干个三五年，植树造林，防风固沙，你想的那社会主义新农村，准能建成啊！到那时候，有人再说社不好，人不说话，树也说话哩！”玉兰觉得，廷伟的话，正碰自己心思。她想：毛主席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是发展集体经济的指路灯，咱坚决按《纲要》办，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在生产斗争中发挥出来，这正是巩固农业社的基础。

事情也真巧，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玉兰参加了地区召开的林业会议。听了领导的报告，共同讨论规划，她的胸怀越发宽广了。她把本村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的规划，和社、县、省以及全国的大规划连起来，社会主义的前程，宏伟壮观。她决心乘这次会议

的东风，回村大干一番！

玉兰回来，很快向党支部做了汇报，并把自己那植树造林、改造沙荒、发展集体经济的想法也提了出来，期望支书回答。那支书，摇摇头儿，冷冰冰地说：“好地还种不过来呢，植树造林？哼！那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他这话，真象一瓢凉水，一下子浇到玉兰火炭一样的心上。可是，玉兰没灰心，接着又说：“毛主席给咱制定了《农业发展纲要》，国家有规划，省、地、县有规划，咱们村也该有个规划呀。有规划才有奔头，才有盼头。这是上级开会说过的，该不该办哪？”

那支书，横眉竖眼，满不在乎地说：“开会讲的事儿多哩，样样都能办成？”

“这可是百年大计的事儿啊！”玉兰据理力争。她原以为，这支书虽然在成社的时候挡过道，成社以后，兴许就跟社一条心了。她用自己对社会主义火一样的热心去衡量支书，哪知道，支书肚子里装的是一挂什么肠子呢？

那支书被吕世其牵着鼻子走，心里明是对社会主义没有兴趣，又装模作样，摆出支书的架式应付局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知道玉兰这闺女办事认真，硬挡是挡不住的，于是耍了个花招，说：“玉兰哪，栽树是百年大计，我也赞成，咱村穷，买不起树苗咋办呢，还是等秋后再说吧！”他以为这一推六二五，就把玉兰支走了，可玉兰斩钉截铁地说：“没钱怕啥，咱学习王国藩，发扬穷棒子精神，自己采籽，自己育苗！”那支书张口结舌，无话可说，便又推说：“唉，等支部研究研究再说吧。”

不几天，在玉兰、廷伟再三催促下，社委会开会才嚷嚷起造林的事来。在会上，那支书又说：“正事还忙不过来，哪还顾得上造林。”他又把不许造林的条条框框摆了出来，左拦右挡。玉兰、廷伟和其他同志也一句不让，各说各的理，争论得挺激烈。那支书手中没真理，心里气不壮，只是依仗职权，压制大家的正确意见。

玉兰和廷伟一看这阵势，想起他们成社的时候是绊脚石，发展集体经济，又来绊脚，十分气愤，心想，是真理就要坚持，是错误就要斗争，不受他们的压制。就理直气壮地质问那支书：“造林不是正事，啥是正事？你们忙，整天坐一块儿吃吃喝喝也是忙吗？你们顾不上栽树，顾得上跑私商，那也是正事吗？”“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喜欢干社会主义呢？”一针见血，不留情面，问得那支书哑口无言。邪不压正，他们心里不通，也讲不出理来，只得暂时表示同意，这样，就算社委会通过了，植树造林这码事，算是“合法”了。

会后，玉兰和廷伟，怀着急切的心情，立即组织了一个育苗小组，趁榆钱成熟的季节，马上采籽育苗。

小组里有象玉兰一样的年轻姑娘，也有杜玉芹、吴新英等几位泼辣能干的媳妇，一共九个人。吕廷伟、孙振祥两位老贫农是她们的参谋。姑娘媳妇们挎着篮子，拿着扒钩，说说笑笑来到村西南大榆树底下。春天的榆树，充满了生机，串串榆钱，挂满枝头。玉兰心里喜滋滋的，她把住一棵老榆树，“噌噌”几下子就爬上去了，紧跟在她后边的杜玉芹也爬上另一棵大树。有几个姑娘胆小，又是头一次上树，就喊：“玉兰，快帮帮我来吧！”玉兰听见，一出溜又从树上滑下来，说：“我当梯子，你们踩我肩膀上吧！”说着，她就蹲到一棵树下，帮助姑娘们上去了。她们人不多，倒挺热闹，有的爬在树干上，有的站在墙头上，两个老贫农在树下接着。只见她们勾的勾，采的采，摘的摘，捋的捋，干得可带劲呢！有人称赞道：

春风吹，榆钱黄，
姑娘媳妇采籽忙；
采了一树又一树，
满了一筐又一筐；
不怕风沙不怕苦，

定叫沙窝换绿装。

干了几天，她们采了满满一囤脚树籽，还砍了不少杨树条儿。该育苗了，玉兰又去找支书要地。

那支书，把脑袋摇得象货郎鼓，说：“要地，不能给。”玉兰说：“造林是社委会通过的，你为什么又拦挡？我们都采了一囤脚树籽了，不给地，就找上级说说去，为什么地区开会号召造林，你不支持？”那支书一看玉兰挺硬，骗不了，也哄不过。只好勉强拨给六亩赖地，还规定了两条：一条是搞不好，如数赔产；一条是搞好了，也不给记工分。

玉兰憋着一肚子气，向廷伟和小组的姊妹们述说了要地的经过。有人说，他当支书为什么反对植树造林？咱们为社里育苗，为什么不给记工分？廷伟说：“支书是让吕世其牵着鼻子走的。成社他们挡道，造林他们挡道，只要他们掌权，除了吃吃喝喝，搞投机倒把不挡道，办社会主义的事，哪样他们也挡道。咱们得处处提防着他们。”玉兰说：“不能怕他们，得跟他们斗。”大家说：

“对！想用工分卡人，咱不怕，不记工分，也要育苗造林！”大家的决心变成了实际行动，他们中午不休息，连续战斗种上了四亩榆树，二亩杨树。施肥、浇水，精心管理。千颗汗珠润树籽，万滴心血哺幼芽。过了六七天，青葱葱的小榆树都出土了。这破土而生的树苗苗，它是贫下中农冲破阻拦，培育出来的社会主义幼芽，谁见了谁喜欢！

飒飒的秋风，迎来了收获季节。苗圃里那一片片小树苗已长到三、四尺高，按节气，打完场正好冬季造林。可东留善固没有冬天栽树的习惯，吕世其那伙人就乘机散布：“冬天造林树不活，大冬天的去栽树，不如外出跑买卖。”煽动人们去搞资本主义勾当。玉兰、廷伟决心很大，廷伟说：“春天栽树先发芽，冬天栽树先扎根，根深叶茂，根扎好了，树准能活！”玉兰、廷伟，还有老贫农孙振祥，不管吕世其那伙人吹阴风，仍然坚持社委会春天的决

定，他们动员了四十多名男女青年，组成了造林队，大战荒滩。

造林队员们，每天早早起来，背上树苗子，扛着铁锹大镐，冒着凛冽的寒风，战斗在离村四、五里外的荒沙滩上。这荒凉的沙滩，到处是被风卷成的黄沙堆。因为栽树要先挡住风口，这风口上的风势特别凶猛，“呜—呜—”一个劲儿的吼叫，卷起的黄沙，咬鼻子刮脸，打得人睁不开眼。造林队员们偏要和大风争个高低，他们抡起大镐，“咚咚咚”猛刨下去，一个个拉开距离，刨的刨，挖的挖，栽的栽，人们与风沙激烈搏斗。风刮得越凶，他们干得越欢，风刮得越猛，他们干得越快。

中午的时候，他们仨一群，五一伙，挤到沙堆旁边，掏出菜窝窝“开饭”了。这叫什么窝窝呢，象冰块疙瘩，一口啃不下多少，牙根都冰得生疼。玉兰不管三七二十一，捧着凉窝窝大口大口地啃着，边啃边说：“快吃呀，真是又解渴又解饿。”一个调皮的姑娘，还说：“看是你硬，还是我的牙硬！”逗得人们哈哈大笑。……就这样，他们天天从早起干到日落西山才回来。眼被风沙打红了，手脚冻裂了，风尘扑扑，满面泥沙。调皮的孩子喊他们是“红眼老马猴”，也有叫“土奶奶”的。特别是玉兰，五六天顾不上梳头洗脸，脚上的鞋早磨开了花，冻疮的黄水把鞋袜全粘到一块了，走起路来一刺一刺地疼。可她还咬着牙干。

这一天，玉兰又是很晚才回家，妹妹早已睡下了。她和往常一样，吃罢饭，就坐在堂屋的桌子旁，打开《愚公移山》学起来，一边看，一边记……。

玉兰娘一觉醒来，发现灯油快熬干了，闺女爬在桌上睡着了。娘仔细地端详着女儿，她圆圆的脸变得黑瘦了，头发乱蓬蓬的，眼窝、鼻子窝里全是沙土，嘴唇也干裂了。眼前的玉兰，和去年夏天刚毕业回来时那圆胖胖的小姑娘，简直成了两个人。娘心疼闺女，想到女儿几天来都是鞋也不脱就睡觉，今天说啥也得脱了鞋，让闺女舒舒坦坦地睡一夜。娘连抱带扯，把玉兰拖上炕。玉



兰劳累一天，困极了，娘的动作她没觉着，仍呼呼地睡着。可是当娘给她脱鞋时，玉兰“唉呀”一声坐了起来，双手捂着鞋，说啥也不叫脱。这下娘才发现，哎呀，鞋和袜子都粘到脚上，脱不下来了。“脚冻成这样，咋不吭一声？”娘又心疼又气，唠唠叨叨数落个没完。玉兰生怕娘不叫她去栽树，忙说：“没事儿，没事儿。”娘那还信她的话，第二天早晨，玉兰刚出门口，娘一把拽住她，说啥也不叫去。玉兰知道娘是个明白人，就耐心地劝说：“娘，脚冻了不要紧，地冻了栽不成树可就误了大事啦！再说，也不光我一个人冻坏了脚，大家都一样，我更该带头吃苦耐劳啊！”娘笑了，把干粮袋递给闺女，目送她飞快地往家北河滩走了。

廷伟、振祥，还有其他队员，也和玉兰一样，早出晚归，鏖战风沙。村里不少贫下中农被他们这种精神感动了。可是，也有个别人说他们傻。有个大婶拍着玉兰的肩膀说：“玉兰，你上边没有哥哥，下边没有弟弟，一个闺女，过几年不定娶到那村去呢，你给谁打乾坤哪？”玉兰笑笑说：“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为社会主义打乾坤！”

为社会主义打乾坤就要大干、苦干。可是也有个别人受不了这么大的苦，想在家歇个冬，等春暖花开时再栽树。玉兰和廷伟就在沙滩上领着大伙学习毛主席著作《愚公移山》。大伙越学心越亮，越学志越坚。他们懂得了造林和挖山一样：大山挖一点少一点，树木栽一棵多一棵。树小可以长大，树少可以变多，只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坚持下去，幼树可以成林，风沙也一定能够制服。

思想觉悟高了，树栽的又快又好。起初，那树栽得不整齐，行不成行，趟不成趟。一个巧媳妇，出了个好主意，她说：“咱妇女纳鞋底，针脚怎么看怎么成行，栽树也可以这么办嘛！”大伙拍手说：“对！”于是一人拿一条绳，绳结绳，比划出株距、行距，打上记号，按记号挖坑栽树。这样栽出的树林，横看，竖看，斜

看，怎么看怎么成行了。

艰苦的劳动，换来了胜利成果，到封冻以前，一条拥有六千多棵树的防风幼林，在家北河滩上建成了。

(二)

一九五七年的春季，正当玉兰和贫下中农继续采籽育苗，准备冬季更大规模植树造林的时候，社会主义蓝天上呈现一片乌云，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我党整风之机，摇旗呐喊，张牙舞爪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了。这时，村里没改造好的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也蠢蠢欲动。东留善固的“东霸天”吕世其，也洋洋得意起来。

吕世其在那支书的包庇下，现在还留在党内，表面上他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可心里光想搞资本主义。去年，高级社成立的第一年，东留善固就遭受了一场水灾。吕世其幸灾乐祸，他以为，这场无情的洪水准得把合作社冲散了。他乘机破坏，背地里串通那个支书，挪用救济款，上莱芜贩牛，投机倒把，想把社搅散，把人引到资本主义道上去。可是贫下中农团结一心，跟玉兰、廷伟他们搞生产自救，发奋图强，栽下了防风林，发展了集体经济。新生的农业社，洪水冲不垮，邪风吹不散，更加巩固了。吕世其心想：难道个人发家就真的不行了，难道花钱买的地就真的白搭了，难道长工真的不能再雇了？他深怕这资本主义美梦化为泡影，一天价听风声，探消息，寻找有没有散社的地方。这阵子，他听说城里有人反对共产党，骂社会主义，就连张三寨的一个驻乡干部（后定为右派分子）也说：“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等等，他想，这股风若是刮起来，一准会把合作社刮倒呢！他推波助澜，就象疯了一样，东窜西跳，拉拢村里个别中农，闹腾退社。他鼓动一些人去地委告状，说东留

善固入社不自愿，都是吕玉兰他们逼进来的。在“东霸天”吕世其的煽动下，东留善固刮起一股闹退社，反社会主义的黑风。

就在这关键时刻，党中央发出了《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批判党内的右倾思想，批判某些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坚决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的行为。一天，张三寨乡召开了全乡的群众大会。批斗了操纵富裕中农，拉牛退社的阶级敌人，清算了他们破坏社会主义的罪行。东留善固的贫下中农，参加了这个大会以后，心更明，眼更亮了。回村后，纷纷要求批判吕世其挑动闹退社的罪行。但是，群众的要求受到了压制。被吕世其牵着鼻子走的那个支书，利用手中的权力，硬是不准批判，贫下中农、老党员们憋了一肚子气。

有一天，人们在地里移树苗子，造林队员边劳动边议论起吕世其操纵人闹退社的事来。廷伟气呼呼地说：“什么人说什么话，地主富农说新社会不如旧社会，闹退社的吕世其觉着入社吃了亏，喊叫什么高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户。这是他还想走雇工剥削，发家致富的老路啊！那条路咱可不能走！”

“就是不能走那条路！”吕玉兰深有感触地说：“想想去年的大水灾是怎么渡过来的，要不是靠毛主席、共产党领导，要不是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不是靠咱们大家组织起来搞生产自救，谁家能抗过那场水灾？”“玉兰这话不假！”振祥老汉接过玉兰的话茬说：“和一九四三年比比就知道啦。那年，七月十五才下头场雨，地旱得着了火似的，秋天颗粒没收，饿死的人多啦，就是那年饿死了我娘，没法子，我上河南逃荒去了。杨宗勤一家十口人，就剩下他一个孤儿……。”这一席话勾起贫下中农的辛酸泪，一位老贫农说：“回想那年，正过春节，家家户户没米下锅，外边下着大雪，又冻又饿，人死了，连埋人的都不好找，一个个饿得东倒西歪，村外扔死尸。那年全村一千二百多口人，饿死了五

百多口。那阵子，谁顾得了谁？再看看去年发大水咱过的是啥光景！”杜玉芹说：“去年发大水，国家用汽车运来了大米、白面、煤炭。受了灾，家家生上煤火炉，户户吃得好，穿得暖。狼心狗肺的吕世其，吃着社会主义，他还骂社会主义。哼，真该拉过来批批他。”一个小伙子生气地说：“吕世其不光骂社会主义，还破坏合作社呢，去年冬天玉兰姑领咱们造林，他勾一伙人去莱芜贩牛，想把咱们引到邪道上去。”玉兰对大家说：“吕世其想趁天灾拆散咱合作社，咱贫下中农要长志气，偏把社办得好上加好。今年冬天咱要大规模造林，明春还要打井。”大伙说“对！”“咱就要长长志气，一定把社办好！”

这是地头上自然形成的批判会，人们七言八语，批判吕世其，回忆对比，歌颂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好啊，每个人心里都燃着一把火，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更高了。

到冬天，玉兰、廷伟领着造林队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又上战场了。这是第二次向荒沙滩进军。今年的造林队伍壮大了，队员由四十人增到一百多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指挥员比去年经验丰富了，战斗员士气更高，就连树苗子也比去年的粗壮。在大战荒沙的战场上，造林队员们天不怕，地不怕，一个个顶着风，冒着雪，拉线的拉线，刨坑的刨坑，栽树的栽树，尽管漫天的风雪夹着黄沙，一阵阵向人们袭来，大家还是干得很猛，很有秩序，一行、两行、三行，一会儿就栽一大片，一晌就栽几十亩。这年冬天，在造林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造林队员们，以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送走了严冬，迎来了春天。这不是普通的春天，是一九五八年热气腾腾，大跃进的春天啊！

你看，东留善固那一望无垠的田野里，麦苗青青，红旗飘飘，战鼓咚咚，人欢马啸。西洼打井工地上，高高的井架巍然屹立，那飞快转动的滑车轮子，随着绳子的拉拽，发出一阵阵响声，它与

人们的笑声交织在一起，奏出一支欢快有力的劳动乐曲。绿化荒滩的造林队员们，现在又转战到打井工地上来了。有一天，因为突击春播，抽走了好几个井下作业的男劳力，眼看要影响打井进度了，咋办呢？玉兰说：“我下井！”

“闺女，这个可比不得栽树，那井底下黑洞洞的，可不是闹着玩哩！”一位老人善意地阻拦。“玉兰，上边的活也不轻，你还是拉滑车吧！”女伙伴也热心相劝。玉兰心里早憋着一口气，吕世其要拆散合作社，玉兰偏要把社办好，不仅要植树造林，还要打井修渠，锁住风沙，使旱田变水田，让农业连年增产。为此，玉兰带领妇女上了打井工地。吕世其他们见妇女参加打井，就散布“女人打井不出水”。玉兰想，他们看不起贫下中农，也鄙视劳动妇女。毛主席号召我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今天我就要用行动破除这个迷信，下井去，看看出水不出水。她坚决要下去，带班的张青云不放心，就跟玉兰一块下去了。他们两人双脚迈进水斗子，拉滑车的人才慢慢地松着绳子。妇女们看玉兰下井了，都为她提搂着心。一分钟，两分钟……一斗子一斗子的泥沙从井下提了上来。半晌过去了，玉兰还没有上来，人们着急地喊：“玉兰，快上来吧！”回答他们的是“嚓，嚓，嚓”的挖泥声。

此时，玉兰和青云在井下干得正欢。每人手里握着短把铁锨，“嚓，嚓，嚓嚓”，不停地挖。青云见玉兰满头大汗，就劝她歇会儿，她说：“干吧，还不累呢！”他俩一气挖进了四尺多深。

女社长这样带头苦干，打井队员的劲头更足了。工地上你追我赶，开展了友谊竞赛，打井的进度突飞猛进。

在大跃进火红的年月里，吕玉兰鏖战风沙，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受到贫下中农的赞扬，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大跃进火红的年月里，东留善固集体经济大发展，打井四十眼，还办起了猪场、鸡场，羊、蚕、鱼、兔也发展很多。树木

从一九五六年算起，已经栽了近十万棵，小树长到锨柄粗，郁郁葱葱，很象样子。县里还在这村专门召开了林业、畜牧现场观摩会。

在大跃进火红的年月里，东留善固人，敲锣打鼓，喜气洋洋，按毛主席指引的路程，从高级社跨进了人民公社。

(三)

社在曲折道路上发展，树在斗争急风暴雨中成长。

一九五九年，是东留善固走上集体化道路的第五个年头，村北大片的林木长起来了。村南大片的粮棉连年增产。吕世其看到人民公社威力大，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巩固，再要跳出集体，搞个人发家不太容易了，心想：眼下只能保住“党员”这个牌子，抓牢那支书的鼻子，瞅准机会，在集体经济里捞一把啦。近来，他常常对那支书煽风点火，说什么，你看吕玉兰，在群众面前挺香，在上边挺红，支书她根本不放在眼里，夜猫子大了会吃娘的！这么一煽，正煽到那支书心里的痛处。那支书紧皱眉头，想起了这二年来多少不称心的事……他也觉着吕玉兰的翅膀硬了，前些天自己和几个干部分了点麦子，她还到公社去告了一状。当干部的，一天累个臭死，吃点喝点还受她管制，就是侍候死人还给个孝帽子呢！心里愤愤不平。吕世其，抓住支书这心病，进一步煽动说：“你在家辛辛苦苦，她到上边受奖、露脸，还当了全国‘三八’红旗手！”那支书恨得咬牙切齿地说：“她红，还不是乘大跃进这股风红起来的。听上边有人说‘大跃进是升虚火’‘发高烧’‘人民公社搞糟了’。哼！我看三面红旗要不时兴了，她那红旗手也快吹啦！”吕世其见那支书着了火，他就势来个火上浇油，献出了早已思谋好的诡计，说：“伙计，傻妮子是在造林上红起来的，趁她不在家，砍了她的林子，这一招就把她脸上的白粉变成黑灰啦！”

吕世其一伙，为砍树的事儿，绞尽了脑汁。他们想，既能达

到砍树毁林的目的，又不让群众知道真相，才好行通。怎么下手呢？一个小伙计献策说：“干脆，当社员的面咱叫移树，趁着移树的乱乎劲，把大棵都给它砍倒，卖掉。”另一个人称赞道：“这招高，高！事不宜迟，趁傻妮子不在家，咱快快动手！”

经过背后策划，一场由吕世其牵线，那支书登台表演的木偶戏开场了。支书说，“沙地不养树，要林木发得快，还是得把沙滩上的树移到好地上去。我们要扩大造林面积，把树往好地上搬搬家。”他还督促人们，树大不好移，移得慢了不好活，要移就打个突击仗，快快刨，快快栽。

那一棵棵挺拔的小杨树啊，它是玉兰和贫下中农顶风冒雪栽下的，每一棵都凝结着贫下中农的血汗，每一棵，都寄托着贫下中农彻底改变东留善固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希望。可是，那支书不顾吕廷伟、孙振祥和造林队员的坚决反对，不顾贫下中农的阻拦，几天之间，防风林的杨树就被砍倒四千多棵，乱移了几万棵。贫下中农是多么揪心哪！造林队员，贫下中农骂他们是一伙败家子！结果，他们还是背着吕玉兰和贫下中农，把砍倒的四千棵树，连村也没进，就让买主连夜运走了。

就在运走树的这天晚上，杨宗振、孙振祥两位老党员坐在廷伟屋里，研究起村里阶级斗争的情况来。廷伟气愤地说：“砍树这事跑不了吕世其，准是他出的坏点子。这东西，真比当年的日本鬼子还坏。家北河那林子，抗日时让鬼子毁了。现在天下是咱们的了，咱为集体造林，他毁林，就是想挡住咱们走社会主义的路啊！”

“是呢！”孙振祥接过话茬说：“毁了林，好人心疼，坏人高兴，你没瞧见那个坏家伙吕天祥，推着小车，嘴里哼着梆子腔儿，到林子里刨树根去了。他一边刨，嘴里还嘟嘟囔囔地说：‘我连根给你们刨了，明年春天也甭想发芽！’你看，他恨社会主义恨得牙根疼！”

“他那是掘咱人民公社的根呢，是砍红旗呢，他们想让咱们垮台。咱就要挺起腰板顶住，跟他斗，跟他们算账！有毛主席给咱撑腰，他当支书不搞社会主义，咱就向上级反映。”人们这时是多么盼望玉兰快点回来呀。

初冬的天空，又高又蓝，灿烂的阳光，照在身上暖融融的。玉兰开罢会，走在回村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想着这次会议的精神，从庐山上我们党和彭德怀的斗争，想到自己村里也不会平静的。但，共产党员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要志不屈，旗不倒！眼前看得见村庄了，她突然一愣：怎么这麦地里栽上树啦？再向远处望望，东倒西歪的一大片，杈柄粗的杨树，在风中摇摇晃晃。这不是村北的树吗，怎么移到好地里来了？玉兰上前用手一抽，都拔了出来。原来这树没根，栽时，也没浇水。这能活吗？急性子的玉兰，恨不得马上见人问个究竟。她急匆匆向村里跑去。

在村口，玉兰迎头碰上吕廷伟。廷伟第一句话就说：“你可回来了，那树……”他掉下了眼泪，难过地说不下去了。玉兰问：“树怎么了？”“树被人砍了，卖了！”“啊！”玉兰一惊，说：“走，咱到村北看看去。”

玉兰到林子里一看，旺棵、大棵都给刨掉了，树林子象当年日本鬼子扫荡过似的，弄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廷伟满眼含泪，指着地上的马车印子说：“你看，他们晚上偷偷拉走的。”玉兰见此情景，真想坐到地上大哭一场。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真比挖心还疼啊！可是又想，哭是没有用的，得挺起来跟他们斗！她说：“不能善罢甘休，走，找他们算账去！”玉兰和廷伟气昂昂地返回村来。

且说“东霸天”吕世其，挑动那支书卖了树，到手六百多块钱，他们任意胡花，大吃二喝，赶一次集，就买几十只鸡，啥时想吃啥时宰。就在玉兰回村这天黑夜，吕世其一伙又在支书家里摆开了酒席。他们举杯痛饮，得意忘形，一个个喝得醉熏熏的，

嘴里还喊着：“哥俩好哇！”“全来了哇！……”

他们正喝得昏头涨脑，天晕地旋，玉兰气昂昂地走进院来。一听屋里那鬼哭狼嚎的声音，气更不打一处来，“哐啷”一声便把门踢开了，那几个家伙立时吓呆了，老半天才还过阳来，皮笑肉不笑地招呼：“哈哈，哈哈，玉兰回来了，快坐下，一块吃点！”

“我跟你们坐不到一条板凳上！”玉兰肺都要气炸了，她上前一步追问：“树，是怎么回事？”他们大眼瞅小眼，谁也答不上话来。那支书假装正经地说：“你问那树哇，不是都移栽到好地里去了吗！”

“好地栽了树，还种不种庄稼？你们是移树还是毁树？你们砍了树，卖了钱，想干什么？”玉兰的话象一支支利箭，箭箭射在他们要害处。

无奈，那支书气急败坏地说：“想干什么干什么，我是支书，还不能当这个家，你说谁当家？”他以为摆出支书这副架势就能把玉兰辖住，可是玉兰不理他这套，又向前跨了一步，理直气壮地说：“谁当家搞歪门邪道也不行，广大贫下中农才是真正的当家人！走，咱让贫下中农评评理”。玉兰啪的把门一甩，走了出来。

贫下中农是玉兰的亲人，他们的心思玉兰知道，玉兰想什么，贫下中农也知道。不少贫下中农聚到玉兰家里，反映那支书砍树的问题。廷伟说：“狐狸尾巴，这回咱们可抓住它了。”玉兰说：“我们造林，他们毁林，这一字之差，可是路线斗争啊！管他是谁，就是老天爷，他破坏社会主义，也要坚决斗争！”

不久，玉兰按贫下中农的要求，到公社党委去，揭发了砍树的问题。

公社党委经过调查了解，弄清了砍树事件的真相，并且查出来那支书借着刮共产风，杀猪宰羊，破坏畜牧生产等问题。公社党委认为，这一宗宗，一件件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严重问题，说明那支书不能领导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公社党委决定，改

金碧輝煌，翠綠可憐，這大屋裏，水氣，且二時至六時。

這屋子裏，這屋子裏，這屋子裏，這屋子裏，這屋子裏。



组东留善固党支部。

一九六〇年的二月，春光普照大地，红旗迎风招展。东留善固大队党支部改组了，吕玉兰当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贫下中农从心眼里高兴啊，东留善固可有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

第三章 针锋相对

(一)

新党支部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年轻的吕玉兰迎着风浪担起了支部书记的担子。新党支部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战斗堡垒，是资本主义势力的眼中钉。

一九六〇年是新党支部成立的第一年。这一年，我国正处在暂时经济困难时期，东留善固大队的生产、生活存在很多问题。新党支部肩负着重重困难的压力，面临着资本主义势力的反扑，这副担子千钧重。

党支部书记吕玉兰，深知自己年龄小，经验少，任重而道远。这阵子，她想的是向老干部学习，依靠支委会的集体领导，在斗争中锻炼提高自己。新上任的支部副书记吕世周、张青云，一个是当过多年的生产队长，一个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党员，都是吕玉兰的得力助手。他俩语重心长地对玉兰说：“咱们新支部，要紧的是多长几个眼，千万要提防有人在背后捣鬼。”玉兰说：“是啊，现在正有人要看我们的笑话，钻我们的空子。我们攥着膀子争口气，把肩上的担子挑起来。”

初春，天旱无雨。吕玉兰和吕世周、张青云，带领全大队男女社员，日夜奋战在村西北地里。吕世周光着膀子，挽起裤腿，跟大家一起挖沟引水，抗旱浇地，人们干得热火朝天。在党支部领导下，东留善固到处呈现一派新气象。社员们高兴地称赞：

小支书，扛大旗，

新支部，有朝气，
齐心协力团结紧，
战天斗地志不移。

新的党支部在斗争中取得了群众信任，形势逐步好转。这时，吕世其一伙刚刚失去了他们手中的权力，对党对社会主义怀恨在心，对新党支部取得的成绩怕得要死，恨得要命。这伙家伙本想一个十几岁的妮子，挑不起党支部书记这副担子。没料到，有群众的拥护，党支部拧成一股劲，样样工作干得好。怎么办呢？他们要出两面派阴谋，平时装出一副老实相，当面皮笑肉不笑地奉承几句，但是，就象水皮上浮着的鸭子，表面上看去没事一样，两只黑爪子却在水底下乱划拉。

一天晚上，吕世其一伙偷偷地凑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嘀咕着夺权反扑的坏点子。坏点子出了不少，那一点都不好办。他们想来想去，想到最难办的是吕玉兰，觉得搬不了吕玉兰，大权就到不了手。于是，就搜肠刮肚想出一条妙计：赶走她。一个说：“哪有不出门的闺女？到岁数啦，找个婆家一走就完啦。”一个说：“给她在城市找个工作，挣钱多，生活好，不撵她会自己走。”他们一个个拍着大腿得意洋洋地说：“好主意，这样好说好道地就拆了他们的台。只要把这个傻妮子挤出村去，搞垮党支部，东留善固又成咱们的啦！”

在这以前，也有好心好意给玉兰说婆家和介绍工作的。自从他们密谋以后，给玉兰找工作、说婆家的更加多起来了。

有的找到玉兰家里当说客：“玉兰啊，咱村这么穷，改变面貌可不容易，到外边找个事干多好。”也有的直接劝说：“听说邯郸招收工人哪，每月至少四十块，你年纪轻轻的，正该出去。”

当时，吕玉兰还没留意到这股风是从阴沟里刮出来的，只认为这是喜工厌农的思想反映。一听到这话，就耐心解释：“毛主席说，农村是广阔天地，青年在农村大有作为。正因为咱村穷，我

才回来革穷的命。”

他们见玉兰建设新农村的决心这样大，劝当工人劝不走，就又托人给玉兰找对象。说什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吕玉兰已经是大闺女了，该出嫁了。”那阵子给玉兰介绍对象的可真不少，有说解放军的，有说工人的，还有说干部的，但是都被玉兰拒绝了。

有人说：“你的终身大事该考虑啦！”玉兰说：“我的终身大事是干革命。”

吕玉兰这话，有的人不理解。玉兰有她自己的想法。她想：在旧社会里，女人只能把幸福寄托在男人身上，把婚姻当作终身大事。说什么“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男人怕找错了行，女人怕找错了郎。”那时候，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是一辈子的大事。今天，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过上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日子，终身大事就不应该是自己的婚姻。一个妇女，要想真正解放自己，就应该投身革命，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革命者，做一个不被小家庭束缚的人。她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火红年代里，就下定决心，不改变家乡的穷困面貌，誓不结婚。

吕玉兰一心扎根农村，坚守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广大贫下中农是十分高兴的。贫下中农把吕玉兰看作干社会主义的带头人，不愿她走。老农会主任吕廷伟就是这样想的，一有人劝玉兰进城、出嫁，他就生气地说：“人家玉兰就立志改变这个穷沙窝，贫下中农离不了她，她也离不开贫下中农，别人操这些闲心干啥？”

一天清早，吕廷伟去挑水，上“二诸葛”家去借筲。刚进院子，就听见吕世其的一个同伙在北房里叽咕着什么。吕廷伟知道他们凑在一块不叽咕好事，不禁往前凑了几步。只听“二诸葛”满应满许地说道：“你放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这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门亲家，跟那傻妮子一说，她准愿意。”廷伟听到“二诸葛”这些话，估计准是要给玉兰说亲的，甚至连说的哪一家，心

里也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了。

这个“二诸葛”是漏划富农吕天祥的老婆。因为她能说会道，肚子里的鬼道道又多，人们便给她取了个外号叫“二诸葛”。她在天津有个亲戚，挣钱多，听说这阵子正张罗着为她这个亲戚说媳妇。廷伟相信玉兰立志扎根农村，也知道“二诸葛”这两片子油嘴不会把玉兰说动。但他看到“二诸葛”刚才那个神气劲，估计他们又在搞诡计了，得赶紧找玉兰去说说。

廷伟越想走得越快，将水担进家门，也顾不得往缸里倒，便急急忙忙地去找玉兰。廷伟走进玉兰家里，共产党员孙大琴和一些人也来了。孙大琴见玉兰便说：“玉兰啊！你要结婚走啦？你不能走，刚选你当支书，领导得挺好，你一走，又要换人。换个好的还好，要换上吕世其那一伙人，又没咱贫下中农好过的啦。俺们劝你，要走，也得再晚二年！”玉兰实在觉得莫名其妙，随口反问：“你们说我要走，我往那儿走？”孙大琴说：“你不是跟天津的一个大干部成啦，说那个人一月挣一百多块。”

玉兰见他们都十分当真，话语又一样，知道这里面准是有人煽风造谣。斩钉截铁地说：“这有人捣鬼！他们看新党支部无空子钻，就想把我挤出东留善固。你们放心吧，他们吓不倒我，难不倒我，八抬大轿也抬不走我！我在咱村扎根了，谁拔也拔不动啦！”随后，玉兰又问他们到底是从哪儿听的这话，廷伟便把“二诸葛”家里的议论，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玉兰。

玉兰听说这话是从“二诸葛”和“东霸天”一伙那里传出来的，更擦亮了眼睛。她想：吕世其的同伙被撤职以后，对党更加不满，阴一面，阳一面，他们和“二诸葛”是一个窝里的蝎子，仇恨社会主义，处处跟贫下中农作对。他们要挤走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想抢占农村这个阵地。我就是要坚守阵地，跟他们斗，斗到底。斗不垮资本主义，斗不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天地来，我一辈子也不“下岗”。

想到这里，她决心针锋相对，戳破谣言。玉兰当即找到“二诸葛”家，忿忿质问道：“你造谣说，给我在天津找了对象，要结婚走了。你们这是安的什么心？耍的什么计？”“二诸葛”奸笑着眨巴两个瞎眼说：“早晚你不嫁？这可是个好主啊！”玉兰说：“好，好，你们的好心不会往贫下中农身上用。想把我挤出东留善固，办不到！”跟来的贫下中农社员也气愤地说：“你再胡说八道，我们决不饶你。”

打这以后，劝玉兰进城的邪风压下去了。贫下中农团结在党支部周围，各项工作都干得热火朝天。

(二)

吕世其一伙，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想，挤不走吕玉兰，就设法把她孤立起来，等到做事没人帮，说话没人听的时候，甭撤她，她自己就不干了。

他们孤立玉兰，首先在领导班子里面下手，把矛头对准了副支书吕世周和张青云。为了把吕世周、张青云撤掉，吕世其一伙极力向上“扒门”，他们说：“要把丢了的大权夺回来，咱们有啥门找啥门，得多拉扯上面的人。”公社有个社长，有实权，爱吃爱喝，是个认酒不认人的干部。吕世其的一个同伙说：“我跟那个社长关系好，他穿的那条黄呢裤子还是我送的。”说着，又指了指自己穿的黄呢裤，说：“这是一条军毯裁开的。”吕世其说：“以后还得豁本，多给社长送点礼。”

吕世其一伙跟那个社长的关系勾得越来越紧。每次他来东留善固，总到他们家里吃吃喝喝，酒越喝越多，人越喝越亲近，那个社长被他们拉下了水。吕世其觉得上边有了根子，壮了胆，更加猖狂起来。

这年秋天，党支部副支书吕世周负责抓“三秋”工作，他吃

在地里，睡在场里，脸都顾不上洗一把。那些天，他累得又黑又瘦，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人们看到这些情景，心疼地说：“世周啊！可别累垮了身体啊！”正在这时，遇上了连绵秋雨，堆在场里大垛大垛的豆子，有的遮盖不严，渗进水去，发了芽。清理一下，发芽的有三、四百斤。世周站在豆子垛旁，揪心似的难受。他想：今年，新党支部带领群众鼓干劲，好不容易得到这么一个大丰收，收到场里的粮食一粒也不该丢。豆子受潮发芽，虽说天气不好，也是自己没尽到责任。一边想，一边看着发芽的豆粒，眼里含着泪花。社员们说：“世周，别难过，咱总结经验教训，今后把场看好管好就行了。”“东霸天”吕世其一伙就象水坑里的泥鳅，见缝就钻。自从他们谋划了撤掉吕世周的诡计，总是找不到机会。他们听说场里的豆子发了芽，幸灾乐祸地说：“这回老天帮忙了。吕世周管场烂了豆子，到社长那里一告，不愁弄不倒他！”

接着，他们就到公社找那个社长，夸大事实，造谣诬告说：“吕世周把场上的两万斤豆子沤烂了，别人给他提意见，他不听，还说：社长来了也不怕。村里社员意见可大啦，都要求把吕世周撤掉！”

其实，那个社长早就看着新党支部不对他的心思。特别是前几天，吕玉兰和吕世周为他偏听“东霸天”一伙人的话，顶撞过一次，更怀恨在心。他特别看不起性情耿直不会奉承人的吕世周，说他是“傻小子”。这一回，吕世其他他们一告状，正找到整吕世周的口实。果然，没过几天，在公社召开的干部会议上，那个社长当场宣布撤了吕世周的职务。他们又施了一条奸计，把张青云的职务也在前些日子停了。群众气愤地说：“这样的两个好干部怎么撤了？准是吕世其他他们搞的阴谋”。

吕玉兰对这个社长用突然袭击的方法整干部，心中愤愤不平。她想：搞掉吕世周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他们是想在支部里孤立我，让村里的工作乱了套，把新党支部搞垮。一天，玉兰找到世

周和青云激动地说：“他们的阴谋我知道，你们的心情我也知道。咱们是共产党员，要经得住考验，不管当不当干部，要按共产党员来要求自己。”世周、青云激动地说：“玉兰，你放心。职务他能撤掉，搞社会主义的心撤不掉，今后更得干好。”玉兰说：“对，咱们就是要给他个硬碰硬，他用针尖，咱用锥子，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这时正是一九六〇年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排除刘少奇、彭德怀一伙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干扰和破坏，在全国开展了群众性的整风整社运动。吕玉兰在县的整风整社会上，认真学习中央文件，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也进一步认清了吕世其一伙的夺权活动，目的是要瓦解集体经济，破坏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

吕世其一伙看到吕世周、张青云很容易的被撤了职务，又听说要开展整风整社运动，认为有机可乘，有空可钻，便又策划了孤立吕玉兰的另一个花招：编造事实，散布谣言，煽动群众，趁整风整社夺权。

当吕玉兰到县里去参加四级干部大会的时候，吕世其一伙就象发了疯似的，到处散布流言蜚语。

“喂！听说了吗？那粮食的事。”说话的人是吕世其的同伙。只见他一手掬着腰，另一只手伸着，手指头还比方了个“八”字，说：“上边拨给咱村八万斤救济粮，吕玉兰硬是不要，一句话把粮食让给了别的村。”

一些私心重的人听后很生气。有的说：“现在正是困难时期，给咱就要吧。不要图个啥？”

“图的就是发扬风格，当模范呗！”吕世其的同伙接过来煽动说：“只管自己当模范，不管咱一千多口人的死活呀！”“吕玉兰胳膊肘往外扭，有她就没有咱们过的啦！”

就这样，吕世其一伙一连串通了许多户。接着，他们一连又

写了几十封诬告信，先是吕世其指挥他的同伙写，后来，为了变换字迹，伪造告玉兰状的人多，又蒙骗了一部分人给他们代笔抄写。最卑鄙的是他们乘大队干部贾俊刚不在家，骗取了他的手章，竟冒名写信诬告吕玉兰。这样，一封又一封的诬告信，接二连三地向上发去。

这伙家伙边制造舆论，边招兵买马，准备借整风整社之机，把新党支部搞垮。他们想，光他们这一伙犯错误下台的干部名声太臭，力量太单，于是用花言巧语把残废军人倪修礼拉了出来。另外，又用许愿的手段，找了一些私心重的，威吓一些胆量小的，跟着他们摇旗呐喊。

二十多天的四级干部会议结束了，吕玉兰回村来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可是，刚一进村就感到气氛不同往常。迎面过来几个小孩，他们一见吕玉兰就学着妇女的哭腔说：“傻玉兰，傻玉兰，你为啥不让俺吃白窝窝？”

玉兰停下来，弯下腰，和和气气地说：“谁说我不让你吃白窝窝？”小孩说：“俺娘说的。”

看到这些，听到这些，吕玉兰的心里就象那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下翻腾。她仿佛感到有一股乌云压来。

吕玉兰刚一进家，本家的一个嫂子就找上门来。她一边往屋里走，一边说：“人家说啦，长短不让你当干部了。有这样傻的人吗？上级救济八万斤粮食你都不要！”

玉兰说：“嫂子，你怎么知道上级给了八万斤粮食？”嫂子说：“谁不知道，全村都嚷遍了。”

吕玉兰这时全明白了。吕世其一伙为了夺权，不仅写信向上级诬告自己，而且在村里也大造舆论，煽动群众起来反对自己。她想：这次整风整社，不管怎么样，坚决按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按县委的指示办事，自己有缺点错误先检查改正，可谁要乘机拆社会主义的台，那就坚决和他斗争到底！

(三)

根据县委的安排，春节过后，基层党支部都要进行开门整风。吕世其一伙早就做好了准备。整风一开始，吕世其就恶狠狠地说：“写大字报，写上告信，谁没钱，我拿，豁上半个家业也干！”那些天，他们不下地，不干活，买了大包的纸张，写了成捆的大字报，一张一张地贴了出来，黄的、绿的、白的，街上、树上，从村里一直贴到了离村十里以外的下堡寺集上。

对于这些，玉兰都估计到了。大字报无论往哪里贴，玉兰都沉着。整风会开始了，吕世其和他的同伙认为夺权的机会已到。一天，他们钻在前街一个小屋子里，鬼鬼祟祟地策划。他们阴险地说：“说什么整风是为了治病救人，咱不听他那一套。事要往死里编，话要往死里说，啥大说啥，啥丑编啥。贴到她身上，就揭不下来。”他们一个个心领神会，都说：“瞧热闹吧，光是倪修礼那个炮筒子就够她呛的，咱们的火全点起来，到会场上一人把守一个角，一哄一叫，傻妮子一见这个阵势也就支不住架了。往后，叫她干，她也不敢干了。”

一天晚上，整风会场设在学校的教室里，参加大会的人把屋子挤得满满当当。会议开始了，吕玉兰代表党支部先亮明了态度，欢迎群众多提意见。接着，把自己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以来工作中的问题，一条一条地摆出来，要求大家帮助党支部整风，更高地举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参加会议的广大党员和贫下中农，看到吕玉兰的态度这样诚恳，都深受感动。

但是，吕世其一伙还没等吕玉兰说完，就象一群恶狼，一哄而起。他们要把提意见的整风会开成斗争会，一开始就造成只许他们嚎叫，不许别人说话的阵势。他们按照策划好了的行动，一个个挤眉弄眼，顿足捶胸，嗷嗷乱叫起来：“这样检查不行！”“你

要老实一点！”他们一边叫着，一边用拳头使劲地敲着桌子。顿时，喊声、叫声、敲桌子打板凳的声音乱成一团，简直要把整个屋子抬了起来。

就在这一片混乱声中，只见残废军人倪修礼第一个冲到吕玉兰跟前，用手指头指着她的鼻子说：“吕玉兰，你有什么了不起？我抗战八年，打日本没有死；解放战争三年，打国民党没有死！打下了天下，你这小妮子成精了，……”接下去，又有的站起来说：“你一个妮子顶啥用，我宁保太子不保娘娘。”说着，吕世其的一个同伙，两手叉在腰间，摇头晃脑，嘴里喷着唾沫星子：“吕玉兰，你净干坑害群众的事，东留善固本来就是穷沙窝，又碰上这困难年月，上级给了八万斤粮食，可你吕玉兰硬说不要，你还叫人们活不活？你别拿着社员的命换模范当。”

一提起“八万斤粮食”，吕世其预先安排好的那几个人，还有一些私心严重的人，都跟着嚷嚷起来了：“吕玉兰，你是拿着人们的命闹着玩呀！”“当东留善固的支书不向着东留善固，趁早下台吧！”

吕玉兰面对这鸡一嘴，鹅一嘴，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怪声怪调，心里简直象爆炸似的，真想一下子蹦起来跟他们辩论一番。可是她想：整风整社听取意见，有对的，有错的，有善意的，也有恶意的。不管啥意见，好话坏话，都要把话听完。难听的也要硬着头皮顶着。想到这里，吕玉兰又沉住了气。她甚至还劝阻站起来替她争辩的老贫农、老党员，要冷静地听下去。自己呢，又继续认真地作笔记。

吕世其一伙见吕玉兰稳稳当当地坐在那里，不惊不慌，不急不躁，反而自己着慌了。他们无中生有，胡说八道，害怕吕玉兰作记录，担心吕玉兰找他们对证。这次由吕世其亲自出马，抢在了最前边，一副狗急跳墙的恶相，出现在人们面前。他瞪着一双红眼珠子，逼近吕玉兰狠狠地说：“吕玉兰，你，你，你站起来。

不许你记，不许你记。”

镇定自若的吕玉兰，看他那理亏胆怯而又气壮如牛的丑态，用蔑视而又严厉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压住胸中的怒火，有力地说：“你们这些话，我要一字一句的记下来，群众的好意见，我更要记下来。为了高举三面红旗，好话、坏话都要记下来。”说着，玉兰不慌不忙又稳坐在那里作记录。

吕世其他们以为，一个闺女家，对这样连喊带叫，人身攻击，早该气急了、闹翻了。只要她一发火，就算是压制提意见，还能闹出一场大乱子。可是，吕玉兰没上那个当。吕世其这只疯狗更急了，跳着脚狂叫：“谁让你记，站起来！”

这下子，许多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激怒了，压在心底的怒火迸发出来。共产党员王守增站起来气愤地说：“整风是为了保卫三面红旗，谁砍红旗，谁举红旗，群众知道，你们也知道。人家吕玉兰作记录，你们为什么要让站起来？你们为什么害怕记录？”

妇女队长、贫农女社员孙秀琴气得脸发黄，大声说：“你们胡说，你们捏造，你们这不是提意见，是胡闹。你们算什么东西？”孙秀琴的话音一落，憋了一肚子气的贫下中农社员们，一个个反驳开了，会场上一片沸腾。

这时，整风会已经开到了半夜，门外刮起了大北风。刚刚宣布散会，有的喘口粗气正要走，有的刚刚站起身来，吕世其一伙也正想“得胜回朝”。这时，突然会场上传出了“不要走”的大声招呼。立刻，要走的站下了，刚站起来的坐下了，吕世其一伙也楞住了。原来是吕玉兰站起来大声说：“大家先不要走，我们要安排明天的生产。整风要整出干劲来，干劲要用在生产上。明天开展队与队的积肥竞赛，干部要带头。”

这几句话，光闪闪，响铮铮，象一把尖刀刺进了吕世其一伙人的胸膛。会场上，人们立刻觉得，吕世其他们一晚上的疯狂怪叫，被吕玉兰“整风要整出干劲来”的豪言壮语一下子压了下去。

整风要整出
干劲来



此情此景，激起了每个人头脑里激烈的回想。

散会后，人们走在回家的路上，有的说：“玉兰一晚上硬着头皮听，临散会这几句话，给咱们出了气。”“邪不压正，嗷嗷叫的恶狼吓不住拿着棒的英雄。”“玉兰真是革命的，他们闹得乌烟瘴气，人家还是照常布置生产”。一些受蒙蔽的人也在回想：“吕世其一晚上拍桌子打板凳人身攻击，吕玉兰时时想着高举三面红旗，谁黑谁红一看就明，可不能被吕世其的鬼话蒙住眼睛。”

玉兰回到家里，心情一时平静不下来。她点上油灯，习惯地打开毛主席著作学习起来。每当工作中出现问题的时候，都是毛主席的亲切教导给她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使她不动摇、不畏缩。如今，她又在毛主席著作中吸取力量，找问题的答案了。她一字一句地琢磨着每句话的深刻意义，越读眼越亮，越读心越明。她的心里就象升起了一团火，从头热到脚跟，浑身暖融融的。

征途遇到千重雾，毛泽东思想亮心头。当她读到毛主席说的“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七九六页）一句话时，感到格外亲切。她想，毛主席，您说的是多么好啊，在前进的道路上，一个一个的问题，那一个不是矛盾斗争啊！您这不是冲俺东留善固的问题说的吗？回想这些年来，又同阶级敌人斗，又同错误路线斗，按倒葫芦瓢起来，一个矛盾接一个矛盾，一场斗争接一场斗争，从来没有平静过。今晚会上，他们造谣胡说，疯狂反扑，他们反对的不是我一个人，是一场夺权斗争。我是共产党员，不怕恶毒攻击，心里没病死不了人。不怕造谣污蔑，雪里埋人没有化不出来的。我一定要站稳立场，经得住这场斗争的考验，坚决同他们斗到底！

这时，院子里突然响起一连串的脚步声，玉兰开门一看，是老贫农、老党员吕廷伟、吕世周、孙振祥、杨宗兴等六七个人，他们在院里院外来回转，有的手里还拿着棍子。原来，散会后，他们不放心，光怕吕世其一伙心黑手毒的乘机谋害玉兰，就不约

而同的先后来保护着玉兰。玉兰心里是多么激动啊，把他们一个一个请到屋里来。一进屋子，大家就安慰玉兰：“会上七言八语，一定要想开点儿。”“他们恨的不是你，是你为贫下中农掌权，你受这么大委屈，我们贫下中农那一个不心疼啊！”

玉兰望着这一张张亲切的面孔，听着这推心置腹的话语，暖流从心底里一下子涌遍全身，只觉得背后有了强大的靠山。想到这些，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不难过！一滴眼泪也不掉，刘胡兰在敌人铡刀下英勇不屈，我这点事算什么！有党和毛主席给作主，他们翻不了天，你们放心，都回去睡吧！”

玉兰这么一说，大家悬在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廷伟接着玉兰的话茬说：“是呀，咱们大家都放心吧，玉兰心里有数着呢？”

玉兰送走大家，回到屋里，怎么也睡不着，总觉得有必要向上级党组织写封信，汇报汇报村里的情况。刚一打开笔记本，毛主席的一张照片展现在面前，她双手捧起，高兴地一遍又一遍地端详伟大领袖毛主席慈祥的面容。

她捧着、看着、想着，又拿起毛主席的著作来读，越读越兴奋，直到天将亮了，她才趴在小桌上不知不觉睡着了。毛主席来啦，毛主席真的来啦！毛主席穿着灰大衣来到了自己家。她刚要喊毛主席，还没喊出声就醒了。原来自己是在做梦。她是多么激动啊！浑身上下，热血沸腾，不禁自言自语起来：“毛主席呀，我坚决听您的话，一定和他们斗到底。我要是没办法了，就到北京去找您老人家！”

这一夜，东留善固大队有多少人家出出进进，有多少人家深夜还拿着油灯。吕玉兰连着贫下中农的心，贫下中农一个个惦记着吕玉兰，忧虑着新党支部会不会被资本主义势力压垮。

天刚蒙蒙亮，生产队清脆的钟声又敲响了。这钟声是吕玉兰敲响的。她走到几家门前召唤：“快起来，下地啦！”贫下中农听到这钟声、这喊声，都夸玉兰真是个好带头人。吕世其一伙咬牙切切

齿地骂道：“真她妈的邪门，越斗她干劲越大。”

玉兰的这股劲，使他们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过了些日子，县委知道东留善固的整风情况以后，派一个工作组来调查。进村后，先找贾俊刚了解写告状信的事。贾俊刚一下都照实说了：“诬告信是吕世其他他们写的，手章是他们拿去盖的，写的什么我全不知道。”调查组根据大字报上写的、会议上提的，一条一条对证。对证一条，落空一条，水落石出，最后全搞清了，是吕世其一伙暗地里搞的鬼。党给了他们严厉批评，要求他们当众承认错误，警告他们不许再犯。

为了澄清事实，使党支部更好地开展工作，工作组召开全村群众大会，当众揭穿吕世其他他们陷害吕玉兰，诬告党支部的阴谋活动。广大贫下中农社员说：“刨树要刨根，阴谋活动的根源在公社，我们要求公社那个穿黄呢裤子的社长亲自来澄清事实。”调查组认为这个要求合理，打电话通知社长来参加大会。

那个社长情知自己和这一阴谋活动连在一起，几次电话通知都推脱说有病、有事不肯来。最后，县委命令他到东留善固去澄清事实，他才硬着头皮走进了会场。

会场上，干部、社员喜笑颜开庆胜利。众目睽睽看着公社的那个社长，他的脸红一阵，黄一阵，结结巴巴地说：“吕世其你们净瞎胡闹，不该借着整风整社的机会，陷害干部。”他一洗白，群众哄一下笑了，县委工作组的同志，当场批评了那个社长。

接着，一条一条把调查核对的结果公布于众。群众高兴地说：“吕世其一伙的阴谋又破产了！”

第四章 顶风压浪

(一)

经过整风整社，群众提高了觉悟，干部受到了锻炼，党支部更加纯洁、坚强。东留善固大队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劈风斩浪，继续前进！“东霸天”吕世其和他的同伙，虽然仍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也只好装模作样地夹起了狐狸尾巴。

一九六一年，苏修叛徒集团趁我国经济遇到暂时困难之机，掀起大规模的反华浪潮。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少奇一伙，与国内外阶级敌人相呼应，公开推行一整套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煽起一股“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黑风。

雨下蛤蟆叫，风来枝先摇。东留善固以吕世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做梦都想着这一天。为了加速实现他们的复辟美梦，吕世其和住在前街的两个同伙，借助这股黑风，又密谋策划出“分权”的诡计。他们串通公社那个领导干部，以“调整生产大队规模”和“便于领导”为名，不顾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反对，硬是把东留善固的前街与后街肢解为两个大队。随即，吕世其的同伙便重新钻进大队领导班子，把持了前街的党政大权。同时，在这个公社干部的包庇支持下，又把那个在整风整社时受到撤职处分的原支部书记，也强行塞进后街党支部，让他担任了大队民兵连长这一重要职务。

分权的阴谋一得逞，“四大自由”黑风越发刮得顺劲，弃农经商，投机倒把的口子也越开越大。吕世其那被资本主义熏透了的

心可乐开了花。这时候，他与同伙们那夹着的尾巴，一下子又都翘起来啦。

“喂，听说了吧，自由市场开放了，又该咱爷们自由自由啦！”“对，跑趟买卖赶个集，气死种田耨大地！”“听说这是上头来的令，看那傻妮子还有啥紧箍咒。”吕世其那伙人，简直象屎克螂闻着了屁味儿，转着遭儿地嗡嗡叫。

头些年，在吕世其和他的同伙当权的时候，吕世其就经常公开外出跑买卖，搞投机，坑人骗钱，无拘无束。近二年，党支部对生产抓得紧，邪门歪道卡得死，他这才不得不有所收敛，由明搞变为偷干。如今，他以为“上头”说话了，让市场开放，买卖自由，吕玉兰纵然喝了九江十八条河的水，也不敢管这么宽了。吕世其心里高兴，想得痛快，十个指头一齐痒痒起来。一天，他从柜橱里拿出保存多时的一瓶好酒，特意邀来几个知心伙计，同围一桌，连吃带喝，乘兴发起了酒风：“这二年，让吕玉兰闹得我好背运，走一步要遇三个坎。”“没料到，从上边下来个‘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政策，救了我的驾。这真是天随人愿呀！往后，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咱爷们还得照样吃香的、喝辣的！哈哈！”几个伙计一齐恭维：“对，天叫人死活不成，人叫人死算不能！”“来，咱们干！”

吕世其说干就干，没过几天，便从集上买来头小毛驴，开起了磨面坊。一天到晚，驴不歇蹄，磨不停转，专给自由市场搞面食的加工小麦。他明收加工费，暗中掺假使潮，把好白面取出来，除去自己吃，剩余的卖高价。没多久，他的日子就象五黄六月的死尸——又发起来了。

吕世其的骤然发达，引起村里许多议论，有人讲：“甭看他现在蹦得欢，早晚还得蹲在这上边！”也有些私心重的人，看着眼馋，手头发痒，便也跟着干起来。经这么一闹，弄得一些人对集体的心凉了，对搞个人小自由热了，赶集上店的人越来越多。广大贫

下中农看在眼里，火烧心里，气忿地说：“自由，自由，照这样下去，土地非荒了不可！”一天下午，华耀林、吕廷伟，还有吕世周，听说玉兰打外边开会回来了，他们带着一腔怒火、满腹疑云，不约而同地去反映村里的情况。

玉兰这次出门，连开会带参观，一直待了二十多天，对村里的事，很不放心。因为在家时，她就听到什么“贸易自由”的歪风邪说，也曾在党员、干部会上进行过教育，打过“防疫针”。可是，这次外出期间，又听到更多有关自由市场空前活跃的情况，不由联想起村里几个跟社会主义唱对台戏的人，心里越发觉着不踏实。她想：“自由”风这么一刮，象吕世其那种搞资本主义成性的人，说不定他们又要象脱了缰的野马，不要命地东奔西跑起来。

玉兰刚到家，三个贫农社员便找上了门。这是几年形成的老习惯了，打办铁球社那时起，共同的事业便将他们的命运紧紧连结在一起，心也紧紧贴在一处。玉兰工作中遇到困难，总是先找他们商量，取得智慧和力量，得到有力的支持；他们心里要是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也总是来找玉兰说道说道。今天，玉兰从三张严峻的面部表情里，立刻看出他们都象憋着一肚子话要说，便亲热而又关切地问：“三哥、廷伟哥，出啥事啦？”

心直口快的吕世周，不等耀林和廷伟搭腔，便愤愤地说：“嗨，别提了，简直乱套啦！黑世其买了头毛驴开磨坊，当上‘面粉公司经理’啦！这、这……”气得他话都说不成了。

廷伟接着说：“吕世其一开磨坊，有人便从他哪儿换面，炸起果子、打开烧饼，也上开自由市场了。他们还说这是‘上头’下来的新章程。俺今几个，就是想问问你这事……”

没等吕廷伟把话说完，憋了半天的华耀林红着脸说：“玉兰啊，这‘自由’风到底是打哪儿刮来的呀？要是都上自由市场搞个人自由，那么，队里的地谁种？”

听着三个贫农社员愤愤地议论，玉兰心里暗暗吃惊。虽然这

种情况已在所料，但还没估计到这么严重。她一边听，一边沉思着。耀林见玉兰半天不表态，性急地追问道：“党支部到底管不管呀？”世周也显出急躁说：“我看不跟他们干硬的，这股风刹不住！”

这三个贫农社员如此深厚的阶级感情，分明的爱憎态度，强烈的正义要求，使吕玉兰深受感动。要在前两年，玉兰准会立即把手一挥，说声“跟他们干！”马上就去找那些人算帐。可现在，别看还是那个性格直爽、作风泼辣，说干就干的吕玉兰，几年来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风风雨雨，冲洗摔打得她眼睛更明亮，腰杆更坚硬，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遇事想得更深、看得更远了。她想：这股“自由”风，党支部一定要管，不管就会脱离群众。问题是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啊！情况需弄清，策略应研究，目标咋选择？火力咋集中？复杂的斗争，需要我们有复杂的头脑，简单了不行。想到这些，她站起来说：“眼下社会上出现的这股自由风，据说确实有点来头。不过，我已经问过了县委一位领导同志，他对我说，不管这风是打哪儿刮来的，反正咱们毛主席没说过，中央文件里也没写过。只要它有害于社会主义，贫下中农不赞成，党支部就要坚决顶住它！刚才，经你们一说，我心里更有底了。”

玉兰这几句话，使三张一直绷得紧紧的面孔，一下子松展开了。世周等不得玉兰把话说完，便插嘴提议：“那就快顶吧。依我说，先杀他吕世其的威！只要刹了这个疤癩头，别人都好办。”玉兰说：“吕世其的问题是要解决，但受自由风影响的还有其他一些人。我看目前还是先从教育入手，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认识，自觉转变过来。如果教育无效，再采取行政措施。具体办法，等开支部会认真研究研究。”三个人听了，觉得还是玉兰想的周到、全面，这样管更有理、有利。

大队党支部很快作出部署，分别召开了几次党团员、干部和社员群众会。玉兰通过大会小会，向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她把平时开会听到的一些领导同志讲话，与自己掌握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用生动的具体事例，说明只有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依靠人民公社，发展集体经济，才能克服暂时困难，战胜自然灾害。同时指出，目前社会上刮起的“自由”风，是一股邪风，是与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相违背的，不管这股风来自哪里，都要坚决把它顶回去。并教育干部群众，都要坚决同投机倒把、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作斗争。党支部的宣传教育，在贫下中农中引起强烈反响，有的说：“不怕困难大，就怕人心散。只要听党的话，依靠人民公社和集体的力量，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说：“自由风不是个好东西，咱不管它从哪儿刮来，也要把它顶回去！”就连那些赶集上店搞过小自由的人，也从此洗手不干，参加了集体生产。可唯独吕世其满不在乎，小驴照样拉，车轱辘照样转。有人劝他别干了，免得弄个车扣船翻砸了锅。可他不但听，还攻击玉兰“自己穷也怕别人富”，甚至还鼓动别人继续干，由他出本钱，让人去跑腿，赚了钱对半分。毫不遮掩地剥削别人。

党支部根据群众的揭发和要求，配合市场管理部门，对吕世其大搞资本主义的活动，采取断然措施：首先强令他停止磨坊，接着没收了他的非法利润，将其一辆新自行车推到市场管理单位，以抵补偷漏的国税。

又过了些日子。一天傍黑，玉兰和世周从林场劳动回来，路过当街水井。吕世其趁机凑过去，皮笑肉不笑地说：“玉兰，嘿嘿，你把自行车给我要回来吧。”玉兰坚决地说：“要车子容易，你得把偷漏的国税补上！要不，车子不能给你！”世周朝地上唾了一口，冲吕世其说道：“不要个脸，有半点共产党员的味儿呗？还想要回车子哩！”吕世其故意装出一副可怜相，吞吞吐吐地说：“我，我没……”玉兰看他那装模作样的架式，又好气又好笑，厉声斥道：

“吕世其，不要自作聪明了！你干的事，即使能瞒过我一个人，

可瞒不过东留善固的广大群众。告诉你，不要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资本主义的道路，啥时也走不通！”说完，甩下吕世其，大踏步向前走去。这时，早有一伙放了学的孩子围来看热闹，他们接着玉兰的话音，齐声说：“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哈哈……”孩子们瞅着吕世其那副熊样儿，又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气得吕世其那张本来就黑的冬瓜脸，这时简直象个紫茄子。他恶狠狠地瞪了孩子们一眼，赶紧往家窜了。

“四大自由”在东留善固卷起的黑风恶浪，被广大群众坚决地顶回、压下去了。在这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二)

一波刚平，一浪又起。

一九六二年秋，玉兰上地委开会刚走不久，县里派来个“工作组”，说是为了渡过暂时困难，采取“权宜之计”，要搞“发展户养牲畜试点”。

当天晚上，工作组就在小学东屋里间，召开了大队干部会。除玉兰外出不在家，其他干部都参加了。会议由公社一个负责干部兼工作组组长主持。他开宗明义地讲：“这个工作组，是根据上头指示精神，来搞发展户养牲畜试点的。因为，眼下正处困难时期，依靠集体发展牲畜有困难。队里缺草少料，恐怕连现有牲畜的过冬问题都没办法解决。所以，要发展牲畜，就应该充分调动社员个人的积极性，提倡、鼓励个人买牲口，由队里分给他们饲料地。”他有意向参加会的人扫了一眼，接着放慢速度，加重了语气：“具体政策嘛，买驴一头，给地二亩；买小牛一头，给地二亩半；买大牛一头，给地三亩。户里管买、管养；队里管使、记工。这样，集体受益，社员沾光，两全其美。是当前发展牲畜的有力

措施！我们通过试点，总结经验，对今后发展牲畜有很大意义……”

工作组长讲了一大套，可是大伙发言很不热烈，对这次“试点”，都表示无声的抗议，给他个“不说好，不说赖，只顾抽烟一袋接一袋”。只有那个在家主持工作的大队长表态说：“好吧，既是上级号召，大概不会有错，俺们一定贯彻执行。”最后，工作组长又强调要求，党员、干部都得积极带头。散会了，有人一出门就嘀咕：带头，带头，不知带出来是甜头、还是苦头！

“试点”精神一传出去，便受到贫下中农的坚决反对和抵制。他们愤慨地说，真是荒年出恶鬼，怪事格外多。公开驳斥所谓发展户养牲畜的“好处”。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牲口自养”与“牲口下放”，“分饲料地”与“下放土地”，完全是从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虽说花样不同，内里实质一样，都是想把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吃掉，好恢复单干，复辟资本主义。有的还跟工作组辩论说：

“这不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吗？全村能买得起牲口的不过几户，你们这么搞，便宜少数人，坑害大多数，只能使富的更富，穷的越穷。你们这是执行的哪家路线？究竟安的是什么心哪！”

由于多数群众的强烈反对，工作组的工作很不顺利，试点也试不下去。善钻空子的吕世其，一见这个阵势，心想：夜长梦多，先下手为强。他拉起工作组这张虎皮作大旗，急忙跟队长说了声“我那小毛驴算队里啦”，便向队里要开了地。

吕世其一提出要地，立刻把群众的火点起来了。顶得最硬的是队委华耀林，他是村里有名的模范饲养员，人们称赞他爱社如家，爱畜如子。对革命，对集体，从来是一个心眼儿，毫不掺假。近二年，因为队里有困难，牲口缺料，他宁肯让自己一家人紧紧裤腰带，也要节省出点粮食，拿来喂牲口，并且还包着瞒着，不叫别人知道；饲草不足，他不顾酷暑盛夏，火热连天，宁愿自己多吃点苦，也要空里加楔儿，到地里去割，反正不让牲口受委屈。

他常这样想：牲口是队里半个家业，是肥是瘦，是壮是弱，对生产关系很大；喂好喂歹，又全在饲养员经心不经心。他不图名，不为利，只想办好人民公社，搞好集体生产，建设社会主义。

受过饥寒的人，最懂得太阳的温暖，在旧社会受过地主剥削压榨的贫苦农民，对社会主义新生活也爱得最深。华耀林永远忘不了，一九一七年发大水，黄河决口，洪水漂天，父亲用一条扁担，两只破筐，挑着他们弟兄三人，从黄河南岸郟城县逃荒到这来时的悲惨情景。是毛主席、共产党解放了他一家，拯救了他一家，是人民公社，是集体保住了他一家，养活着他一家啊！如今，他听说谁买牲口就分给谁饲料地这个“新章程”，觉着真比有人用刀子捅自己的心窝子还疼。他想：你买牲口我管不了，可谁想从队里要地，那算没门儿！

有一天，耀林正在家北河滩给牲口割草，忽然听见有人喊了声：“三哥！”抬头一看，是队长朝他走来。队长说：“三哥，黑世其把他那驴算成队里了，大队长让队里给他二亩地：一亩谷子，一亩红薯。我说，谷子队里已经割了。大队长说，那就给人家一百斤谷子，五百斤干草。你说这该咋办？”耀林直起腰来，生气地说：“他老黑又做好梦了，甭理他！”队长为难地说：“唉，大队长见了我就催，为这事给我说了好几次难听的啦。真没法儿！”耀林急了：“谁催也不沾！地是集体的，你让他找大伙说！”他强压了下心里的怒火，语重心长地又说：“我看你这个队长呀，也别太软弱了。你想想，咱们队里这地，要是让那些有钱的户，你扒一块，他扒一块，贫下中农还过不过？人民公社还办不办？你这队长还当不当？实说吧，这新章程简直要明拆集体的台，办不到！你去跟大队长说吧，我就是这话儿！”队长看和耀林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就说：“好，我再顶顶看！”

吕世其几次朝队长要饲料地，一直都没有结果，后来，听说是因为华耀林顶着，不由火冒三丈。他想：当初我的驴刚买来时，

家里没喂的，要从牲口棚弄点草，就是这个华耀林横挡竖拦不让弄；这次要地，又是他硬顶着不让队里给，真是冤家路窄！看来，不掰掉他这个“葛针尖”，我那饲料地算要不成。想到这儿，便气势汹汹地直奔十二队饲养棚。

华耀林又给牲口添完一遍草，正要拿梳子给小驴刷毛，猛听见有个人嘴里不干不净地叫骂着闯进院来。

“华耀林，你出来！”

耀林走出一看，见吕世其黑虎着脸站在当院，心里马上明白了八九，便没好气地回答：“找我干啥？”

吕世其说：“你凭啥挡着队里不给我地？”

耀林冷笑一声，正色反问道：“队里为啥给你地？是短你的，还是欠你的！”

“我买驴了！”

“你买驴给你拉磨，为你挣钱。你啥时往队里牵过，让队里使过？”

“这你管不着。给地是上头的政策！”吕世其无理狡辩地说。

耀林听他要拿“上头”压人，满腔怒火烧得更旺了，说：“啥政策？我不认得它！”

吕世其急得蹦起来：“你不认？树上挂秤砣，你算啥果木？”

“我是社员，队里的事我就要管！你戴着共产党员的帽子，拆人民公社的台，算是啥东西？”

吕世其见华耀林顶得挺硬，一句不让他，便捋胳膊挽袖，上前威胁说：“我揍你个河南毛子！”

吕世其出口骂了声“河南毛子”，更激起华耀林那不共戴天的仇恨，也更看清了吕世其的丑恶嘴脸。他清楚地记得，“河南毛子”这个浑号，本是解放前地主老财欺侮他这个“外乡人”骂出来的。解放后这些年，只听人称“三哥”，不曾再听谁叫过。今儿个，头一次又从黑世其嘴里骂出来。心想：老黑今天要打要骂的

决不是我华耀林一个人，而是对人民公社、对贫下中农的疯狂挑战！打破头不怕扇子搨，我纵然豁出这条命，也不能依他！华耀林向吕世其跨进一步，右手往胸膛一拍，有骨头有筋地说：

“黑世其，你吓唬谁？这是社会主义的天下，你小子敢怎么样！”

两个人一个张牙舞爪，气势凶凶；一个威风凛凛，不可侵犯，眼看要动手打起来。这时，一直站在旁边劝解的社员曹景义等人，实在看不上眼了，便一个箭步冲上去，把吕世其猛地一推，搽出去好几步远，厉声喝道：“吕世其！你也太霸道啦！我也不同意给你地，你怎么着！”“我也不同意！”周围的人跟着齐声喊了起来。吕世其一看这阵势，人们都向着华耀林，谁也不替他帮腔，真要动起手来，只怕下场难收。可他又不肯在众人面前显熊，于是，便使了个声东击西的脱身之计：“好，好，好，咱们说不上，我找大队长去！”边说边退着走开了。

又过两天，队长终于顶不住上边的压力，答应给吕世其二亩“饲料地”。贫下中农气得直咬牙，有的跑到公社反映，有的往县里写信告状。华耀林知道后，更是急得吃饭不香，觉睡不着。就在这时，玉兰开会回来了。她到家后，首先到十二队饲养棚去看望华耀林。耀林看见玉兰，走上前一把攥住她的手，禁不住热泪满眶，可一句话竟说不出来。此刻，这个饱经风霜的贫农社员，从心底迸发出来的丰富感情，使玉兰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贫下中农真是集体经济的顶梁柱，只有他们才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坚和主力军！她用力握着耀林那粗大的手，激动地说：“三哥，别难过，我全知道了！”耀林叹口气说：“唉，你要是在家，也许就没这出戏啦！”玉兰说：“不，三哥，光我一个人，顶得了啥事呢？咱们搞社会主义，靠的是党，是群众！我听说这次顶工作组来搞试点，你们在家就顶得很好啊！”耀林低下头说：“好虽好，可到底没顶住，还是把地给了人家。”玉兰安慰道：“三哥，你放心，天永远是

社会主义的天，地也永远是社会主义的地，谁想变也办不到！”接着，她又把听地委传达的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批判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鼓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基本精神，简要地告诉了耀林。华耀林听说中央把吕世其的黑根子给批了，高兴地自言自语：“毛主席啊毛主席！你老人家真是俺贫下中农的贴心人啊！”

随着撤走了工作组，党支部收回了被吕世其夺去的那二亩“饲料地”。刘少奇一伙在困难时期刮起的“三自一包”黑风，没有能够把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吹垮。东留善固大队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勇敢地抵制了这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坚定地阔步走在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欢快的歌声顺风四处飘荡：

……

公社是个红太阳，
社员都是向阳花。
花儿朝阳开，
花朵磨盘大，
不管风吹和雨打，
我们永远不离开她！……

第五章 社教春风

(一)

一九六四年，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场以“四清”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城乡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场伟大革命运动的兴起，犹如二月的春风，三月的喜雨，给农村带来新的温暖和希望。

四清运动的春风吹到了东留善固大队，人们喜笑颜开，一片欢腾。党支部立即向干部、群众传达贯彻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毛主席的教导，党中央的指示，如同一声惊雷，在人们心头震响：是啊，打从合作化以来，贫下中农明明看着社会主义是一条金光大道，可走起来总是磕磕绊绊，没个顺顺当当的时候。只要上面往下刮黑风，吕世其一伙人就在下面起黑浪，这种现象，不正是中央文件上说的“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吗？对于这么严重的问题，如果不制止，不解决，而让它任其发展，“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如此危险的情景，真叫人触目惊心！

“毛主席敲的警钟好哇！”老农会主任吕廷伟激动地说：“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好比腊月的大葱，叶烂根枯心儿活着，时刻都想着复辟变天。咱们贫下中农可不能睡大觉啊！”

老贫农吕天全说：“这回四清运动，咱们来它个大揭盖子底朝天，要把牛鬼蛇神全都提溜出来！”

吕世其听说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自知没少干坏事，只怕灾祸难逃，终日惶惶不安，心惊肉跳。为了准备对策，他通过亲戚朋友，四处活动，打探风声。正当这个老狐狸心慌意乱、六神无主的时候，刘少奇在河北省抚宁县搞了个“桃园经验”，把四清运动的矛头指向农村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推行一套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吕世其一听，喜出望外，谢天谢地，好象落水狗抓住了救命草似的，立刻又把咬人的牙齿露出来。他高兴地对同伙们说：这个“桃园经验”有来头。现在，咱临西县又才划归河北省。吕玉兰在河北，上边没熟人，没靠山，没人给她撑腰了。这回，要弄倒她准没问题！

毒蛇一出洞，便带出一股冷风。村里很快传出许多谣言：“这回运动，先整党后整团，整了干部整社员。谁也脱不过！”“吕玉兰往后不沾了，谁再跟着她走，谁就要倒霉！”吕世其甚至公开叫嚷：这回要豁出鱼死网破，也要跟吕玉兰见个高低！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一小撮地富反坏分子，也好像觉着出头的日子来到了，心里暗暗高兴。

东留善固的贫下中农，对那个所谓“桃园经验”和吕世其一伙散布的流言蜚语，坚决地予以抵制和批驳。他们气愤地说：“别管那里来的经，谁想整好人算不行！”有的直接找到玉兰家，让玉兰加小心，提防坏人暗算。玉兰对贫下中农这种真诚的爱护，十分感动，她坚信，有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有广大群众的支持，社会主义的天不会塌下来。

不久，大队酝酿建立贫协，吕世其一伙蹦跶得更高了。他们凭着多年的反动经验，深知贫协组织在四清运动中起重要作用。他们想，如果先把这个组织的领导权夺到手，再跟党支部斗争，便可以由隐蔽转为公开，由非法变为合法，这可是对夺取村里的

全部党政大权至关紧要的事。于是，他们便内外勾结，四处串连，加紧进行谋取贫协主任这一重要职务的活动。

在党支部研究贫协主任人选的会议上，多数支委根据群众酝酿意见，同意让一贯立场坚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老农会主任吕廷伟当候选人。但是，民兵连长——就是那个被吕世其牵着鼻子的人，早在吕世其那里领来了黑旨意，提出让他们一伙的人作候选人。声音不依着他，就投票自由选举。玉兰知道他又耍花招了。但又想：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只要党支部把贫协组织的任务、作用和候选人的条件向大家交待清楚，群众就一定能够选出自己所信任的人来。通过选举，不仅对广大群众是一次锻炼，而且还可能使跟吕世其跑的一部分人，受到教育。于是，玉兰耐心说服了其他同志，决定提两个候选人，由群众民主选举。

选举时，吕世其一伙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明拉选票，暗操会场，又玩弄了好多卑劣的把戏，可是，接连选了两次，他们还是枉费了心机。头一回，采用投豆的方式进行选举，赞成票投黄豆，反对票投黑豆。到数豆检票时，他们一看吕廷伟得的黄豆比那个人得的多，便故意用衣袖将两人分得的豆粒一扫，“哗啦”混在了一起，只好毁了另选；第二回，改用投票选举，他们把自己的孩子、老婆都拉来了，但仍然人数太悬殊，人心不可欺，吕廷伟到底光荣当选了。

复杂曲折的选举斗争，激起人们一种特殊的思想感情，大家一定要自己所选出的贫协主任讲讲话，表表态。吕廷伟随着一片掌声，“蹬蹬蹬”跨上了讲台，心情异常激动地说：“党支部信任我，贫下中农支持我，我吕廷伟坚决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好好给大伙服务！谁想让咱贫下中农离开共产党，离开社会主义，办不到！”人们对廷伟这几句有角有棱的表态，又报以热烈的掌声。

几个被吕世其一伙强拉硬拽去的人，没等到散会，早就没影

了。一直在家守着火炉坐等“好消息”的吕世其，没想到，报给他的却是劈头一瓢凉水，迎面打来一棒！

(二)

十冬腊月，北风凛冽，寒流阵阵。晚上，社员们围坐在各自的热炕头上，谈论着眼前开展的四清运动，数点着村的干部，谁是红脸的，谁是白脸的……

冬天的夜晚，大街上空荡荡，静悄悄。只是在吕世其的家门口，不时有几个黑影，象黄鼠狼似的溜进溜出。选贫协失败以后，吕世其一伙并没有甘心。他们听说干部要集中起来“洗手洗澡”了，认为夺权的时机已到，便加紧了他们的串连活动。吕世其不断把从外地打听到的运动情况，添油加醋地再传给同伙，他说：

“这回，咱们都要实打实卖把子力气。如果成了功，在座的爷们都进支部！”其中有个人羞羞答答地说：“我还不是党员哩，也能进支部？”吕世其哈哈大笑，说：“咱要掌了权，不是想让谁当党员，谁就可以当党员吗！”显然，他们已经在拼凑黑班子，作好上台的准备了。

腊月十三日，区里下来通知，让全体干部携带行李到李六寨村集中学习。并且让各队贫协代表也一起参加，帮助干部“洗手洗澡”。打这儿，运动的锣鼓敲得更响了。

在李六寨，上级安排的头一个会，是让各生产队干部和贫协代表，给大队干部提意见。但由于吕世其一伙早有预谋，从中干扰，使得会议只进行半截，便被他们搅得崩了场。同时，被吕世其牵着鼻子走的那个民兵连长，每天深夜还让人回村去给吕世其报信儿，催促吕世其抓紧再抓紧，一定要乘会上的外来干部还不了解东留善固老底的时候，赶快把大字报写出来、贴出去。

吕世其这个阴险毒辣的老狐狸，接到这个信后，咬牙切齿地

想：哼！就是鸡蛋碰石头，碰不倒她，也得甩给她一身烂黄子！随着，便找人写出了大批攻击、诬蔑党支部和吕玉兰的小字报，趁黑夜功夫，贴在李六寨街上。简直把东留善固党支部描绘得漆黑一团，对支部书记吕玉兰，更是骂了个狗血喷头。

几天过后，会议转向了面对面交锋。一天下午，召开全体大会，由县长亲自主持。人们一进会场，就看见有几个受吕世其操纵或曾因跑私商、开“荒地”被党支部批评过的人，坐在主席台附近，挤眉弄眼，传递暗号。玉兰和几个贫协代表，早把他们的鬼招看在眼里，但并不露一点声色，依然镇静自若，恳切地等待着群众提意见。因为，跟吕世其这伙人较量过多次了，别看他们的样子吓人，实际上，只不过是纸糊的老虎、泥塑的金刚，一戳就穿，一打便倒。

人到齐了，县长简要作了动员，揭发问题便开始了。只见被吕世其操纵的那几个人，几乎是同时跳起来，恶狠狠地吼道：

“吕玉兰支持林业队收割社员开荒地里的庄稼，比皇协军还厉害！”

“吕玉兰六亲不认，脱离群众，她带着民兵推走人家的自行车，简直象土匪！”

“吕玉兰只为自己出名，不顾社员死活！”

无耻的捏造加着恶毒的咒骂，劈头盖脸地朝着玉兰打过来。可是，他们究竟内心空虚，话不仗义，每个人只是空喊叫一两声，便再也没词了，不大会儿就卡了壳。这时，那个民兵连长急忙装作去厨房提水的样子，很快又把一个本村里给会上做饭的人拉来。只见那人一边朝围裙上擦着双手，一边嚷着走过来：“老少爷们，叫我先给她提点，我还正忙着做饭哩！”接着将脸往下沉，怒声怒气地说：“吕玉兰啊吕玉兰，俺省吃俭用想买处宅基，可你硬是挡着不让俺买；人家跑个买卖，你又推车子又罚税；社员加班开点小片荒，你也要收了栽上树。有你这样当干部的噢！嗯？你真比地

主富农还厉害呀！”他正象学生背书似地说着，下边早有人“哧哧”笑出了声。人们觉得吕世其这伙人，实在是鬼迷心窍，蠢得可笑，与其说是来揭发吕玉兰，不如说是他们自我暴露更恰当。

正在人们议论之中，忽然又一个脑袋从人堆里钻出来，高喊一声“县长！——”大家立刻安静下来，定睛一看，原来是“竞选”贫协主任被淘汰下来的那个人，只见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条，结结巴巴地说：“县长，这是群众给吕玉兰提的意见。你仔细看看吧。”县长接过来一看，先是莫名其妙，继而“噗哧”笑了，说：“什么杏仁三钱，桔皮半两？我又不开中药铺，给我个药单子干什么？”人们一听，禁不住哄堂大笑起来。笑得那个递条子的人满面尴尬，手忙脚乱，混身乱摸，却啥也找不到。原来，条子是吕世其在家操纵写的，这个人不识字，临来时拿错了。真是荒唐出笑话，捣鬼漏洞多。那个民兵连长见此情景，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心里骂道：“净他妈的窝囊废！”

这时，年轻的党支部书记吕玉兰腾地站了起来，她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揭露民兵连长和幕后操纵者吕世其，长期以来内外勾结，狼狈为奸，分裂党支部，破坏集体经济，大搞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活动。她义正词严，话如刀锋，揭得民兵连长目瞪口呆，额上沁出汗珠来。玉兰讲完，群众也纷纷向民兵连长提出质问：

“三年困难时期，你倒卖自行车、布票，贩运牲口。你敢说没这事？”

“一九六二年，你依仗职权，领头在集体耕地上开荒，破坏集体经济，瞒不了人吧？”

“一九六三年秋后，你鼓动、支持生产队私分棉花。你说，你从中捞了多少？”

“你一贯吃请受贿，破坏党的政策。就说给不够结婚年龄的人开登记介绍信吧，你私自开过多少？”

人们正提得热闹，忽然，一个人吵吵嚷嚷地闯进了会场。大家一看，是残废军人倪修礼从村里赶来了。只见他满面怒气，胳膊窝里夹着一大卷大字报，边走边嚷：“奶奶的！今个儿，我非跟他们拚了不可！”倪修礼的突然出现，使会场上的人一下子都楞了神，有的小声议论：“怎么半路里又杀出来个程咬金？”“哼，还不是他那炮捻子又让人家给点着了，到这里来放炮的！”“别吵，别吵，听他放什么吧！”倪修礼将带来的大字报往桌子上猛地一摔，说：“大伙知道，我这个人脾气不好，是个炮筒子、炸药包儿，见不得半点火星儿。前几年吕世其他他们就利用我这一点儿，光在我面前买好，说玉兰的坏话，什么玉兰看不起我这个老革命啦，对残废军人不照顾啦，还说每次发放救济款，都是玉兰不让给我，是他们硬顶着才照顾我的。他们的邪风吹得我晕头转向，也分不清好赖人了，便跟着他们乱起哄，和玉兰闹过不去。可人家玉兰对我一点也不见怪，不记恨，还是照样团结我，帮助我，说心里话，对玉兰我是真服了。后来，我把憋在肚子里的话跟玉兰一亮，嗨，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全是他们捣的鬼！现在，我可明白了，吕世其这一伙，简直是头上长疮，脚心里流脓，坏透啦！奶奶的，今个儿，我这炮可要正经往外放一放，非炸他们个红葫芦血瓢不可。”接着，他又象放机关枪一样，把吕世其一伙拉拢小集团，阴一套阳一套，颠倒是非、挑拨离间，诬告党支部，陷害吕玉兰，阴谋夺权的罪恶勾当，一盘一碗都给他们端了出来，他一口气揭发了吕世其一伙五十七条罪状。人们对倪修礼这突如其来的革命行动，真是又惊又喜，止不住一个劲地拍手叫好。原来，上次整风整社以后，倪修礼受到教育，吕玉兰同志认为他是打过仗，流过血的老革命，处处尊敬他，团结他，正确对待他。在玉兰的亲切关怀和耐心帮助下，早已觉悟过来，坚定地站在贫下中农一边，和吕世其一伙从思想上划清了界限。可是，吕世其一伙不知底细，这两天在家又向修礼煽风点火，不料，他们这次点起的火，一下子全烧到了自己身上。

揭发大会一直进行到黄昏。至此，上级党委从会内会外、大字报和小字报所揭发、暴露出来的问题中，对东留善固大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真相，得到一个基本的认识。主持会议的县长当场表态：坚决支持大队党支部，坚决支持贫下中农和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并高度赞扬吕玉兰同志是党的好干部。县长对东留善固阶级斗争所表示的鲜明态度，使许多人感动得流出了眼泪。

第二天，根据揭发出来的大量材料，县工作组领导研究决定，当众宣布停了那个民兵连长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李六寨会议上，吕世其一伙实指望一下子搞垮党支部，弄倒吕玉兰，夺取东留善固的大权，他们万万没有估计到，临西县虽然由山东划给了河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着全国，山东省的领导支持吕玉兰搞社会主义，河北省的领导还是支持吕玉兰。结果，又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如毛主席所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三)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一九六五年一月，由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党中央批发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传下来了。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毛主席严厉批判了刘少奇那个形“左”而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戳穿“桃园经验”的鬼画皮，排除了刘少奇对前段运动的干扰。明确地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如同一声惊雷，震慑了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给了社会上一些小撮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复辟势力以致命打击！

《二十三条》象一把冲天的火炬，照亮了千千万万人民的心，照亮了社会主义的远大前程……。

吕玉兰双手捧着《二十三条》，激动得眼泪夺眶流淌，心底的话语一下子冲出嗓子眼：毛主席啊毛主席，俺革命人民一天也离不开您呀！您老人家的话，就象是对着俺东留善固说的一样啊！有您老人家撑腰，贫下中农一定能取得四清运动的彻底胜利！她一句句仔细读，一字字认真想，读到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不禁感触万端，心潮难抑，马上在这句话下面，重重地画上了一道夺目的红线！

正当党支部向群众深入贯彻《二十三条》的时候，又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了——中共邢台地委派来了四清工作队，进驻东留善固前、后街两个大队。顿时，这个地处偏僻的村庄沸腾起来，欢迎的人群挤在街头，歌声震天动地：

工作队，下乡来，
贫下中农笑颜开……

工作队进村后，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大讲《二十三条》，深入发动群众。中共临西县委的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向干部、群众宣讲《二十三条》。当讲到“运动的性质”一节时，人们随着这位领导同志的传达和讲解，不时发出自己的感慨和议论：

“重点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话真是说到骨子里去啦！咱们搞社会主义，就是他们在挡道！”

“对！这些人身上挂着共产党的牌子，手里抓着一部分权力，要搞资本主义可容易着呢！”

“听，他们上下还连着一条线哩！怪不得上边一刮风，下边就起浪呢！”

“是啊，咱们毛主席真是把问题看透啦！四清运动不这样搞，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和群众坐在一起的吕玉兰，一边听着讲解，一边也在思索，几年来在东留善固出现的斗争风云，又一幕一幕地迅速从她心头闪过：

是啊，东留善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激烈斗争的事实，完全证实了这些问题。当年成社时为什么在这里迟迟办不起来？群众为改造荒沙搞植树造林，为什么却有人要毁掉它？困难时期，为什么“三自一包”、弃农经商、投机倒把等资本主义活动能够横行？吕天祥、“二诸葛”那号人，为什么会拥护他们？他们为了夺权，硬把东留善固分割成两个大队，要不是公社里有人支持，能分开吗？这上上下下确实象有一根无形的线在串连着，这些问题，从前自己好象也曾想过，可总想不通，弄不明白。如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深刻地揭示了这场斗争的实质，提出了运动应该打击的重点，规定了各项基本政策，使夺取这场运动的胜利有了可靠保证。《二十三条》一下子打开了玉兰思想上的天窗，使她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她深切地感到，一场革命的风暴便要从此兴起，这场风暴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无情地冲刷东留善固大队的资本主义污垢，必将引起东留善固的巨变。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让革命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经过反复地宣传贯彻，《二十三条》很快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二十三条》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员令，以它无比的威力，使那些关心东留善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途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自动地仨一伙、俩一堆地聚集在一起，热烈谈论着自己的认识和感受。

“有了《二十三条》，咱算是有了主心骨啦！”

“依你看，咱村谁是重点？”

“瞎！那还用说。‘东霸天’一伙呗！”

“嗯，不大离儿。这回，他们可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啦！”

大军压境，战鼓齐鸣，四面楚歌，形势逼人。老奸巨滑的吕世其不由连连叫苦：“唉，完了，完了！”怎么办？他咬牙切齿地又想，哼！小鸡临死腿还蹬三蹬呢！他偷偷找到同伙，给他们定出个对抗运动的“约法三章”：一要沉住气；二是不认帐；三不许咬自己人。还假惺惺地抛出个定心丸：运动是一阵风，过后再出头！

革命洪流滚滚向前，摧枯拉朽势不可挡。随着《二十三条》逐步深入人心，人们的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吕世其是东留善固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根子，总后台！不打倒吕世其，这里的社会主义事业，便不能顺利地进行和发展。现在，到跟他算总帐的时候了！长期压在人们心底的愤怒，终于象火山一样突然爆发了。街上贴满了揭发、批判吕世其及其同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大字报。一场围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民战争打响了！吕世其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陷进了革命群众运动的汪洋大海，走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审判台。

揪出“东霸天”，人们笑开颜。工作队根据群众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和强烈要求，决定对吕世其进行公开批斗。人民开心之日，就是反动派难受之时。听说开大会斗争吕世其，人们简直象土改时斗地主、恶霸那样开心，打心眼里觉得扬眉吐气。东留善固前、后街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象潮水一般涌向会场，连邻近村里一些群众也闻讯赶来观看。广大群众义愤填膺，怒冲霄汉，一个个争着抢着奔上台去，同吕世其算开了总帐：

——共产党员、老干部王守增，张青云，愤怒揭发吕世其在当支书时，依仗职权，吃喝嫖赌，贪污浪费，违法乱纪，任意践踏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被撤职后，继续操纵个别干部，拉山头，搞小集团，分裂破坏新党支部，打击迫害革命干部，以及伙同支部个别人，内外勾结，投机倒把，破坏国家和集体经济，大搞资本主义活动的罪行；

——老贫农吕天全、李金友揭发吕世其在土改后至合作化期间，连续四年零五个月，先后雇长工三人，短工两人，残酷剥削贫下中农，过着寄生虫生活的罪行；

——共产党员孙大琴，愤怒控诉“东霸天”吕世其一贯骄横跋扈，打骂群众，无理逼迫、拆散社员吕天起一家的罪行；

——居住前街的老党员杨宗振揭发控诉吕世其于一九六〇年，怎样上窜下跳，密谋肢解前后街，操纵下台干部重新掌权，造成前街资本主义严重泛滥的罪行；

——原来受吕世其蒙蔽的人，提高觉悟后，也站出来反戈一击了。他们愤怒揭发吕世其在四清运动中，秘密成立地下黑支部，阴谋打倒吕玉兰，乘机夺取村里大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揭发有理有据，控诉悲愤激昂。事实俱在，铁证如山。站在台上一角的吕世其，象树上掉下来的烂柿子一样瘫在那里。台下不断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口号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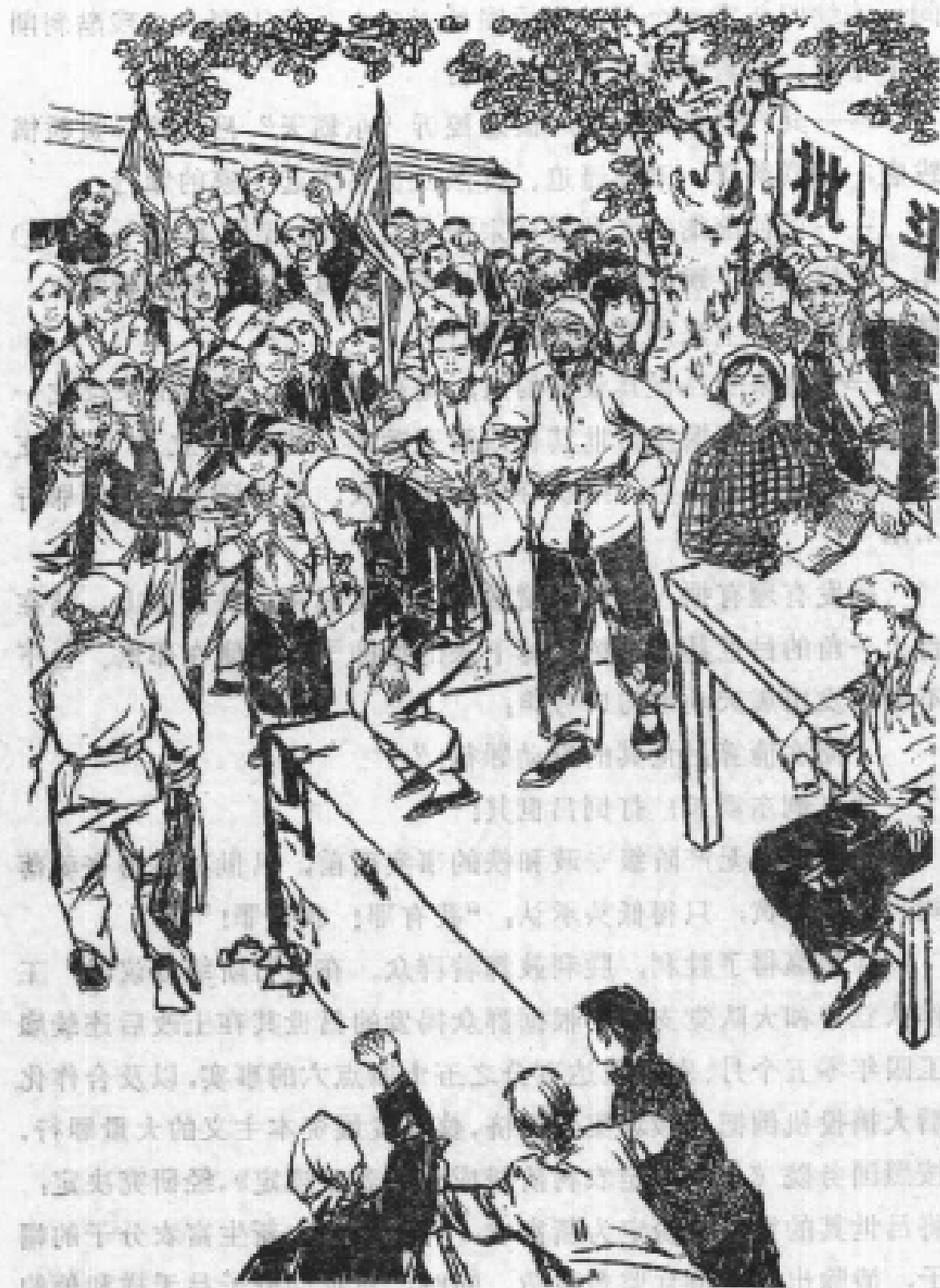
“彻底清算吕世其的反动罪行！”

“打倒东霸天！打倒吕世其！”

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铁的事实面前，吕世其吓得丧魂落魄，脸色蜡黄，只得低头承认：“我有罪！我有罪！”

斗争赢得了胜利，胜利鼓舞着群众。在进行阶级复议时，工作队党委和大队党支部，根据群众揭发的吕世其在土改后连续雇工四年零五个月、剥削量达百分之五十四点六的事实，以及合作化后大搞投机倒把，破坏集体经济，疯狂发展资本主义的大量罪行，按照国务院《关于划定农村阶级成分的若干规定》，经研究决定：将吕世其的家庭成份定为新富农，并给他戴上新生富农分子的帽子，清除出党交群众监督改造。同时，对反动分子吕天祥和他的老婆“二诸葛”也进行了彻底清算。广大群众愤怒揭发吕天祥夫妇土改前连续三年雇工，剥削严重，土改时，本应划为富农，但由

批斗会



于他们施用美人计拉拢腐蚀土改干部，受到包庇，才被定为中农。以及合作化后，他俩一贯仇视社会主义，与吕世其一伙相勾结，大搞资本主义的许多罪行，经过群众讨论、算帐和三榜定案，将其定为“漏划富农”，并给他们戴上帽子，实行群众专政。对于伙同吕世其办了许多坏事，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也根据党的政策和本人悔改表现，分别作了适当处理。那个被吕世其一直牵着鼻子走的干部，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除了祸害，人心大快。群众热烈高呼：“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六年六月，随着革命和生产形势的发展，在广大群众强烈要求下，东留善固前街与后街，重新合并成一个大队。吕玉兰再次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

社会主义阳光普照东留善固大地，毛泽东思想的雨露滋润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社员群众的心田。伟大的四清运动，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蔚然成风，批判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地变化。过去，谁要热爱集体，一心搞社会主义，有人就会讽刺地说他们是“傻子”，“傻妮子”、“傻小子”。如“傻玉兰”、“傻耀林”、“傻修礼”等等。大家回顾村里十几年来的斗争历史，认识到，正是吕玉兰、华耀林这样的所谓“傻子”和贫下中农站在一起，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正是吕世其一伙“精猴儿”，跟地主、富农勾结在一起，变着法儿要复辟资本主义。人们进一步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线。社会主义的“傻子”，在东留善固成了一种非常光荣的称号，人们争当这样的大“傻子”；而热衷于搞资本主义的“小精人”，名声愈来愈臭了。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新人新事不断涌现，许多社员被誉为社会主义的“老愚公”、“红大娘”、“红大嫂”、“铁姑娘”、“铁汉子”、“红孩子”。贫下中农高兴地说，这真是“毛泽东思想威力大，四清带来大变

化”呀！

在毛泽东思想和《二十三条》的光辉照耀下，党支部带领广大社员群众，在积极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自始至终坚持抓好生产，努力夺取政治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双胜利。在毛主席发出的“农业学大寨”号召鼓舞下，他们树雄心，立壮志，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决心要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东留善固的生产面貌。首先将全村所有土地，因地制宜，全面规划，建设方田，合理布局，重新安排东留善固的大地。他们按照这个崭新的规划，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搬沙丘，填沟壑，打井开渠，平整土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生产搞得热气腾腾。这一年，全村打机井十二眼，平整土地一千五百亩，动土十五万方，修田间小公路十三条，长达四十里。同时，还造林五百多亩，植树八万多棵。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战，便在农业生产上打了个翻身仗，全大队在一九六五年粮食自给的基础上，一九六六年一跃跨上了《纲要》，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余粮十万斤，并集体储备十四万斤。

秋高气爽，晴空万里，红旗漫卷，人声鼎沸。在一片锣鼓声中，送粮车队象一条长龙似的，踏上通往公社驻地的大道上。人们唱啊，跳啊！热烈欢呼四清运动的伟大成果，纵情歌唱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真是：

社教春风心窝里刮，
社员脸上笑开了花；
批臭了“老黑”、“二诸葛”，
人人分清了“精”与“傻”。

社教春风催新芽，
东留善固盛开大寨花；
根深叶茂向太阳，
风吹浪打花越发。

第六章 烈火熊熊

(一)

一九六六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伟气魄，亲自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对这场政治大革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一开始，他就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围剿革命群众，妄图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东留善固的阶级敌人和刘少奇一脉相承，吕世其一伙对群众的革命行动也恶毒地进行攻击。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吹响了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斗号角，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东留善固和全国一样，广大党员、干部、革命群众，热烈欢呼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热烈欢呼《十六条》的发表。村里贴满了红绿大字标语和大字报，男女老少，敲锣打鼓上街游行，鞭炮声，口号声，响成一片，欢腾的场面格外动人。

那些日子里，人们在家庭院落，在田间地头，都认真地学习中央文件。大家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认真地进行讨论。一天晚上，大队办公室里挤满了大队、生产队和各群众组织的干部。会上，吕玉兰向大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她说：“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关系到我们党变不变修，国变不变色的政治大革命。我们应以什么样的姿态投入这场运动？”

话音刚落，一个人马上回答：“我说。”人们扭头一看，发言的是大队贫协副主任马春会。马春会是四清运动中培养起来的新干部，有朝气，遇事好动脑子，说起话来不多，但干脆利落。他说：“我们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敢’字当头，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刘少奇推行的那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害怕群众，镇压群众。我们要分清两条路线，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冲垮，让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

老主任吕廷伟接着话茬说：“春会说得对。紧跟毛主席，就是要发动群众。群众起来，事情就好办了。土改那阵，把贫下中农发动起来，斗垮了地主；合作化时期，又依靠贫下中农办起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四清……都是按毛主席的教导，发动群众搞起来的。中央文件上讲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在这方面，咱丝毫也不能含糊。”

听着贫协这新、老两个主任的发言，有的连连点头；有的大口大口地抽着烟沉思着。

廷伟说完，忽一下倪修礼站了起来。修礼心直口快，头脑里有什么想法，马上就说出来。他说：“发动群众要放手，要看这个手怎么个放法。放开手，可不能让吕世其一伙钻了空子，乘机捣乱。”

有人接着说：“现在和过去不同了。前些年，吕世其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来了运动，可以接过革命的口号，进行干扰破坏。现在，他现了原形，都知道他是富农分子，象水缸里的王八，兴不了风，作不起浪，怕他干啥？”

玉兰说：“真理在我们手里，群众在我们一边，对吕世其我们向来就不怕。但是，在思想上不能麻痹。阶级敌人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一定会进行垂死的挣扎。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充分地发动群众。让群众起来，一方面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也能及时揭露。”

干部觉悟高，群众好发动。学习了中央文件，马春会等一伙朝气蓬勃的青年人马上组织起红卫兵组织。很多中年人、老年人也积极投入到红卫兵的战斗行列，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村里的阶级斗争盖子，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事隔不久，真的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让玉兰作为贫下中农代表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干部们说：“这是个好机会，玉兰这回去了，要把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带回来，要把外地搞文化大革命的好经验带回来。”贫下中农说：“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汇报好咱村这些年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还要表表咱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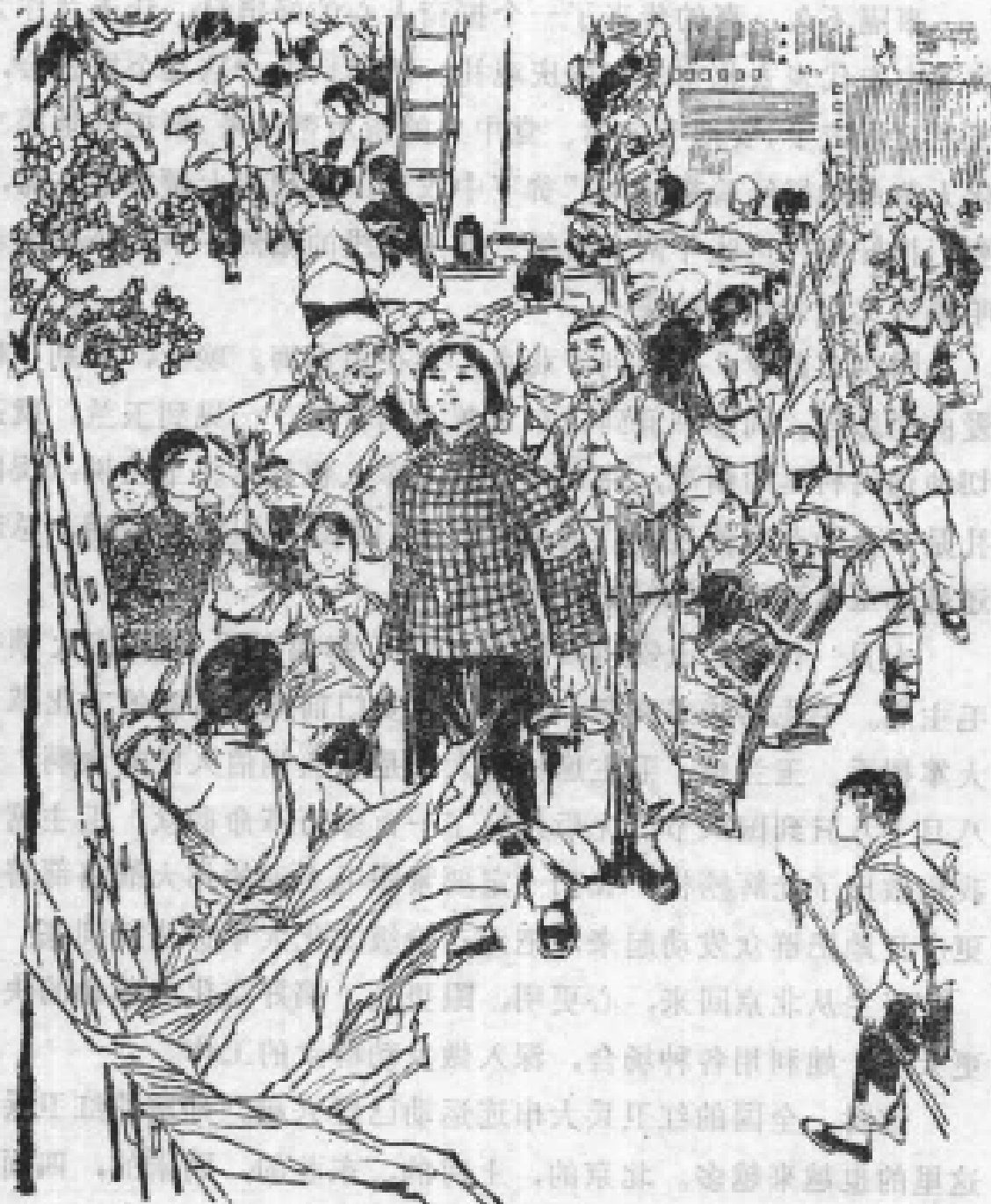
国庆节前夕，玉兰到了北京，住在中南海。晚上，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看到过东留善固的材料，一见到玉兰，就亲切地询问村里的情况，特别问到残废军人倪修礼。玉兰说：“倪修礼是一个为革命流过血的老同志，我们团结得很好。”最后，总理还鼓励玉兰要带头搞好文化大革命。

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玉兰又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神采奕奕，频频向天安门前欢声雷动的文化革命大军招手。玉兰想，毛主席他老人家是多么相信人民群众啊！从八月十八日到国庆节，先后接见了一百多万革命群众。毛主席为我们做出了光辉榜样，我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更广泛地把群众发动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玉兰从北京回来，心更明，眼更亮，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决心更大了。她利用各种场合，深入做发动群众的工作。

这时，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连运动已经兴起。外地的红卫兵来这里的也越来越多。北京的，上海的，东北的，西南的，四面八方，人来人往，每天都有上千人。玉兰想，红卫兵来串连，这是发动群众的好机会，一定要把红卫兵接待好。毛主席支持红卫兵，贫下中农热爱红卫兵。社员们家家腾新房，户户做饭菜，象当年

第一會合音正，刊文央中丁巳年，一處遠，一處海，高對步維十
 人心善，人甲中逢新，地世只且送設境於十人，十善的發基，功博
 里神能，發微亦且熱潮，實中，世計中，治曲身且以換人好想得也
 現然喜慶得村區區，正當爭中，張高的
 成，



接待子弟兵一样，接待来自天南海北的革命小将。

小将们革命热情高，来到村里，又是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又是宣传中央文件，又是传播外地搞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干部、社员很受鼓舞。小将们也虚心好学。他们在报纸上、广播里，看到或听到过东留善固的先进事迹，进村就找吕玉兰，找贫下中农座谈。为了和更多的小将见面，大队在村西头搭起一个临时会场，每天晚上，点起明亮的灯火，吕玉兰、王守增、倪修礼等几个同志跟红卫兵一起学习中央文件，并联系实际讲村里的两条路线斗争史，小将们听了都很受教育。一次，玉兰讲完以后，几个小将围上去，天真地握着玉兰的手说：“你们的斗争事迹太感动了，你们的斗争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要发扬这种精神。”

为了把运动引向深入，玉兰带头写引火烧身的大字报，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带头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揭发地、县委执行的错误路线。在玉兰同志的带动下，红卫兵小将，贫下中农都积极行动起来。男女老少，人人上阵，个个参战。能说的，发言批判；能写的，大字报揭发。会场上，群情激昂；街头上，大字报满墙。场场批判会，篇篇大字报，把斗争矛头都对准了牛鬼蛇神的总后台刘少奇，对准了东留善固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头子吕世其。

过去，吕世其总有幻想，他认为运动来了一阵风，风头过后还会有“出头”之日。这次，与往常大不一样，群众发动得特别充分，运动来势也特别猛，吕世其感到大有灭顶之灾，整天象掉了魂一样，嘟囔着：完了，完了。

(二)

阶级斗争的规律告诉我们：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

当形势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会暂时地隐蔽一下，一旦有机可乘，还会跳出来表演。

一九六六年入冬以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蓬勃发展的时候，卖国贼林彪伙同江青一伙，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社会上煽起一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妖风。风头一到，东留善固的阶级敌人就蠢蠢欲动了。富农分子吕天祥的儿子从天津回来，在他反动老子的指使下，到处煽风点火。说什么“东留善固的四清和桃园一样，是假四清，真复辟。”扬言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四清的案翻过来。吕世其听了这话，象喝了还魂汤，马上又活动起来。他想，只要把批“桃园经”的口号接过来，就能把水搅混。否定了四清成果，我吕世其就会重新抬起头来。可是，当他想起过去碰得头破血流的历史教训，又使他胆战心惊。合作化时，头一个斗争回合就败了阵。整风夺权，阴谋又没得逞。四清时，按“桃园经”刚刚拚凑起一个黑支部，《二十三条》一下来，复辟的美梦又成了泡影。件件事总是违心愿，场场斗争也总是痛挨棒子打。吕世其想，这次要搞翻案，必须更加隐蔽些。于是，他和富农分子吕天祥串通一气，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一股翻四清案的妖风就刮起来了。

不几天，大街上出现了一张大字报，歪歪斜斜地写着“东留善固的四清是按‘桃园经’搞的，错整了好干部……。”

贫下中农一看这张大字报，个个火冒三丈。老贫农吕天全说：“这是谁写的，净胡说，拉出来给他辩论辩论。”大家仔细一看，大字报上没敢写真实姓名，只含含糊糊地写着“革命群众”四个字。

“什么革命群众，明明是吕世其一伙要搞翻案。”

“老黑这家伙可真狠毒，想反咬一口，否定四清成果。”……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

当天晚上，马春会、张桂良等几个文革和贫协的负责人集合到张青云家，大伙围着一盏油灯，分析村里的斗争形势。桂良从

衣兜里掏出两张条子，递给春会。一张上面写着“吕世其不是当权派，斗争矛头应对准台上的干部……。”另一张上写着：“东留善固是面假红旗”，并直接造谣攻击了吕玉兰和党支部的其他成员。

张青云气得嘴唇打颤，半天说不上话来。春会说：“看来敌人跳出来捣乱了。最近几天，不光吕世其有些反常，四清中下台的另外几个人也很反常。”

桂良说：“前几天还有人见吕世其的老婆掂着东西，到一个青年家去了呢。”

春会沉思了一会，放重语气说：“这些迹象都说明吕世其一伙正在拉人、造谣。要把水搅混，搞翻案，进行反扑！”

青云握着拳头说：“他反扑，我们就要回击！”

进入一九六七年，东留善固的斗争更加激烈了。那个被吕世其拉拢的青年，因为缺乏阶级斗争经验，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转了向，公开声明，脱离红卫兵组织，另成立一个“战斗队”。

“战斗队”的旗子一打出来，吕世其一伙欢喜若狂。他们知道黑支部的人名声已臭，打不了阵头旗，这回让那个青年出面闹腾，能说出自己想说而不敢公开说的话，能做出自己想做而不敢公开做的事。

吕世其一伙为了达到他们翻案复辟的目的，扮演了教唆犯的角色，对战斗队的几个青年，又是吹，又是拍。说他们是“真正的革命派”“勇敢的造反派”。吕天祥则公开鼓动那个青年去北京告状，并说：“你们去吧，路费由我出。”

那个青年是个炮筒子脾气，吕世其一伙这么给他一装药，就闹开了。什么“东留善固的四清有问题”啦，什么“红旗是假的”啦，又是在会上吵，又是张贴大字报。

东留善固的四清是真的，还是假的？东留善固的贫下中农最清楚。有人硬把真的说成假的，把好的说成是坏的，对于这种颠

倒是非的说法，贫下中农都非常气愤。吕天全、马春会、张桂良等贫协代表说：“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要辩论清楚。”

一天上午，辩论会在村中间的一个场院里召开，锣鼓一敲，男女老少都赶来参加。张桂良走上前去问闹翻案的人：“《二十三条》是不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

他们不敢说不是。

“我们村的四清是按什么搞的？”张桂良接着追问。

还没等对方答出话来，群众异口同声地回答：“按二十三条。”

闹翻案的人发火了，红着脸说：“按《二十三条》搞的，也有‘桃园经’的流毒。”

马春会说：“刘少奇搞的‘桃园经’，推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保护走资派。我们东留善固的四清运动，按照《二十三条》，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走资派。挖出了以吕世其为头子的黑支部，这能说方向不对？贫下中农谁不说四清运动好得很，只有吕世其、吕天祥，那些家伙才咬牙切齿地恨四清，骂四清。”

群众连声高呼：“坚决保卫四清运动的成果！”“只许革命派造反，不许地富反坏分子翻案！”

接着，会场散发了传单——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保卫四清成果的通知。

这一场辩论会，虽然开的时间不长，但贫下中农都觉得很解气。大家说，这样的辩论会，以后还得多开，通过大辩论，把错误的言论驳倒，把吕世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阴谋戳穿。

吕世其一伙看到翻四清案的辩论失败了，感到很丧气。但他们的贼心还不死，接着又要了一个阴谋，在群众中散布：真革命，假革命，要看敢不敢狠斗当权派。不敢斗台上的干部就是“老保”。这话真的迷惑了一些人。战斗队的几个人说：“咱们辩论不过他们，就斗大队的干部。谁要不叫斗，就把‘老保’的帽子给他扣上。”

富农分子吕天祥的老婆“二诸葛”听说斗大队干部，笑得瞎眼挤成了一道缝。她想，这回借战斗队的一把劲，准能出口气。她乐得手舞足蹈象巫婆跳神似的，一会叫她孩子写翻案书，说吕玉兰给他错戴了富农分子的帽子；一会又骂她老头子吕天祥是软鼻涕，不敢跳出来大闹。好家伙，真象天要翻过来似的。

一天上午，战斗队召开了批判大队干部会。对这个会，群众议论纷纷。有的说：“咱不参加。”有的说：“去看看，看他们是真的帮助干部改正缺点错误，还是为吕世其一伙翻案。”会议在一片喧闹声中开始了。当吕玉兰、王守增、倪修礼等几个大队干部在会场上出现时，人们马上静了下来。主持会的人翻来复去的动员群众发言，可是发言的却寥寥无几。这时躲在墙根下的吕天祥站了起来。心想，这是个公开翻案的好机会，于是他象虾米似的罗锅着腰，从人缝里往前台钻去。群众一看吕天祥出场，立即有人高声喊道：“富农分子吕天祥滚出去！”这时，吕玉兰义正辞严地说：“贫下中农提意见我们欢迎，可不允许阶级敌人乘机搞翻案！”

“打倒富农分子吕天祥！”

“不许阶级敌人翻案！”

怒不可遏的口号声震动着整个会场。吕天祥一看阵势不妙，象过街的老鼠，赶紧跑走了。

轰走吕天祥，主持会的人思想有些紧张了，赶紧把吕世其一伙提供的“材料”念了一遍。贫下中农听了非常气愤，走上去要和他们辩理，他们理屈心虚，马上宣布：散会，散会。

贫下中农谈论起这场会，又是笑，又是气。笑的是，吕天祥出场象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气的是吕世其、吕天祥这些富农分子想翻天，有的人竟按阶级敌人的腔调造谣诬蔑革命干部。

直性的倪修礼，再也憋不住了。他找到玉兰说：“我不要老命了，我要跟他们拚！我已经准备好了砖头，他们要再胡说八道，我就砸！”

玉兰说，“不能那么想，更不能那么办。战斗队的几个青年是站在前台表演的，幕后指挥的是吕世其一伙，我们要直接和几个青年人干起来，那正中吕世其一伙的奸计。”

“那么任他们去胡说八道？”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只要我们相信群众，错误的东西在东留善固成不了气候。”

那些天，玉兰一个干部一个干部地做思想工作。为了影响大家，她带头做出样子。白天，同往常一样和社员一起下地参加劳动。休息时，给社员读报纸，讲文件，鼓励群众，坚持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开会的时候，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认真地作自我批评。晚上，她认真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边学习边分析村里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她想，吕天祥公开跳出来要翻案，吕世其一伙又抛出他过去编造的“罪状”，来势汹汹，看来阶级斗争必然还有一场激烈的搏斗。

到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东留善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进入了短兵相接的阶段。吕世其一伙策划着让几个青年出头夺权，由于贫下中农坚持斗争，没有夺成。

后来，他们又接过叛徒江青“文攻武卫”的口号，准备挑起武斗。一个地主分子拿出一把刀子，送给一个青年人，要借刀杀人。他们还策划用“一〇五九”毒药，把革命干部害死。

在这严重的时刻，吕玉兰给敬爱的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汇报了村里阶级斗争的复杂情况。不多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支左”的指示，开到东留善固。解放军进村后，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很快弄清了东留善固阶级斗争的真实情况，旗帜鲜明地站在广大革命群众一边，吕世其一伙看到形势对他们不利，脑袋马上耷拉下来了。

(三)

军民团结，共同战斗，东留善固的形势发展很快。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教导，很快实现了革命大联合。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按照革命三结合的原则建立起大队革委会。吕玉兰同志站出来革命，受到群众的拥护，当选为大队革委会主任。老干部王守增、张青云、贾俊刚，新干部马春会、杨建文等都选进了新的领导班子。

为了巩固革命的三结合，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革委会成立以后，突出地抓了革命大批判。大家把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刘少奇和吕世其一伙资本主义复辟势力串在一起批。贫下中农说：“过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什么老是受干扰？就是因为中央有刘少奇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大队的吕世其搞资本主义为什么那样疯狂？就是因为上头有刘少奇这个黑后台为他撑腰，为他壮胆。”革命群众在大字报上写道：

刘少奇，吕世其，
都是一样的坏东西。
他们念的资本主义经，
上行下效搞复辟。
妄图叫咱再吃二遍苦，
贫下中农决不依！

老贫农吕天全，在旧社会给地主打短工，扛长活，做了半辈子牛马。他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对吕世其破坏社会主义，充满仇恨。在批判会上，吕老汉声泪俱下，控诉刘少奇、吕世其的反革命罪行。

他说：“解放后，毛主席指引咱走社会主义阳关大道，刘少奇反党反社会主义，要发展富农经济。吕世其紧跟他黑主子屁股转，千方百计地破坏合作化运动。刘少奇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吕世其开荒地，搞单干，做生意，大搞投机倒把。四清时，刘少奇抛出个‘桃园经’，吕世其马上组织起黑支部，妄图夺权复辟。他们是一样狼心狗肺的坏东西，要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叫他们掌了权，我们贫下中农还会象旧社会那样做牛做马。”

贫下中农都有一本血泪帐。一提旧社会，个个象揪心一样。那个上了当的青年，也受了触动，两眼啪达啪达地流下了眼泪。

玉兰对大家说：“在工人阶级内部，在贫下中农之间，我们都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只有刘少奇和吕世其这些搞资本主义的人，才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贫下中农，革命群众团结起来，把炮口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狠批，猛斗，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江山！”

通过批判刘少奇、吕世其，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对于个别人，大队党支部又过细地做了思想工作。

一天，玉兰亲自找到那个受吕世其一伙蒙蔽的青年，对他说：“你是贫下中农的后代，是热爱社会主义的。因为年轻，缺乏阶级斗争经验，前段虽然做了一些错事，大家认为，你是上了阶级敌人的当。”几句话，说得那个青年心里热乎乎的，表示一定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

可是，没过几天，他又变了卦，话不说了，错不认了。是什么原因呢？玉兰要再去找他谈谈心。这时，有人反对说：“往嘴里抹蜜他不吃，还想咬指头。有空还玩一会哩，何必给他去磨牙！”

玉兰说：“摸不准脉搏，治不了病。做人的工作，不能急躁，要允许人家思想有反复，关键是要把反复的原因弄清楚。咱们村里的阶级斗争复杂，说不定又有人在背后插黑手。”

经过了解，果然不出所料。一天上午，那个青年去地里干活，

一个在四清中被开除党籍的下台干部，看到周围没有人，便装着拉近乎，对那个青年说：“吕玉兰的报复性可强着哩。叫她还过手来，会把你打成小反革命，看着吧，你的下场也不一定比我好。”

那个青年一听这话，刚解开的疙瘩，又扭成了扣。他本来想把自己上当受骗过程讲出来，那个下台干部这么一挑拨，对玉兰给他说的话，又怀疑起来。玉兰摸清了他的思想顾虑以后，和其他几个干部一起再一次去找他谈心，并帮助他学习毛主席关于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指示，共同分析村里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情况，启发他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给吕世其一伙划清界限。并明确表示，革委会对任何群众绝不打击报复。

春风吹过，能融化坚实的冰块；细致的思想工作能转变人的思想认识。一天，那个青年在学习班里终于站起来发了言。他越说越激动，象布袋倒豆子似的，一五一十地把上当受骗的过程讲了个清清楚楚。吕世其的老婆送礼，吕天祥的阴谋，在“四清”运动中下台干部的圈套……，都一锅端了出来。人们一下子把仇恨集中到阶级敌人身上去了。大家气愤地说：“我们要把吕世其一伙坏家伙揪出来，新账老账一齐跟他算算！”

阶级敌人最怕杀他的回马枪。吕世其闻到风声，着了慌，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连夜出逃了。野兽逃不出猎人的枪口，阶级敌人逃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法网。没过多久，吕世其就被革命群众从外地揪了回来。大家批吕世其，讲村里的两条路线斗争史，越讲阶级阵线越清楚。特别是青年人，感到受教育更深。他们说：

“这些年，东留善固一场场的斗争，都是吕世其这个黑家伙挑起来的，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把他彻底斗垮。”

经过这场斗争，东留善固的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都经受了一次新的锻炼与考验，党组织更加纯洁，更加壮大了，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更高了，革命干劲更大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出现了新高潮。一九六八年，一开春，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贫

下中农代表就到大寨去参观。回来没进家就上了农田水利建设工地。这年，一春平整土地一百五十亩，接着又打了四眼机井。植树二万多棵。粮食、棉花都获得了大丰收。

跨入一九六九年，干部群众的劲头鼓得更足，革命、生产又出现了新的高潮。四月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党的“九大”隆重开幕了。吕玉兰同志出席了大会，并选为中央委员。党的“九大”胜利召开，宣布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彻底垮台。东留善固的干部群众和全国亿万人民一样，心情格外激动，人们热烈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就在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上，敬爱的周总理把玉兰同志介绍给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理说：“她就是河北的吕玉兰。”毛主席亲切地握住玉兰的手。玉兰激动地流下了幸福的热泪。东留善固的干部、群众听到这一特大喜讯以后，整个村庄都沸腾起来了。群众说，玉兰是我们的代表，毛主席接见了玉兰，是对我们全体干部、群众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在这无比幸福的时刻，大家回顾十多年来的战斗历程，特别是回顾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急风暴雨，满怀着胜利的喜悦，高兴地说：“斗争实践证实了毛主席的教导，‘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胜利迎来了“九大”，“九大”召唤着人们去夺取新的胜利。东留善固的广大干部群众在“团结、胜利”旗帜的指引下，又立即投入了新的战斗。

第七章 新的进军

(一)

一九七〇年秋天，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召开了。会上提出：把大寨的经验在各地推开，“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在这个振奋人心的号召鼓舞下，东留善固大队的干部社员举旗抓纲学大寨，一年迈出一大步，粮食亩产过“黄河”、跨“长江”、超千斤，谱写了大寨路上新进军的壮丽诗篇。

那还是在刚刚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制订生产跃进规划的时候，广大贫下中农凭着文化大革命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凭着自己已经初步改变了的生产条件，发出了誓言：一定要把大寨这面红旗更高地举起来，大鼓革命干劲，再攀学大寨的新高峰，三、五年内，粮过千、棉过百，党中央的要求，我们要带头实现！

已经担任了临西县委书记的吕玉兰，外出开会刚回到大队，她见到群众要求三、五年内变成亩产千斤粮、百斤棉的大队，很受鼓舞。心想：毛主席他老人家亲手为我们树立的大寨这面红旗，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些年来，东留善固学大寨，取得了一定成绩，确实向前进了不少。但是，去年亩产才上《纲要》，粮棉增产的潜力还很大。全县要学昔阳，东留善固应该学在前，走在前，在回答“三年行不行”的问题时先交出一个大队的答卷，带动全县，推动全县。她一个

一个的和大队干部谈心鼓劲，可是发现了问题：一些干部的思想并没有解放，存有不少右倾保守等糊涂认识。有的说：“咱这穷沙窝上了《纲要》，产量够高了，贡献不小了。”有的说：“咱劲使足了，套拉展了。往前，再想迈大步不容易了。”还进一步了解到，最近干部作风开始飘浮起来，工作中冒出不少问题。

玉兰发现，干部思想落后于群众，成了学习大寨、大干快上的主要问题。大队党支部对这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大家说：“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要想争上游，首先修理火车头。”火车头修不好，大寨的根本经验就学不到手，没法做到方向明，路线正，拚死拚活干革命。要解决干部中的问题，还得从抓班子整风做起。

收了秋，东留善固大队党支部的整风就开始了。每天晚上，大队办公室的灯光通明，党支部委员们严肃认真揭摆问题。吕玉兰带头检查自己，帮助别人，扯开情面，揭露问题。问题越揭越深透，越摆越集中。

会上的发言，“火力”一直很猛烈：

“我看，嘴上嚷‘贡献不小了’‘劲头使足了’，那是现象。实质呢，是心里松了阶级斗争这根弦！认为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风里浪里都闯过来了，老的受考验了，新的受锻炼了。眼下，刘少奇倒了，吕世其也臭了，敌人再不敢大蹦跹了，该过几天平稳日子了。……”

“思想自满，手脚发懒；斗志一松，出现右倾。一说大干快上，群众的积极性看不见，自己先摇脑袋说不行。可舒舒服服怎么学得了大寨？这样的带头人还不成了绊脚石？”

“贫下中农信任咱们，从吕世其一伙人手里夺过了权，交给咱们掌，这成果来之不易啊。如今正掀起学大寨新高潮的时候，可不能光盯住‘胸前花’，忘记‘身上疤’了！”

为了使大家都受到教育，在整风中同志们摆出了一件触目惊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
和阶级斗争。



心的事实。村里有个现行反革命分子，长期和吕世其那伙子人通着气。学大寨运动掀起新高潮时，他竟跳出来了。起初是躲在一边，嘟嘟囔囔地说：“哼，过江、过江，一说过江，我就心慌。一说大干，我就心乱。”他在地里还阴阳怪气地散布什么：“咱们村不静啊。我夜里看见过，两丈来高，穿着一身红，扭扭搭搭，可是没头没脸。昨晚上又碰见个一身白的。我的娘啊，可把人吓死了……”几个社员又好气，又好笑，追问他是什么，“是‘活犄角子’——鬼呀！”他妄图用装神闹鬼吓唬住天真烂漫的年轻人，白天不出工，晚上不开会，使队上学大寨的阵势冷清下来。象这样的事，有的干部却看不见，抓不起。还有的干部蹲办公室，挣遛达工，浮在上面不劳动。这样的领导作风，学大寨的步子能迈得开吗？

班子整风会搞了一个阶段，支部委员们人人思想受到了触动。经常在家主持工作的那个支部副书记受教育最深。他痛心地说：“大家帮我擦亮眼睛，擦掉身上的‘油泥’，使我认识到有了油泥不擦，‘车头’就变‘挡头’。我的错误，够危险的啊！”

有了这步认识，下步怎么办？玉兰征求了许多同志的意见，下了决心，说：“端出去，交给群众评论。”有人不同意，说：“那样使不得，干部身上的脏东西在群众中抖搂，没了威信，今后说话没人听了，工作怎么干？”还有的担心：“咱们队名声在外，传出去，人可就丢远了。”

玉兰严肃地说：“不对。我们的党支部有了问题，应该让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帮助解决。这是对我们群众观点强不强的考验，也是对我们真心不真心改正错误的考验。对我们每个干部，群众心里都有‘档案’，有什么问题，群众看得最清。批评，能够批到要害；帮助，能够帮到根本。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把问题解决得深透，才能保证我们党员不变质，政权不变色。”

接连几个晚上，群众大会在竹竿搭起的简易会场连续召开。

这夜，全村的党团员来了，贫下中农和社员来了，特别还派人请来了邻近大队的代表，包括北邻威县郭庄大队的和西邻丘县西留善固大队的。会场一开始就显得十分肃静，群众发言，这个说完那个接着。只见一个闺女挽扶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奶奶走到了台前，大家一眼便认出了，有人悄声地对外村代表说：“这就是副支书的娘！”

老人发言了：“今天我也要对你们当了干部的说几句。都要记住，谁也不能忘了阶级斗争！你们原来都是苦孩子，过去那会儿是啥，现在又是啥，啊？我家孩子的爹过不去灾年，是活活饿死在家里的，一家八口人，只剩下我们娘仨。那小闺女逃荒时落到了邯郸西边，直到前些年才找到家……”

一句句、一声声，揪扯着全体在场的干部和社员的心，更揪扯着那个副支书的心。只见他坐在台下，两只大手捧住脸，眼泪从手指缝里淌出来。

“……解放了，分了地，入了社。如今大伙又选你们当了干部，那是让你们领头奔好道走，都盼着早点成了大寨那个模样，你们可要分清好人坏人，干道湿道！”

“再说下地干活，这是庄稼人的本分。过去财主才东房凉歇到西房凉，吕世其那坏小子才依仗职权，吃喝嫖赌不劳动，如今你们，可不要游游逛逛的学那号样子。”

老人家的话不多，却是一本“忆苦思甜”的活教材。是啊，吕世其那伙子是臭了，但是阶级斗争可没止息，如果我们脑袋里松了阶级斗争这根弦，劳动工具常常离了手，不要说三年五年大寨路上迈不出大步，时间长了，就会蜕变成新的吕世其！大家说：“干部不干就要变，就会被敌人拉出去，多么危险啊！”

对那个支部副书记，经过党员讨论和社员评议，大家说，别看揭了短，他的见识确实长了。这次数他受教育大。

整风取得了胜利。党支部又制订了一系列革命化措施，包括

全体支委分片包队，到生产队任实职，把《记工手册》交到生产队，请贫下中农监督检查。

这种以整风精神深入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狠抓班子思想革命化的作法，使得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精神迅速落到了实处，成了掀起学大寨运动新高潮的强大动力。干部、社员解放思想，订规划、想措施，决心改天换地，大干一番，前一个时期东留善固大队曾和几十个队一道，联名向全县发起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现在竞赛的劲头更大了，要在学大寨运动中连年迈大步，和兄弟队携手向前进。

打这以后，全大队的干部作风大转变。那个副支书分工到了四队，抓阶级斗争不手软，批资本主义不心慈，下地干活不惜力，社员说他“一天三晌带头干，真卖力气”。支部委员、大队会计马春会分工到了五队，他左腿从小残废，行动不方便，但是每天坚持下地，样样活路还要干在前边。他给自己缝了个布袋，装上白纸和大队印章，谁找他开条打证明，他就拍打拍打手上的土，开始办公。

社员们把这些看到了眼里，甭提多么长精神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贫农高兴地数起了快板：

党支部，火车头，
经过整风加足了油。
大寨旗，引着路，
光明大道不迷糊。
带咱社员朝前走，
风驰电闪高速度。

这年年底，上级派人来总结东留善固大队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经验。贫下中农说，我们的体会很多，重要的一条是：

“学大寨，争上游，班子要当火车头！”

(二)

一九七一年，正当东留善固的人们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在学大寨的进军中迈出新步伐的时候，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自我爆炸了，这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面目一下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敌人的失败，大长了人民的志气；斗争的胜利，也激起了人们更加深刻的思想革命。

贫下中农说，林彪这个反动家伙妄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那是白日作梦。我们学大寨，干社会主义，就要大批资本主义，批得它臭不可闻。大寨的经验说得好：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东留善固大队堵资本主义的路，从不手软；迈社会主义的步，步步登高。这里有个“粉坊辩论”的故事，可以看出干部、社员在大批促大干的斗争中，是怎样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

那是在丰收的秋天里，一个生产队的一伙子干部、社员刨红薯。棵棵红薯块长得象人头似的，人们看着高兴，刨得有劲。地头休息时，又打开话匣子，说起今年的成果，论起来年的大上。这时，一个社员抱着一块大红薯说：“明年再要大上，得从它身上打主意。如果把红薯做成粉条，粉渣可是猪的好饲料，‘猪多，肥多，粮食多’嘛。”

一句话提醒了大伙：“对！加工粉条，能养农业，又符合政策，是个好副业。”

不久，这个生产队队部大院的两间北房里，响起了“咕哒咕哒”拉风箱声，房顶的烟囱上，冒着缕缕青烟——粉房开业了。

起初，只给本队社员加工。他们试验了一下：二斤半薯干出一斤粉条。就让社员按这个比例，交原料，取成品。粉渣留给队里喂牛、喂猪，粉浆流到粪坑里沤肥。后来，越搞越兴旺，他们

竟做起买卖来了。亮出价码：四斤薯干换一斤粉条。又嫌坐等成交不解渴，于是挑了个私心重的“小精人”，套上驴车，走乡串镇，送货上门。

看到这些，贫下中农着急地说：“粉坊的性质变了，用人的标准也变了。捋锄把的‘大傻子’吃不开了，会耍秤杆的‘小精人’又时兴了！”

晚上，干部们也为粉坊的事争论得很激烈。有人说：“咱村的粉坊朝着资本主义的道儿去了，有剥削性了。”

开办粉坊的生产队干部听不进去，着急地说：“队干部一根粉条没多吃，一片薯干没多占，多赚点也是为了集体。咋叫资本主义？咋叫剥削？”

下弦月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爬上了树梢。干部们的思想还是没有统一起来，就休会了。玉兰踩着月光，回到住处，躺在床上，刚才干部会上“粉坊辩论”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尤其是那个队干部的一句话：“俺是为了集体！”这使她想起前年，另一个生产队队长，高价来高价走，卖了饲料麦子买黑饼。批评他参与了黑市场，他不服气。还说：“别管什么黑市场，反正我是为了集体！”看来，“抓钱为集体，咋办咋有理”，讲起来振振有词，却是一种十分错误的论调，是一股资本主义的歪风。要刹这股风，从哪儿开始呢？资本主义苗头既然是从“抓钱为集体，咋办咋有理”上冒出来的，是从粉坊这里向我们进攻的。玉兰想：就从“粉坊辩论”入手。

这天晚上，大队办公室的三间屋子里，床上、凳子上、屋地上、门槛上，坐满了大小队干部。大辩论开始了。主持会议的支部书记吕玉兰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抓钱为集体，咋办咋有理’。就说咱们有的队开粉坊赚薯干吧，也说是为集体，到底有理没有理呢？”

玉兰的话，象一把盐撒在滚开的油锅里，会场里立刻劈哩啪

啦地辩论起来。

“开粉坊有根有据。六十条上写明了让办四坊，粉坊是其中的一坊，是合法的。合法就有理。”

“六十条我也知道，是让搞加工坊，可没让做买卖从中剥削。合法不合法，有理没有理，咱得具体抠摸。就说这个队的粉坊吧，开始搞加工，合理合法。后来，做买卖，沾上剥削味了，就……”

那个队抓粉坊的副业队长，没等人家说完，腾地从床沿上站起来，说：“啥叫剥削？不劳而获才叫剥削。谁不知道，磨粉是水里捞财。担水，肩膀压红了；端瓢，胳膊累酸了；下水，手背冻裂了。哪根粉条不是靠劳动做成的？哪片薯干不是一颗汗珠摔八瓣赚来的？这咋能叫剥削！”

“有理不用着急。”几个干部同时说：“我问你，你的粉条是劳动换来的，人家的薯干就不是劳动换来的？再说，二斤半薯干出一斤条粉，要按这个比例换，留下粉渣抵加工费，也算合理。可是，你们四斤换一斤，这一斤半的赚头里，有没有剥削味？”

这个副业队长没法否认，可是，他还不大服气，说：“剥削是地主富农干的事，是强迫穷人受他剥削。咱换粉，又没有拿八抬轿请他们，那是周瑜打黄盖——两厢情愿嘛。”

这时，老支委杨宗振一字一板地说：“情愿？依我看，自从一兴自由市场，就没有真正的情愿。旧社会，穷人遇上荒年岁月，富人趁机打劫，几升高粱要一亩地，斗八棒子买一间房，那也叫买卖‘两自愿’。可那种‘两自愿’里头含着多少剥削的血泪啊！新社会，地主老财被打倒了，可是阶级还存在，资本主义势力还存在，自由市场还在那里‘自由’着，有了剥削，就没有真正的自愿。”说到这里，他歇了口气，寻思了一下，接着说：“咱不能用‘两厢情愿’来掩盖自由市场上的剥削性，更不能觉得自己是‘为集体’，就不分社会主义的理和资本主义的理，满不在乎地瞎占理！”

老支委的话，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大伙对准“抓钱为集体，

咋办咋有理”这句话，狠批了一阵子。最后，玉兰从板凳上立起来，说：“大伙的发言很好。‘为集体’有真的，有假的。只为自己的小集体，坑别人的集体，损国家这个大集体，说到底，还是为自己。比如咱们换薯干吧，刮瘦了人家，肥了自己，并没有给国家创造更多财富。咱们应当看到，现在和文化大革命前相比，集体经济更巩固了，人的觉悟更高了，但是资本主义势力可没罢手，他们往往削尖了脑袋，钻进集体经济内部，利用咱们要大上快上的迫切心情，打起‘为集体’的旗号，四处伸手抓钱，偷偷地宣扬‘剥削有理’，引诱咱们搞资本主义。这是农业学大寨运动新形势下，资本主义势力向咱们进攻的新特点。大伙可要认清形势，辨明方向啊！”

这场辩论使大伙心里更明了，眼睛更亮了。那个换过黑饼的生产队长说：“看起来，过去我那个‘一心为集体’里头，还掺着点假哩。有这点假，差点变成拉集体做买卖的‘小精人’。打这往后，一定要把这假剔出去，一心当个为集体、为社会主义、奔共产主义的大傻子！”

没等他说完，坐在旁边的开粉坊的生产队长把大腿一拍，站起来说：“对，咱们想事办事就得跳出一村一队的小天地。站在东留善固这个小集体，脚步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金光大道，眼睛要看准共产主义大目标！”

“对，对，对。有了大目标，新的进军路上才能不歪脚，才能迈大步啊！”大伙兴奋地赞同着。

会散了。当空的下弦月明明光光，人们的心里亮亮堂堂。

从此，粉坊又回到了为队加工，支援农业大上的正确轨道上来。

从此，“抓钱为集体，咋办咋有理”这个说法，再也叫不响了。

从此，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坚持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成了东留善固学大寨进军路上响彻人心的口号。

(三)

一九七二年，是东留善固大队粮食亩产跨过“长江”的一年。这一年，刚过了春节，麦苗返青了。别看一冬天麦地里也没落住点雪，由于精心加强了管理，长势挺喜人。后晌下工回村时，几个生产队长，在杨柳吐绿的道上议论开了：

“看这麦子，一般齐，一样色，咱村从来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麦子呢！”

“麦子长到这个成色，社员有功，干部也有份。这回真是浑身的劲儿使出来了，该想的法儿都想到了。”

贫下中农听到这话，找到党支部提出批评：“今年咱们是过‘江’年，庄稼长得好不能自满，火车头跑起来更要加油。地里的麦子长势强，可不能放松管理只看眼前哪！”

吕玉兰听到来自群众的意见，对“火车头跑起来更要加油”这句话，反复地琢磨，觉着群众看得清，说得对。一天晚上，在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碰头会上，玉兰提出了这个事：“看看咱们的麦子能打多少啊！”各生产队都说了个数字，比往常年确实增长了不少，可是最多的也没过三百斤。

玉兰说：“我看再努把劲，至少能收三百五十斤。”

“要收三百五，玉兰，你得给弄点化肥来！”一个生产队的干部说。

其实，自从吕玉兰听到群众的意见以后，就在各队地里一边干活一边调查，琢磨如何加强小麦管理的事。六队的一块麦地本来比五队的孬，可是经过追施房炕土，加强了管理，那苗子“噌噌”地赶上来了。别的队认为劲使足了，肥使完了，一说追肥就指望

要化肥。玉兰正要提出反对向上伸手，自力更生大挖肥源。这不，迎头就和“伸手”的碰上了。

那个队干部要化肥的话音刚落，会场上就笑了。玉兰胸有成竹，和大家笑了一阵子，问道：

“你们报报吧，要多少？”

迟疑了一下，有的报一万，有的报八千。“有现钱不？”“有，没钱去借，也买！”还是一片笑声。“那好，一角三分一斤，从几千里外装车运来，各队准备上邢台火车站去拉。”

有人问：“什么好肥料？”

玉兰笑着回答：“速效肥料——炕坷垃土，追麦子比化肥也不差！”

原来忍着笑的和那几个盯着问的，一下子都哈哈地笑起来。

“炕坷垃土啊？不要了。还用几千里地火车运，咱就有！”

是谁故意在旁插了一句：“咱有，可不壮呢。”

“咋不壮？人常说‘家里的土，地里的虎’，壮着呢。”

玉兰说：“壮，为啥咱不追到麦地里？”

会场上情绪一直很火爆，笑声里，人们也在激烈地思考着。确实是这个理：明明守着那些老房旧炕黑锅灶，还用得着“等、靠、要”，四处伸手去抓化肥？兄弟社队都在“学大寨，跨新步”，都要增产，可是国家一下子从哪里生产出那么多化肥来？再说，有了化肥，施到谁的地里谁不多收，那还算得上什么真本事？

从这里，人们又想到了更深一层的意思。那便是：要想真正学大寨，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就得从思想上认清大寨的根本经验到底是什么，忘记了毛泽东思想领先和依靠广大群众，忘记了“自力更生”这一条，那还算什么大寨路！这“新的进军”，该怎么个“进”法？要不是坚持自己脚踏实地迈大步，而是坐在支援的大车上让国家拉着往前走，一时好象是向前进了，实际思想上却退了坡。“炕坷垃土”的事引起了人们的思考，给人们上了

生动的一课。

干，说干就干！散了会，各队连夜安排，第二天大清早就七里古冬地干开了。拆旧房的，换老炕的，掀锅台的，家家户户挖肥源。村里这边紧动手，接连装车往地头运。不多几天，全村一千四百一十亩麦地普遍上了一遍房炕土。紧跟着浇了一水，嘿！黑绿黑绿的麦苗挺直了腰身，真是一天一个模样，几天不见，就窜出老大一截子来。风里一摆动，远处一望，象波浪翻滚。社员们锄到地头，回转身来抹碎头上的汗珠子，爽朗地笑起来：“咱这麦子，能收它四百斤！”

这“自力更生”牌的速效土肥，真是灵验，加上一系列别的管理措施，到了麦收时，见了成果。抓过一把麦粒，用手指捻捻，个个溜鼓，总起来一算，平均亩产四百零二斤六两。

小麦增产了，打响了全年大丰收的第一炮。干部和群众以旺盛的斗志，马上又投入了夺取秋季丰收的战斗。可是老天就象有意和人们拉开架式较量，东留善固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

一冬一春没见雨雪，过了麦收，上千亩大秋作物正在拔节上长的时候，河水断流，井水下降，坑塘里的泥底都裂开了缝。浇水抢种的麦茬玉米长到四指高，眼看又要旱缩回去了。

热风吹得人喘不过气来，烈日晒得人心焦。这天中午，玉兰和干部们再次到地里察看旱情，研究抗旱措施。为了抢夺麦收，这些干部在地里、场里滚了四十多天，如今又面临着新的决战。只见玉兰指着一地苗子问大伙：“咱们都来说说，怎样抗旱夺丰收呢？”

张张干裂的嘴唇，说来说去，两种意见。一个是：“现在只能保住有机井的地方，离井远的村西北那几十亩玉米，只好等下雨再说。”一个是：“有井的地，要保苗；没井的地，苗也要保。不能靠天等雨，丰收要用双手去夺！”

人们各说各的理，等雨就要减产，大干就要流汗，争论得很

激烈。玉兰听着大家的意见，心里早就翻腾开了。迈大步，夺高产，是靠天，还是靠大干？跨“长江”的决心，遇到旱灾变不变？这中间，确实体现着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她此时更加坚定了决心：不能变！干旱是坏事，也是好事。机井浇不到的，就发动全村社员群众担起水桶浇。压压肩膀大有好处，这一压，能赶跑旱魔，也能压掉懒汉懦夫的世界观，炼出大寨人的硬骨头精神。

望了一眼湛蓝湛蓝的天，又环视了一下大伙，玉兰说：“过去，咱们靠大干，在荒滩上栽了树；靠大干，使沙窝变了样。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劲头估不透。这回，咱们也来个千盆万罐、滴水归田。男女老少齐动员，把苗从老天手里夺回来！”

当晚，召开了全村社员动员大会。贫下中农纷纷表决心、发誓言：“天不下雨人下雨，我们是社会主义新农民，有党的领导和集体的力量，一定能够胜过天！”“我们要学大寨人，发扬天大旱、人大干的革命干劲，大灾之年夺丰产。”

散会时，天已经很晚了，但是许多社员回到家里，又接着开上了“小会”。七十六岁的解青莲老奶奶，是当年“铁球社”的社员，这时她想，要不是赶上社会主义，遇到今年这样的大旱年，又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哩。如今上级号召抗旱夺丰收，俺一家人要积极响应，站在抗旱的前头。这时，一家九口人凑在了一起，议论开了。孙子媳妇说：“奶奶，您放心，我们都去，您在家守住门就行了。”奶奶一听，忙说：“那可不行，咱全家都得上阵，我担不动，能抬。”八岁的重孙女嘴快地抢着说：“俺跟老奶奶抬！”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全村男女老少便一齐出动了。

村里井沿上，挤满了大车小辆，摆满了大小水桶。排子车上装着帆布水包，擦着大缸，一辆接着一辆。担水的人一个挨着一个，一直伸到村西北地里。队伍里，有抬着水桶“登登”迈步的老人，也有“育红班”几岁的娃娃，他们掂着水壶，还有的拎着小瓶子、小罐的，个个满脸通红。青年小伙子担着扁担“嗖嗖”

地一溜小跑，不一会就撵过娃娃们了：

“哈哈，一挑赛过一百瓶吧！”

孩子们不让嘴，认真地说：“玉兰姑姑说了，救活一棵是一棵。一瓶水，浇一棵棒子，也能长几两粮食啊！”

小伙子又赶上了“铁姑娘”们，两军相逢，互不相让。

再往前赶，只见在那担水的人群里，玉兰挽裤腿，担着两只大桶，大步流星奔在前头，汗水淌到脸上，闪着光亮。在玉兰的前后，又是一番你追我赶的热闹景象。

在几十天的抗旱斗争中，白天，车水马龙；晚上，遍地灯火。许许多多干部社员日夜苦战，肩压肿了不叫累，腰累弯了不叫苦。

旱情在持续发展着，人们在继续奋战着。村里的许多井水挑干了，地里的机井水位也显著降低着。这天，正病着的二队队长，虽还发着高烧，在家里他再也躺不下去了。午饭后，爱人一眼没看见，他便偷着跑到了地里。眼看着从机井里抽上来的水断断续续，心里十分着急。他想：把管子往下坐一坐，或许水量就充足些？可是看水的又是个孩子，干不了。自己干吧，身子软，手打颤。再说，医生早警告过自己：病身子不能再受寒。可是转身一看急需浇水的小苗时，立时来了劲，什么都忘到脑后了。他顺着井壁的一根棍子，下到井筒里，一直干了四个多小时。当他把一切都安排好，爬出井筒时，井水又哗哗地畅流起来，可是自己已经累得站不起来了。

就这样，从小苗没脚面，一直苦战到青纱帐起。在这段日子里，谁能数清自己担了多少担水，谁能记下自己浇了多少棵苗？

抗旱抗到天低头。这一年，人们用大干社会主义的顽强精神，不靠伸手靠动手，艰苦奋斗谱春秋，战胜了持续八个多月的干旱，粮食亩产一跃到了八百三十二斤，共计向国家贡献了五十三万斤粮食，九万七千斤棉花。大旱之年，跨过了“长江”。在总结这一年抗旱斗争时，有人写了这样一首诗歌：

天大旱，人大干，
庄稼地里一层汗。
一把锄头一把浆，
汗水漂起过“江”船。
过“江”船，怎么办？
挂上帆，安上电，
大寨红旗高高举，
开足马力飞向前。

东留善固的广大干部、群众，在欢庆胜利的同时，心中又时刻在提醒自己：在“农业学大寨”这场群众运动中，还需努力作战；如今的成果，只能看成是新的进军的起点，还有多少问题要继续回答，还有多少高峰要继续登攀啊！

第八章 灿烂希望

(一)

一九七二年底，东留善固的干部、群众，正在总结丰收经验，制定跃进规划的时候，吕玉兰从北京带来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

十一月二十七日和二十九日，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大姐，连续三次接见了吕玉兰。接见中，周总理详细地了解了东留善固和临西县农业学大寨的情况，询问了东留善固有多少人口、多少土地、多少林木、多少机械、多少产量。当吕玉兰汇报到东留善固坚持学大寨的根本经验，大干大批促大干，大旱之年粮食亩产过“长江”的时候，周总理高兴地点点头，指示尽快把东留善固学大寨的经验在全县推开，要求“临西县三年东留善固化。”

这天，吕玉兰从北京回来，一进村，已经获得消息的男女老少，“哗——”一下子把她围拢起来。吕玉兰把周总理接见时的感人情景和总理的指示，向群众详细传达、汇报以后，全场顿时沸腾了。人们心潮起伏，热泪盈眶，激动地说：“周总理日夜操劳着国家大事，还时刻挂念着咱贫下中农，真是咱们的好总理！”“他老人家对咱们学大寨的事儿真关心啊！”“是啊，毛主席亲自树立大寨红旗，周总理精心培育大寨红旗，全国每个队学大寨的事，都挂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心里！”

等人们静了些，玉兰分析说：“周总理指示临西县三年东留善固化，正是落实毛主席的号召，推广昔阳建成大寨县的经验。革命形势给咱们出了一个大课题：临西推广东留善固学大寨的经验，

东留善固怎么办？”

人们响亮地回答说：“咱们按毛主席的号召、周总理的指示办，更高地举起大寨红旗，迈出更大的步伐！”

“对，大寨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逐步奔向共产主义大目标的典型，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红旗。咱们高举大寨红旗，就得把大寨代表的方向看在眼里，干着今天，想着明天，为逐步奔向共产主义，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

接着，人们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三年规划：进一步搞好农田基本建设，把三千亩耕地再细平几次，解决‘大平小不平’的问题；开挖一条十里长的渠道，打十眼深水井，实现渠灌井灌相结合、深井浅井相结合；提高科学种田水平，在继续搞好良种繁育、间作套种、防治病虫的同时，重点抓好合理施肥，把农家肥料的年施用量由六万方增加到十万方，粮食亩产增加到一千二百斤；大力开展多种经营，办好大队企业，使大队企业的收入，由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增加到百分之三十。

三年规划，鼓舞了人心。可是，有人算了一下用工账，摇摇头说：“咱村粮地、林地共有七千多亩，全村整半劳力满打满算才七百个，一个人就划十多亩。本来就地多、人少，如今又把弦定得这么高，向哪里要劳力呀？”

“向机械化要劳力！”问题提出后，广大干部、群众很快想出了办法。

“对，毛主席早就说过，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有了机械化，能大批解放劳力，更好地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有了机械化，抗灾夺丰收就有了力量，高产稳产就有了保证。今年八个月没下透雨。可是，电动机、柴油机唧唧一开，四十多眼机井一齐喷水，一部分浇不到的地，千盆万罐一点种，老天就低了头，大早年头粮食亩产过了‘长江’。往后要加快建设社

会主义大农业，就要加速实现机械化。”

党支部集中群众的意见，做出了实现机械化的计划：前几年在排灌、脱粒、米面加工、饲料粉碎等方面实现了机械化；今后要集中力量置买拖拉机、播种机，把主攻方向放在实现耕作、运输机械化上。三年内，大队要添几台大拖拉机，每个生产队买一台小拖拉机。

买拖拉机，人们都愿意。可是，钱从哪儿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尖锐的斗争。斗争首先表现在党内。

一次，开干部会的时候，有的队长向支部打问说：“哎，买拖拉机的补助款啥时候拨下来？一台给多少？”

支部的同志听了，猛一愣怔，问道：“谁说咱们要国家的补助款了？”

打问的人，也一愣怔：“支部里说的呀？”

原来，前几天有个支委，曾向县农机局的同志打问买拖拉机国家给不给补助款。县里的同志答应等款下来后，可以拨给一部分。个别支委向国家张了口、伸了手，就向队长许愿说：你们先凑够钱把拖拉机买回来，以后县里还可能给点补助款。这么一来，有的队长就动了心，急着打问补助款的事儿。

支部认为：要几个钱事小，带头人带什么头事大。眼下，全县正在学习东留善固，建设大寨县。东留善固更要象大寨一样，坚持自力更生办机械化，不能带头向国家伸手。于是，在干部会上，批判了刘少奇散布的“国家出钱，农民种田”的修正主义谬论。批评了干部的伸手思想。大多数干部旗帜鲜明地说：“伸手要不来机械化，动手才能干出机械化。咱们自力更生筹备资金，不花国家一分钱！”

个别干部担心地说：“自力更生俺不反对，可是，买拖拉机不是仨瓜俩枣的事儿，靠自己的力量能行吗？”

行不行，问群众。党支部让支委们迈开双脚，到群众中去问

计。群众对如何自筹资金的事儿，讨论得热火朝天。

林业队员们说：“这四千亩林场是个聚宝盆。咱把树管好点，让水果多结点，把马、猪、兔、鸡养好点，一年多收入两台拖拉机钱不算事儿。”

在大田劳动的社员说：“咱多流把汗，多增点产，今年来个粮过千、棉过百，给买拖拉机多出点本钱！”

一伙老年人找到支部说：“咱干不了别的，把编织搞好，再种几亩药材，养几坑鱼，一年还不攒条拖拉机腿钱？”

群众起来了，大家把多收一粒粮食、多结一个水果，多养一头猪，多编一个筐篓，都同积累资金联系起来。点点滴滴不断线，千滴万点汇成河。结果，一九七三年实现了粮过千、棉过百的计划，林、牧、副、渔的增产增收计划也都超额完成，为机械化积累了大量资金，一年买了八台小拖拉机、一台大拖拉机。当初不相信自力更生能解决资金问题的干部，眉开眼笑地说：“嘿嘿，原来办法在群众之中，资金在集体经济之中！”

当自己的拖拉机“嘟嘟嘟”开回来的时候，人们都高兴地围着观看。拖拉机耕地了，有人跟在后头，踩着又暄又匀的土堡，笑得合不上嘴。送粪了，人们看到小山似的粪堆，三下五去二，就被小铁牛“嘟嘟”完了，笑得合不上嘴。许多老年人捋着花白胡子，笑呵呵地说：“哈哈，铁牛是比黄牛好，该再多牵几头！”

可是，不久使人头疼的事儿发生了。一台“190”型的手扶拖拉机，正在“嘟嘟嘟”欢跑的时候，凸轮轴片坏了，被迫停止了转动。这种型号的轴片，本地区不生产，到产地去买吧，浪费人工、路费还不算，最大的浪费是耽误时间，影响机械效能。社员们看到停转的小铁牛，心急火燎，他们找到党支部，又找到修配组，热切地问：“咱们自己就不能修吗？”

这件事儿，使党支部进一步认识到加强修配工作的重要性。一天，负责修配站的党支部委员杨宗兴，把修理人员召集到这台

小铁牛旁边说：“大伙看到了吧，有了机器不会修理，机器就是瘸子，就不能充分发挥效能，不能真正在人们的心目中扎根、在农村落户。要多快好省地办机械化，修配工作必须紧跟上。以前，咱们做到修理柴油机、电动机不出村。往后，还要做到修理拖拉机不出村、少出村。眼前的任务，看能不能设法制造凸轮轴片，让这台小铁牛快点跑起来。”

制造拖拉机零件，修理工谁也没搞过，加上凸轮轴片又是比较精密的零件，他们知道这任务有多重。但是，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怀着为农业的大上快上敢攀高峰的雄心壮志，再重的任务也能担起来。年轻的共产党员、修配组长贾新华，跟组里的同志商量了一下，向党支部保证说：“制造凸轮轴片的任务，我们接了！”

听说修配组要造拖拉机零件了，广大贫下中农拍手欢迎，热情鼓励。阶级敌人却在暗地里吹起了冷风：“哼，粗手笨脚的，要造拖拉机零件，飞机上放鞭炮，响（想）得倒高！”

冷风吹振有志人。贾新华领着全组同志开了批判会。他们说：“林彪鼓吹群众落后论，是为了篡权复辟。村里的阶级敌人散布这种谬论，是妄想阻挡咱走‘根本出路’，破坏大干社会主义。一定要批臭这种谬论。咱们粗手粗脚的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就得拿出个敢于创造历史的气魄来！”于是，他们立即支起摊子，满怀信心地干起来。没有技术，大伙研究；没有翻砂炉不能铸件，用元钢代替；没有冲床，抡大锤砸；没有刨床，用扁铲凿；没有磨床，拿手锉打。就这样，制了试，试了改，不怕失败，百折不回，终于把凸轮轴片制造成功了。经过检验，精密度、光洁度都合格。小铁牛很快又“嘟嘟嘟”地欢跑起来。

实践出真知，胜利添壮志。凸轮轴片的试制成功，打破了“大老粗修不了机器”的迷信，鼓舞着贾新华他们去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战斗中，修配站也得到迅速发展。整个办站过程中，大队总共投资五千元。几年来，站上的同志，自己武装自己，把

开始只有一台烘炉的简易修配组，发展成有三台车床，两台电、汽焊机，一座翻砂炉，固定资金达到三万元，具有相当水平的农村修配站。现在，他们除了修理一般机器外，还能制造十几种拖拉机零件，做到了拖拉机小修、中修不出村，大修少出村。每年节省修理费一万五千多元。同时，还制造、改装大中型农机具三十台(件)，给队里创造价值一万多元。广大贫下中农称赞说：“咱村的修配站，办成了‘根本出路’上的加油站！修理工，当好了向机械化进军的后勤兵！”

(二)

机械化，威力大，
可别离了革命化；
管机器，先管人，
别叫司机驾了云；
方向盘，把握住，
提防岔道和弯路。

一九七三年三秋过后，有一次，在研究冬季生产的时候，有的大队干部启发生产队长说：“如今地净场光了，麦子种上了，拖拉机是否可以跑跑运输赚点钱？”这么一提，个别队的拖拉机便跑开了运输。起初，只给本县供销、粮食部门拉东西。拉着拉着，耳朵也灵了，腿也长了，竟跟峰峰矿的一家工厂挂上钩，拉起砖来。从当地窑场把砖送到那里，来回跑一趟就抓八十元。行情快如风。见一个队赚了钱，有些队也跟着跑起来。当时，不少贫下中农曾批评这么搞方向不对。可是，由于这事儿是一些干部支持搞的，拖拉机还是跑运输去了。

党支部发现问题后，就发动群众展开辩论，刹这股风。广大干部、群众尖锐地批评说：“农机姓‘农’，不务农，丢下农活

跑运输，抓现钱，这叫啥路线！”

“是啊，买拖拉机，是为了多增产量，大上农业，咱们不以机促农，这机械化的方向对吗？”

听了这些分析批判，主张跑运输的那些同志提高了认识。可是，也有少数人还是不服气。他们申辩说：“农机要务农，这个俺知道。可是，冬闲季节没农活了，农机没农可务了，务务运输也不算框外。拖拉机又不能下小崽，难道让它趴在窝里闲起来，路线才对头！”

有人附和说：“是这个理。再说跑运输抓了钱，还不是买化肥，买农药，上产量，促农业？这方向咋个不对？”

党支部见这部分同志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儿来，就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现场辩论会。

一天下午，吕玉兰领着全体干部，来到村北的林场里。他们从南到北，从西到东，穿林插地，把四千亩林场转了个遍。只见紫穗槐地里积存的落叶已经变成一层腐殖质。踩在上面软绵绵的，用脚尖一划拉，散发出一股新奇的臭味儿。吕玉兰顺手抓起一把，问道：“大伙看看，这东西沤肥行不行？”

其实，人们在转的过程中，早把这个好肥源看在眼里了。玉兰一问，都说：“敢情行。听说紫穗槐叶子里含不少氮、磷、钾哩。咱们赶快往回拉吧！”

玉兰又说：“大伙算算：这层肥料按一寸厚说，整个林场出多少方？一台小拖拉机每天拉十方，各队的小拖拉机拉多长时间？”

人们掰指、划地一算：能出八九千方肥料。这些肥料，足够小拖拉机拉一冬天的。事实胜于雄辩。这么一看，一算，强调没活儿的同志，心悦诚服地说：“唉，明摆着的农活儿看不见，都怪被钱挡住了眼。”同时，大伙也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拖拉机跑运输，虽说能抓几个现钱，可产量不是拿钱买上去的。相反，这么搞，把农活丢掉了，把人的思想搞到抓钱上，到头来必然是抓了

现钱，丢了产，也就丢了钱，影响农业大发展。

大伙的认识统一了，拖拉机很快拐回到农业上来。一冬天拉了八千多方腐殖质，给一九七四年的粮、棉大增产打下了物质基础。

拖拉机也不是绝对不能上路。根据上级的政策和群众的意见，党支部做出了统筹安排：各生产队的小拖拉机，因为常年有活干，不上路跑运输。大队的几台大型拖拉机，在完成耕作任务的前提下，给国家部门运一些东西，收入一部分运费，以运养机，给农业积累资金。

东留善固的农业机械多了以后，机务人员增到一百八十多人。根据形势的发展，大队成立了机务队，生产队成立了机务组，由大队实行统一管理。

就在机务队成立不久，接连发生了几件引人注意的事儿。

一次，两个青年拖拉机手出车回来，发牢骚说：“都是开拖拉机，国家部门的机手挣钱多，补助多，咱们可好，工分不多挣，补助不多给，真不合理！”

有个青年机手，给县小煤窑运木头的时候，搞歪门邪道，做出了损公利己的事儿。

为啥会发生这些事呢？党支部根根梢梢一调查，找到了原因，原来责任在自己身上。大队有个规定：机手出车补助，由原来每人每天一块钱，降到七角五分钱；劳保用品，除了发手套、毛巾、肥皂外，不发工作服。这本来能防止机手与农田劳力之间出现差别。可是，个别支委怕这样做了，挫伤机手的积极性。觉得对机手应该在制度上放宽点，生活上照顾点，出了问题迁就点，好让他们把拖拉机开快点。有一次，几个拖拉机手提出意见，说不发工作服不对头。一个副支书听了，就违背支部的规定，自作主张，每个机手制了一身工作服。结果，助长了一些人的特殊思想。

为这事儿，召开了支委会，批评了这个副支书，从路线上分

清了是非。党支部副书记杨建文引人深思地说：“农机管理要讲路线。现在世界上有两种机械化，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搞农业机械化，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剥削国内外的劳动人民。咱们国家搞农业机械化，是为了在农村坚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巩固工农联盟，缩小三大差别，向共产主义大目标前进。这就要求咱们，管机先管人，管人，要注意培养又红又专、亦工亦农的一代新人，要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办了机械化，给干部和机手带来特殊化，化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杨建文的话，对支委们启发很大。原来主张对机手应该“放宽点、照顾点、迁就点”的支部委员，醒悟地说：“点、点、点，就是头脑里缺少个阶级斗争的观点，差一点把队伍引到邪路上去！”支委们的认识提高后，抓住机务队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了路线教育。

有的拖拉机手爱跟城市的司机比待遇，向往“三高”（高工分、高补助、高奖金）。党支部就耐心地教育说：咱当了机手，工作象工人，可到底还是农民。眼下，工人与农民有差别，有矛盾，这是旧社会造成的。这种差别和矛盾，就是要靠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来解决。如果咱当了机手，追求“三高”，在农村中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差别，那不同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的相违背了吗？

一次，两个司机从邢台市给大队拉货，顺便捎来几百斤煤。大队知道后，按规定让他们和其他社员一样补了运费。有些司机就不满地说：“没黑没白地开车，连这点方便都不给，也太死巴了！”在路线分析会上，老贫农语重心长地说：“旧社会，你们的父老连做人的权利都没有。如今，你们当了司机，这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要是把人民给的权力看成是自己凭技术挣的，利用集体的拖拉机，图自己的方便，那就会在‘方便’中向资产阶级那方面演变，就会把车开到斜路上去！”

有人说，司机跑的地方多，接触的人多，方向盘上招点资产

阶级的风气是难免的。东留善固大队党支部认为：风是外因，本身有洞是内因。把本身的洞堵住了，就不会招风。事实正是这样。这几年，由于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机手经常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狠抓了堵洞工作，使绝大多数机手顶住了“风”，做到：车行千里，一尘不染。有一次，一个青年司机，给外地一个窑场拉完一趟货后，有个人神秘地求他再加班拉一趟，答应把一部分运费私给了他。那人嘻嘻一笑说：“这以后，咱就算挂上钩了！”青年司机一听，很生气。当即对他批评说：“俺开的是社会主义的车，决不能同你挂资本主义的钩！”说完，把车开回来，向党支部做了汇报。又一次，两个拖拉机手，到外县一个兄弟队帮助耕地。人家想：外县的拖拉机来支援咱耕地，风格够高的，咱们得照顾好点，就做了大炖猪肉。两个司机想：可不能用方向盘为自己捞吃喝，给兄弟队添负担。结果，大炖肉一块没吃，只是就棵大葱嚼了几个馒头。没吃好的，地却耕得又细、又匀、又深。那里的贫下中农竖起大拇指，夸赞说：“东留善固的司机，没有那种资产阶级派头！”

由于党支部遵照毛主席关于“管理也是社教”的指示，把政治思想工作贯穿到日常的管理当中去，使一百八十多名机务人员的精神面貌日新月异，一代又红又专、亦工亦农的社会主义新人正在茁壮成长。农机管理水平也显著提高。几年来，拖拉机的机车完好率、标准台工作量、亩耗油量、班次时间利用率，都达到或超过国家规定的指标。机务队连续被评为县的先进集体。

(三)

一九七五年一月，周总理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庄严宣布了毛主席提出的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六月，陈永贵副总理亲自来东留善固视察，对学大寨、建设社会

主义大农业，作了指示。周总理的报告、陈副总理的指示，使东留善固人受到巨大鼓舞，增强了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决心，加快了机械化的速度。到今年秋天，全大队已有大、小拖拉机十五台，各种农业机械增加到三百九十台(件)。在耕作、排灌、植保、打场、运输、米面加工、饲料粉碎等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为了继续前进，党支部组织干部、群众，对机械化带来的新变化，进行了一次大总结。

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在群众大会上，大队会计打开笔记本，汇报机械化促进五业大发展的情况。他说：

“咱们一用上机器，工效就几倍、几十倍地提高了。比如打机井拉砂子，全村四十七眼机井，共用了九十多万斤砂子，按一人一驴一辆排子车，六天从邢台拉回一千五百斤计算，就得用三千七百个人工、三千七百个畜工。可是，咱们一个司机驾一台大拖拉机，一天从邢台运回一万斤，拉回这些砂子，还用不了一百个人工。再比如打麦子，大伙更清楚了……”

一提打麦子，群众禁不住兴奋地议论起来：

“今年咱村收了一百四十多万斤麦子，要是用人工、畜力打轧，没有俩月的功夫算不沾。把人都集中在打场上吧，又会丢了夏种、夏管。真是顾了吹笛，顾不了捏眼儿。可是，用拖拉机就好了……”

“是啊，拖拉机嘟嘟一开，收、运、打轧、送公粮，半个月就搞利落了。节省下的劳力，及时投入夏种、夏管。常说：‘秋争日，麦争时’。没有机器的时候，难争日，更难争时。有了机器，这日和时都好争，人也能当时间的主人了。”

等人们静下来，大队会计接着说：“原先，咱光觉得人少地多种不过来，搞别的更没门儿。现在不同了，机械操作，代替了‘面

朝黄土背朝天，弯腰弓背来种田’的手工劳动，腾出了大批劳力，争取了大量时间，使林业队扩大了，大队企业和副业发展了。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三年规划都实现了。今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一千三百斤，在‘长江’外里又过了一次‘黄河’。林业队收摘各种水果三十二万斤。牛、驴、骡、马发展到二百一十九头。存栏生猪增加到一千六百头，平均每人一头。编织、养鱼等副业也得到迅速发展。”

大队会计汇报到这里，提高了嗓门，兴奋地说：“机械化开辟了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广阔道路，促进了五业齐兴旺，集体经济大发展。发展中有个新特点，就是大队经营的企业多了，摊子大了，经济力量超过了生产队。现在，全大队固定资金总共一百万元，其中大队占六十万元，比生产队多二十万元。大队的经济力量一壮大，集体经济的公有化程度就提高了，分配中的共产主义因素就增多了，奔大目标也就有了物质条件。咱们大队这些钱，除了继续办大队所有的企业外，每年拿出一万元，帮助穷队扩大再生产，拿出一万到两万元，办集体福利事业如育红班、中小学，对无依无靠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使他们工分不减，收入不减。社员治病住医院花了钱，经过群众讨论，酌情减半或全免。办了这些事儿，就不用担心再出困难户了，就能更好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了。”

列宁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列宁选集》第四卷一六页）人们从大队会计的汇报中，从生动的实践中，清楚地看到机械化生产，对巩固社会主义阵地，战胜资本主义所起的作用。

当年和吕玉兰一起办“铁球社”的老支委张青云说：“怪不得玉兰常说合作化、机械化是党在农村坚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路线哩。拿咱村说吧，当年办合作化，防止了翻身后的个体农民两极分化，堵住了发展富农经济的道路。现在办机械化，

壮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缩小了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贫富差别。社员的收入有了保障，‘吃饭靠集体，花钱靠自己’的口号不灵了，‘集体经济是靠山’的思想更牢固了，人们自觉地干社会主义，奔共产主义。”

在讨论机械化大生产对于改造人的思想所起的作用时，人们学习了列宁的一段话：“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是需要经过几代的事情。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地实行电气化，才能解决这个关于小农的问题，才能使他们的可以说是全部心理健全起来。”（《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二〇五页）人们学习列宁的论述，看看自身的变化，感到很亲切，发言很热烈。有个老社员慢条斯理而又风趣地说：“就是，一使上机器，人的眼光也变了，脾气也变了。三年前，觉得大旱年过了‘长江’，已经是小鸡吃玉米，把力气使尽了，结果呢？真上去了，亩产一千三百多斤。这说明，当时自己是小农眼光，只看到小鸡嗓子眼小，没看到铁牛胃口大！”一句话，逗得人们都乐了。他接着说：“过去有句老话：山好搬，性难移。如今，机器一嘟嘟，这话不灵了，人的脾气也变了。自由散漫的脾气，变成了紧张快当的脾气。过去是‘一张锄头去种地，快点慢点由自己’。用上机器就不行了。比方用拖拉机轧麦，一台拖拉机一天轧一、两万斤。车子一转，收的、运的、摊场、起场、扬场、装口袋、送公粮，每个环节、每个人都得紧跟上。真是：机器一隆隆，流水作业一条龙，一环扣一环，人人心相连，都为全局想，都为全局忙。这么一来，人的思想就高了，组织性、纪律性就强了！”

政治夜校里，几个青年人热烈地讨论着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小青年提问说：“革命导师论述过，实现农业机械化，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缩小三大差别。这咋理解？”

“这好理解。”一个小青年想了想，说：“咱用的机器是工人造

的，工人又经常来传技术、帮修理，咱们也常到工厂去学习、求援。咱用机器种地多增了产，又能支援工业。这几年咱们都体会到了；机械化后，城乡联系、工农联系多了，互相支援多了，好象把工农化成亲家，化成一家。再说，机械化能把落后的农村改变成繁荣富庶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拿咱村说吧，现在是户户喇叭响，家家电灯亮。有百货部、医务室、托儿所、缝纫组，还有展览馆、图书室，还有电视机、电影机，文艺队经常演新戏。新农村欣欣向荣，城乡差别越来越小了。”

没等他说完，另一个嘴快的小青年抢过话茬说：“实现机械化后，劳动组织发生了新变化，劳力逐步走向专业化。劳动方式，也起了新变化。咱村现在有林业队、畜牧队、机务队。机务队的一百八十名队员，是农民，又是工人，又体力劳动，又脑力劳动，是有觉悟、有文化，又红又专，亦工亦农的新型农民。从这几方面看，机械化程度越高，工农联盟越巩固、三大差别就越缩小。”

“对，对！”几个年轻人齐声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机械化程度越高，离共产主义也就越近！”

正当人们进行大总结的时候，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了。十月十五日，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华国锋同志在报告中，强调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保证在一九八〇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强调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宣布的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论述了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重大意义，描绘了普及大寨县的灿烂前景。华国锋同志深刻地指出：

“应该看到，随着建设大寨县运动的普及和提高，随着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公社、大队两级经济的壮大，这种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逐步向以大队乃至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过渡。在更远的将来，人民公社还要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再由社会主义的全

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因此，公社和大队两级的经济，目前虽然还相当幼小，但是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正在建设大寨县的运动中，在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道路上前进的东留善固人，学习华国锋同志的报告，重温毛主席的教导、周总理的指示，回顾几年来的战斗历程，展望普及大寨县的灿烂前景，心胸更加开朗，方向更加明亮。他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曙光。这光明灿烂希望的曙光，又使他们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力量，鼓舞着他们为把灿烂的希望早日变成现实，争分夺秒，跑步前进！

从农业合作化到今天大搞农业机械化，东留善固经历了二十个年头。二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可是，它使东留善固这个合作化运动中曾经是全县冷冷清清的“死角”，变成了全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东留善固前进的步伐为何这样快？这里的每一个贫下中农都明确地回答：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大！啊，人们记得：一九五五年，正当东留善固两极分化的严重时刻，是毛主席亲自率领亿万农民掀起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巨澜，把十字路口上长期徘徊的东留善固，引上了社会主义阳关大道。阳关道上举红旗，遵照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教导，东留善固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紧紧抓住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拨开了一层层云雾，战胜了一重重惊涛骇浪，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干出了社会主义新天地，穷沙窝盛开大寨花，机械化路上展红旗！

忆过去，想未来，革命豪情满胸怀。正当人们总结过去，制定新的跃进规划的时候，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传来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的噩耗，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

人们恸哭着，回忆着，贫下中农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的东留善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紧跟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走；今天，他老人家与我们永别了，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代一代传下去。

毛主席逝世后，万恶的王张江姚“四人帮”，妄图改变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东留善固的贫下中农和全国人民一样，忧虑着党和国家的命运。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驱散了人们心头的乌云，胸中升起红太阳。他们把满腔怒火，化为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在华主席抓纲治国方针指引下，决心迈开更大的步伐。

红旗在风中飘展，铁牛在大地奔驰。国民经济新跃进的春天到了，东留善固人找差距，鼓干劲，决心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描绘更新更美的宏图，听，工地上传来这样豪迈的诗句：

毛主席著作做指南，
周总理指示记心间，
紧跟领袖华主席，
抓纲治国做贡献。
深揭狠批“四人帮”，
加速普及大寨县；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
奔向灿烂的明天。

看啊，东留善固人在奋斗！
是啊，东留善固人在前进！
胜利，永远属于创造历史的人民！

